女聲

第三卷 第二期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出版

紅顏常駐
便秘最足以促進衰老、故欲紅顏常駐、非先治便秘不可。
便秘請服
表飛鳴

先聲

嬰中倫女士在百忙中給我們撰稿，尤其她是當今的一位婦女運動者，她能把對于婦女運動的經驗和感想告訴讀者，我們覺得非常欣幸。

辛夕照先生的「美人遲暮」雖是一篇輕鬆的雜文，好像只是爲着少女們發一些牢騷，使人沉悶的時候當作消遣的文字，但是細讀起來却是有着無限的意義。對于靠着肉體美而賺得光榮的悲哀女人是一篇很好的啓示。摩登少女們該好好地看一下。

潘予且先生因年來努力寫作，得了很多實際的過人的經驗。「談經驗」雖然文章短簡，但是意義深長。尤其是一位當今的作者，想要使自己底作品寫得好，博取廣大的愛好者，該對于這篇文章想一想。

由來一般刊物底編者和讀者都有這樣一個心理：喜歡名作家的作品，名作家經驗多，寫得好。但是事實也不盡然，名作者固然寫作經驗多，但是應付很忙，並不一定每次都能寫出好的文章來。而無名的作者也不一定就不能有好文章產生。況且有名作者都是無名作者變的。于是，我們在創編這本刊物起就有了這樣一個念頭：盡量登載青年人底寫作。本着這個念頭，希望掘發青年作者，我們曾經有過一次文藝術文。結果自己認爲很不滿意，因此在二週年紀念時又徵了一次。徵文的結果仍然不能得到合乎我們需要的東西；我們想，大概限題狹隘，難于寫作，所以從本期起另擬一種新的辦法。希望青年作者們努力和慎重寫作，多多賜稿，不辜負我們這番掘發新作者的希望！

女聲 第三卷第二期目次

新聞網

政治。戰事。社會。雜訊

評論

女人和寫作……………芳君

修養

譚婚禮…………………方媚

生活與感想

改卷散記………………宗叔

婦女運動之我觀………瞿中倫

美人遲暮………………辛夕照

初夏的公園（報頭小圖）…絢子

婦女的生活

餐桌邊會見李香蘭……方媚

瑞安的婦女……………惠蓀

慈母手中線（木刻）……嚴藝英

家政

哺乳兒的保健法（續）…葉庭芝

兒童欄

銀笛和金毛皮………豐島與志雄作　綠妮譯並畫

徵文

二週年徵文再啓

文藝

談經驗…………………潘予且

黎明（長篇小說）九……關露

女販子（小說）…………葉甦

活埋（小說）……………陳聯

戲評

林冲。白燕刼。武則天…………蘭

書評

介紹予且短篇小說集……梅林

信箱……………………讀者

餘聲……………………編輯室

新聞網

政治新聞

⊙德國慶紀念　五月一日爲德國國慶紀念日，汪主席特電賀希特勒元首，以伸慶祝之意。

⊙菲使節團訪日　菲國獨立後，經六個月之努力，國基日益鞏固。菲國國會議長阿基諾，偕同財政部長阿拉斯，農政部長阿爾南，事務總長奧亞斯等，於五月一日九時，參拜建國忠靈廟及忠靈塔後，十一時參晉帝宮，皇帝陛下當賜予單獨接見，並於中午賜宴招待。

⊙蘇捷訂約　蘇聯代理外長在莫斯科宣佈，經捷克政府之發起，已與之訂立協定，決由捷克拜紅軍開入國境時，予以支援，紅軍將分該國爲若干區，並享有管轄權。

⊙通行稅率增加　行政院舉行例會時，院長交議，據財政部周兼部長呈，擬月五月一日起，將本部所轄之通行稅，照現行稅率增訂一倍一節，決議通過。

⊙反軸心國壓迫中立國　反軸心國土耳其及其他中立國有加重壓力，英人對土國停止以路供德，雖覺欣慰，但對他種物品繼續運德，則仍覺不滿云。

⊙艾登訪史太林　英外相赴莫斯科，逗遛兩日，企圖獲取史太林之同意。再將第二戰線改期，史已拒絕英美此項請求，堅持立即攻歐，前蘇聯祗要求攻西歐，現加要求進攻海峽及地中海云。

⊙美在瑞典活動　美國派遣特別經濟代表團至瑞典京城，爲英美壓迫瑞典中止對德輸出之努力，另入新階段。經濟談判取外交談判而代之。美代表到達後，使兩國外交人員所擬起草之新牒文有所變更。

⊙中儲調整業務　中央儲備銀行爲協助政府穩定物價起見，曾定限制放款辦法，近復調整業務方針，訂定放款範圍及對象，並劃分放款與不放款區域。

⊙緬調查團赴中日　緬甸巴莫行政長官，以緬甸獨立未久，爲謀今後之健全發展，負起大東亞共榮圈一份子之責任，特任法律審查委員會委員長巴亨博士，爲特別調查團首席團員，率員赴中日滿泰等國考察。

⊙芬蘇和平談判決裂　因蘇聯堅持（一）囹禁駐芬德軍或驅逐出境（二）佩查區及其港口割讓於芬（三）讓與芬蘭之礦區（四）賠款六萬萬美元。雖蘇聯放棄割讓漢科地方之要求，而芬政府以此條件喪失獨立國之地位，已予拒絕。

⊙廿地最近行動　廿地因病獲釋後，現已好轉，決定往孟買，乃欲與琴那會晤。此舉本在一九四三年提及，後因被拘而中止，今則舊事重提。

⊙日總蹶起運動總會　日大政翼贊會及翼贊政治會主辦之國民總蹶起運動中央總會，於五月十四日上午八時起，假東京日比谷公會堂舉行，到會者凡三千五百人，由東條首相演講完成大東亞戰爭之決心，全體精神均極震奮。

⊙海部考試練兵　海軍部爲造成海軍幹部人材，招考十一期練兵，報名者甚爲踴躍，已達數百名，定五月十六日在南京考試。

戰事殘息

⊙西歐登陸前奏　四月底至五月初旬，雙方出動大隊空軍互相轟炸。德機隊除在東線活躍外，並以五百架編成之轟炸隊，向英國西南部海岸上之英船舶，美軍機隊對法國及其他德軍西歐佔領地，白晝轟炸。計數日間德軍擊落英四引擎轟炸機有四十八架之多。據軍事家觀測，認此種空戰乃係雙方準備西歐戰場之前奏曲。

⊙美機炸柏林市　美重轟炸機及戰鬥機聯合編隊，曾以二千架在柏林市投下炸彈約一千八百噸，爲本年來規模最大最烈之恐怖轟炸。但經德防空隊擊落一百二十九架之多。

⊙不列顛坦尼海戰況　在該海外聖白里諾灣，英德兩方海軍發生海戰。加拿大驅逐艦愛哈巴斯加跑，爲德魚雷艇取擊沉。此役德有魚雷艇二艘，敵方有巡洋艦及驅逐艦數艘。

⊙日機襲美機動隊　敵機於五月一日襲擊特魯克羣島及脫落科羣島，當經該地，航空部隊及陸上守備隊迎擊，毀敵母艦一艘，擊落敵機二十三架。

⊙巴列爾臨路戰況　敵軍第四軍團防備伊姆法爾之襲擊，在巴列爾一部被日軍突破後，該軍局處於盆地，每欲突破吾希馬伊姆法公路，迭次猛攻北方日軍，均經擊退，予敵重創。

⊙蘇擬進窺巴爾幹　東線北部沉寂已久，德軍預料蘇軍必於不久之將來進攻東線南部，尤以克復塞伐斯托坡爾後，將以此港及新德薩港作爲黑海艦隊及空軍基地，以對巴爾幹各國加強壓迫，同時向中央尖展開大攻勢，但軸心軍已有充分準備，嚴陣以待云。

⊙羅京撤退兒童　羅國社會服務機關，收羅京兒童萬名（年在五歲至十四歲）撤退，安置於其他安全地帶，由各省特別機關或私人扶養，且每日由特別衛生救濟局實施醫藥檢驗。

⊙日佔要衝巴雷特瓦　日印同盟軍追擊敗敵，進動加拉頓北方之陣線後，更自比河盆地北上，十七日夜突破米薩瓦及比騙瓦，以破竹之勢進退該方面最大要衝巴雷特瓦。廿日傍晚終於突破而佔領之。現分兩隊，繼續前進，敵主力軍已瀕混

亂。

⊙北千島防衛堅強　自日軍由基斯加島撤退以來，不覺已經八個月，美國屢作偵察工作，然終不敢冒險進襲，其原因北千島有要塞四處，既得狂風冰雪的天時利器，復有險礁怒流的地利保障，繼之機械化陸地機隊和空中雄厚空軍，做成四要塞如鋼牆鐵壁云。

⊙德退出克里米半島　蘇軍為突擊東線南部，曾用大軍攻入賽伐斯托波爾橋頭堡，並由海攻入克里米半島，作為夾擊之勢。德軍掩護大軍撤退，即行退出，同時居民不願受蘇治理，隨同撤到羅馬尼亞國境。

⊙義南戰事增劇　反軸心自五月中旬發動攻勢，出兵達十師之衆，德軍當局認敵軍此次大攻乃係歐陸大戰之序幕。刻下雙方空軍非常活躍，及海上交綏頻繁，足見大戰之不遠。

⊙怒江戰事繼續進行　渝雲南遠征軍，企圖橫渡怒江，但經日軍先發制人，特派精銳部隊邀擊，計擊退五處渡河之渝軍。

⊙日機襲新幾內　日軍機隊，強襲新幾內島北岸活蘭地亞，炸燬敵軍設施。

⊙美機襲必哈克島　美機十二架空襲新島西方之必哈克島，經日守備隊擊落七架。

⊙德撤離卡西諾　卡西諾之德守軍，為縮短補綫起見，於五月十八日依照計劃撤退，損失極微且未受陋。敵軍屢欲突擊德軍殿後隊，不獨不得逞反受重創。

⊙日印軍攻巴列爾線　該地敵軍獲得新援後，乃作殊死抵抗，日印精銳部隊，在空軍協力之下，於全線展開總攻。

⊙擊退反攻哥希馬敵軍　敵軍對哥希馬反攻，日益激烈，陸續增援，曾以戰車及裝甲車二十餘輛來攻，日軍即以戰車砲應戰，毀其九輛。

⊙敵機襲爪哇蘇門答獵　敵戰鬥轟炸機五十架連合編隊，五月十七日襲爪哇，十架飛抵泗永，企圖投彈，經日軍擊落三架。另有三架分三次襲蘇門答臘，又為日防空隊邀襲，二架被擊傷機體，噴火狼狽遁走。

社會動態

⊙青少年代表晉京　本市參加青少年本京舉行露營式共計一百十四名，連日在兆豐公園練習，本月二日上午九時由滬乘車出發晉京。按中國青少年團定於五月五日「青年節」舉行檢閱典禮。同時日滿德印菲各各國代表亦前來參加。

⊙又一瀆職案　實業部工業司長王樹春，幫辦許慶瓚，奉命赴無錫上海杭州硤石長安等地，辦理前華中蠶絲公司管理下各廠之發還原主手續，其中有一部份紅利官利及賠償金等，亦同時由王許發還各廠主。實業部近接密報，謂王許有受納賄賂瀆職情事，立將該兩人撤職，解赴首都偵訊，依法辦理。

⊙汪主席誕辰　五月四日為主席誕辰，中樞方面為表示慶祝起見，在國府大禮堂舉行祝壽典禮，各院部長官舉行遙拜儀禮，以示崇敬。上海全市商民懸旗致敬，國旗飄揚，殊為熱鬧。

⊙中日文化協會宴客　華北非少考察團一行十人及代表隊來京，參與檢閱大會，考察京市青少年訓練。中日文化協會，及社會福利部，為聯絡起見，特假協會歡宴該團，席間賓主極度歡洽。

⊙整飭車站陋習　建設部路政署以各路有不肖職員，作軌外行動，致旅客受有損失，特擬且辦法三項（一）關於勒索票價（二）關於扣留行李（三）車站及列車之職員均佩帶徽章及號誌，以資整頓。

⊙修正燈火管制辦法　上海日陸海軍防空司令部，為修正燈火管制辦法，已發表布告。將街燈改為每一〇〇平方尺限五支光，房屋燈光不用窗簾，祗用燈罩便可，但警報後不在此例。

雜訊一束

⊙中日婦女聯歡會　中國青年模範上海第四聯隊，為增進中日婦女關係起見，特在本部大花園舉行春季聯歡大會。中國方面有上海市婦女會，婦女福利協會，助產學會等代表及該聯隊全體團員。日本婦女到會者百餘人，中有家庭及職業婦女，大家聚於一堂，感情異常融洽，由二時至五時始行散會。

⊙如是校長　洛陽路樂華小學校長宋化石，正行女子中學代理校長施幼孚，近被該兩校創辦人延律師，向上海地方法院刑庭自訴出盤學校侵佔鉅款等情，經訊供終結，宣告判決，兩校長共同侵佔，各處有期徒刑六月。

⊙捕殺野犬　北四川路警局，以該區近來野犬甚多，時有咬傷行人，為害至烈，特於五月十二至廿一日派員捕殺。凡無主野犬及無犬牌，一律視為野犬，予以捕殺。

⊙大學生侍應　國際飯店請聘約翰滬江兩大學代招請大學生作為侍應生，晚間服務約七小時，月薪一千八百元及晚飯一頓。應徵者有七十五人之多，所取二十名，現正在訓練中，此是上海大學生破天荒的工讀辦法云。

⊙配給師生膠鞋　市教育局開始配給各會員學校師生膠鞋，大部已配給完竣，但以各廠中小膠鞋不敷分配，既正加工趕造，並派員分赴各校調查。

⊙電力節約運動　自五月廿一日起，勵行節約電力，希望用戶勿以一度之微而忽視，大家應自動節約，比較去年四月之使用再約省百分之二十以利增加生產。

評論

女人和寫作

芳君

說到女人和寫作，也許有人會想到，我們要談女作家寫作的事；因爲談女作家是一件非常引人興趣的事情；尤其是現在，文壇荒蕪，大家對於文藝活動不感到太興奮的時候。不過我們現在要談的不是那個問題，那個問題比較高深，非用洋洋大文不可，我們現在只好隨便談一些正在學習寫作的青年婦女，或是有希望去嘗試寫作的人。

近來我因爲跟出版界接近，有機會讀了很多青年女性底寫作，已經發表的我固然有機會看到，就是不曾發表的我也有機會看到，因爲我有機會閱讀許多原稿，我對於青年婦女底寫作就看得很多。因爲看得多，我就得了一個感想。我想常聽見有人說，「男人寫作底範圍寬，女人寫作底範圍狹。因爲女人們底生活範圍狹小，於是對於寫作底取材也就偏狹起來。」對於這樣的話起初我有一點贊成，拿我所看見的許多文稿來說，證明這句話是對的。現在就我所閱讀過的青年婦女們底文稿來說，大體上就有這麼一種現象。現在我可以把我所閱過的文稿——包括詩，散文如小說——分爲這麼幾大類。

（一），「我失掉了親愛的慈母，我悲傷，」類。

（二），「幾時再見他呢？她底眼淚流乾了，」類。

（三）「我底臉兒憔悴了」類。

（四）「妹妹底臉龐可愛極了，小弟弟底眼睛不動了」類。

（五），「月亮兒啊，明年這時候你還照得見我嗎」類。

（六）他爲什麼死死地瞅住我呢」？類。

以及類似這些種類的。如果細分的時候，自然還可以分得多一點，不能說我所閱過的青年婦女底寫作完全是屬於這些類的，但是大抵如此，再簡單一點地說，她們底寫作大都不是「傷春」，就是「感秋」，不是思念母親，就是思念情人；或者感傷自己身世飄零這一類的。大抵說起來，都是感傷的。

從這樣一點上看來，女性生活的確限於極狹小的範圍，因爲他們底生活範圍狹小，於是通過文字所表現出來的她們底思想和情緒也不免留滯在千篇一律的，個人底感傷的表現上。但是把這個問題多想一下，事實也許不盡是這樣，寫作題材底寬廣固然是限止在生活範圍上的，從狹小的生活範圍不能得到多面的寫作題材；但是一個生活範圍寬廣的人，他底寫作題材不一定就能夠寬廣而豐富。記得日本的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別人一次也不咀嚼的事我們咀嚼一百篇，我們在生活中所得到的東西就比別人多」。這個意思就是說：生活經驗是一回事，去體驗生活又是一回事。光是生活而不體驗，生活經驗給你底東西還是空空洞洞的。拿現在的環境來說，我們大批的青年婦女都已經被生活底要求驅引到十字街上；站在十字街頭的人，卽使你所不想看的事也要去看，不願意經歷的事，也要去經歷。我們的年青婦女作者雖然有一部份不免是安安閨房，寢之繡閣的，但是大部份的都目極過街頭的擾攘，甚至於在擾攘中穿踰，吹染過時風時雨能肯定說，她們底生活是不充實而不寬廣的嗎？而她們在文學上所表現出來的却並不與她們底生活一致，盡是柔弱而單調的呼聲，那是爲什麼呢？

在這裏使我們感到的就是心理教育的問題。比方說，童養媳底生活是頂痛苦的；大凡做童養媳的人，雖然每人底遭遇不一樣，但是受挫折，受欺侮總是一樣的。但是做童養媳底想法都不人人一樣；有的希望將來，有的悲哀現在，有的恨婆婆，有的怨命運。結果就有些童養媳上吊，有些投河，有些忍辱含羞，有些逃走。童養媳如果會做文章，她們底文章一定就會有的是「眼淚，悲哀，哭泣這一類的表現，有些就是，「風吹雨打，苦命人」，一類的表現。如果她們是强的，那她們就會說「童養媳底生活像動物，希望世界上不要有童養媳」！然而歷年和歷代的思想教育，總是暗示婦女們服從和忍辱，遇着不合理的事要「怨而不怒」！在「怨而不怒」這個原則下面，使許多婦女們要向山林奔走，向原野去呼籲的感情都幽幽然地鎖集在「悲哀」，「愁悶」和「淚珠兒」裏邊；她們本來應該用堅强的理性和毅力去認識和了解自己底苦悶，用體驗去把握生活底事影，然後爲自己打開一個門戶的，也由於「忍從」和「怨而不怒」這種暗示，就使自己把一切要做的事都放棄掉，而向着生活底大海，在自己底眼前樹立一扇溫煖和憂抑的屛風，從屛風裏面就「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起來。

這是年來青年婦女底寫作都限於千篇一律的一個原因。因爲在屛風裏的情緒大抵總是相同的。

其次，是那就是一種「無病呻吟」的表現。據我所知，許多「父母俱全，兄弟重故」，生活安穩而快活的女孩子們她們寫起文章來也喜歡用「離別」「孤獨」「身世飄零」這一類使人念起來身上感到嘶嘶嘶的字眼。這種表現，也是由於一種思想教育底傳統，也可以說是林黛玉風底傳統；多病是一種「美」底條件。無愁無病的女人也要硬裝出許多愁病來。

文藝本來是表現感情的，不管如何一種生活，都要通過自己獨特的感應和感情去表現，人是一種多情的動物，女人更容易表現和洩漏自己底私情，女性底寫作中總有一些悽怨和傷感那是不免的；但是應該在這些東西之外再表現一些寬廣的東西。自己底私人情緒是一件事，自己生活在天天在向上發展的，一片無盡止的人類生活進化史上的一段是重的一件事。大凡是一個現代的女性，她要底生活必然是站在一大羣人當中，這是無疑的。站在大羣人當中，不去看一下自己與別人的關聯，而光只看着自己，這不但是對於自己底寫作有所限制，就是對於自己底生活也是不利的！

修養

譚婚禮

方媚

一個女孩的誕生總和男孩子誕生不同，不同之點不但在生理上有差異，就是性格上也迥乎兩樣。她們從三四歲起，就懂得怎麼樣裝扮自己，年齡越長，愛美的心理越發展。直到十歲一過，如果她的面貌端秀，人家誇贊幾聲美麗，自己也感到「的確，那些鄉鄰同伙們都比不上我」的時候，便會有「惟我獨尊，不可一世」之慨油然產生了。

她走在馬路上，頭略微向上仰着——誇贊她的聲音增高，頭仰的角度也更增大——因爲在她的眼界裏一切的人都敵不上自己，所以不屑於和那些俗流交換視線。她坐在屋子裏，專門找引人注目的坐位休息，因爲這樣旁人更注意自己的面孔，不可一世的人物。

從談吐到服飾，也處處表示她的非凡。此方說旁人談的標題她不愛，她偏要標新立異把話移轉到另一題目上去。服飾也是同樣，冬天的時候，一般人都換上深色衣服了，而她却穿淡色的，參加宴會的時候，她明知其餘的賓客都穿紅，綠各色的花祺袍，而她這天也許穿件純白色的西式長裙。這樣，她得意了，她心裏轉着一種念頭：「人生就是一齣戲，戲台上凡是主角出現，其談吐以及服裝全是與衆不同呀。那末今天的我做成功主角演員了」。接着對着鏡子會心一笑。

再從友交到結婚，她的觀念也是別緻的。靠着自己生得美麗，靠着家庭經濟寬裕，衣服和她喜愛的東西，一件又一件的買，一無限制，可是對於她的男友或是未婚夫自力添製所必需添製的衣服却也表示不高興。她認爲一切的人生活都得爲「她」而生活，快樂也都爲她快樂而快樂。

所以，當她結婚的那一天，人們都應該來爲她賀喜，而她也必須打扮得像維多利亞女王一樣。定製最時新的禮服。租用最富麗的禮廳，散發請柬，因爲這樣做法，益發顯出她的重要與尊貴了。

時裝商店的老板，對於主顧們的心理研究得非常透澈，因之，他們不惜巨資聘用一些技師專門翻新結婚禮服的花樣，流行了一個時期長紗就換出短的，流行了一個時期短紗又換出長的來，專門爲那些好虛榮的女子翻換，而他們借以護取極厚的紅利。

翻看書上所載的古時禮服，雖然每個朝代各不相同，可是在一個朝代之內，幾百年間，却是一致的，即使稍有變化，其差異也小。因之，古時候製做一件禮服，可以經年累月用許多年，假使某服裝店裏新製了一件禮服，今年的式樣如此，明年還是如此，十年後亦復如此。假使一年之內，有十人租用，十年就是一百人，一件衣服由一百個人分担費用，其費用也就有限了。

再來看看現在的禮服，日新月異，幾乎一年之內改變數次，材料和手工再加以設計工資……總和完全打在顧客肩上，無怪乎要近萬金租用一次呢。倒不是主張復古，也不是說「世風日下」，不過希望當局能製定一種服制做爲結婚禮服，像大學畢業生的學士服般的，這樣實行以後，既可以減少用者的負担又可以避免「時髦」與「落伍」無謂的評語。

此外，我們認爲自古傳統下來的婚禮制度確實有幾點改進的必要：

（一）結婚不是玄耀　婚姻是人生的一個階段，而不是用以玄耀自身的工具。所以法律上只說應當有公開的儀式和二人以上的證人，所謂二人以上並非指數百人而言。可是有許多人專門借娶媳嫁女的時機顯示自己的局面，他們和他們的親友比賽，盡量的約請賓客，不願意在親友面前暴露自己的吝嗇和沒有地位；寧願借債也得當天有場面，也不懼繁雜必得請到幾位社會名士，這種舉動實在膚淺得可笑，有及早剷除的必然性。

（二）主在莊嚴　教徒行入教洗禮，學校行畢業典禮，家庭行祭祀典禮，和夫婦行結婚典禮，其意義都是深遠冗長的，行這些典禮的時候，儀式也必須莊嚴而不應該視若兒戲。我們常見到許多集團結婚典，像一窠蜜蜂似的，熙熙攘攘於一團，出席的賓客如此，主持的機關如此，即使結婚的當事人也如此。那些出席的賓客是來觀看熱鬧（娛樂），主持的機關借以營利（經商），令結婚的當事人又奈何！這樣距離「莊嚴」二字的含意不知相差幾千里也，而把人生一大事視若兒戲般的胡鬧了。

（三）地點商權　近年一般多借酒樓或娛樂場所爲行禮地點，來賀喜者因之在賀喜之外，不免還要有宴樂一場的副作用在內，即使你個人秉心純良，摻雜其中也未免有魚目混珠之憾。所以我們以爲奉教者應當在教堂，學生應當在學校禮堂，家庭有庭院者應當在自己家裏，輪到最末，再到酒樓去。

（四）心理改正　前言所述，女孩子生得美麗，固然値得贊譽，然而因美麗而傲慢而殊屬要不得的。因爲外貌的美只是許多美之一種，而不是整個美的全體，整個的美除外貌之外，更佔重要地位的是內心修養的美，只是片面狹義的一部份値得幾分贊譽呢。

尤其當現在勵行節約的時期，簡單而莊嚴的結婚典禮是應該上下一體遵行，耀玄靡費的辦法應當革除的。

改卷散記

宗叔

地位的乖隔和年齡的差別每易加深人與人之間的非解、疏遠和淡漠。當人們還在學生時代，舒適地坐在講堂里隨意談笑的瞬間，是決不會處身設想地去理解那站在講台前聲嘶力竭的教書人底苦楚的。安靜地傾聽講書的固已寥寥可數，而不加思考地穿挑摘詰難引以爲樂，老愛想出多種的「玩意」來塌弄厚實的教師或新來就教的年青人卻似乎成爲學生慣常的風習。

和書本爲伴，又未跟世故打過照面的人，每常給自己的前途輕輕地抹上彩色——一幅美麗的虛渺的圖書。誰也不去思量有一天自己竟也會被安排作早前學生時代所挪揄過的角色。

有位友人當他厭倦於儒聽老教授嘮叨的的絮聒，給一位咒咀教書爲吃「開口飯」的朋友去接教，也會懷着滿腔熱忱，頗以有機會站在大庭廣衆之前講學而慶幸。他像迎接一件輕快的樂事，去和少年的弟妹們學習在一起，呼吸着青春的生氣。他將盡心溉灌那些「生命底芽」，把智慧的門啓開領他們進去。於是他被他們尊崇，彷彿那時，他就是一個被人擁戴的英雄。

映着這樣美好的畫面，朋友跨進那私立中學的階台「學校大門開，有錢請進來」，早已是此時此地學店的寫照。這所私立中學自然也不會例外。朋友教的是高中低年級的國文，功課雖不必多大準備，然略略的查考字典，參照些旁的書籍，較之自己應付大考倒也化費更多的時間，深明課本的內容，提防學生忽發的作難，祇算小事，最感「棘手」的還是課室內的秩序和空氣。本也不頂寬大的房間，加以校長爲了符合節約的原則，施行「人盡其力，地盡其利」的合理化管理，「商」、「普」二班合併，竟濟濟一堂塞滿了七十餘人。學生既多，程度更復參差不齊，欲求室內平靜無事，自也大難。所以儘管緊站在黑板前的朋友手舞聲嘶地賣力，而下邊小開之流底「看衆」也嬉笑雜作，隨着那個的嗓子囂張，好像水銀跟着溫度規律地昇降。堂上聲調提高，堂下的聲浪也隨之高漲。待你放下書本，學生的聲潮也比較鬆弛。男學生談笑著棋，紙標飛空；女學生唧唧噥噥——說裝飾，談影星。間或打情賣俏，……五光十色，蔚爲奇觀。

美麗的泡沫才揚起，還沒有碰着牆就已幻滅。被書本教養成的傻勁遭受了無情的戲弄。二個鐘點之後，損喪了自尊心的朋友，嗓子斷啞，疲憊不堪，就像個鬥敗的英雄躺倒床上。這苦刑，我想那友人還是第一次身受。但他不認輸，自以爲離開懊喪的情境尚有相當距離。

可是二星期以後，當他修改了第一篇的作文，「卸終於憤慨地咒咀起那些不上進的學生來：

「這種學生簡直不像讀書，即使讀一百年也不會通！」

接着他又對一疊作文卷子大光其火：

「大曉得，高中學生寫出文章，小學也勿如！」

於是他託我代勞。

我以友情難卻，也就任意答允了一下，不過提出條件，——「改卷可代，代課不來！」

隔了一週，朋友捧來一疊文卷，還叮囑每篇替他按上批語。以前每次由白髮斑斑的老教授手里領回作文，總是以不屑的神情接受了它。但是等到自己打開別人的卷子而也要加以硃圈的時候，就感到改卷也殊不是一件輕鬆的「差使」。起初因爲是新鮮，興緻尚好，化了二個晚上終算將幾十份的卷子改畢。但是日子一久，就不免對之緺眉。看見作文簿，心就沉重起來

想起時下很有些人對於今日中學生國文程度的低落大發牢騷，認爲那全是提倡白話文的惡果。這原本是廿年前的老調，理論上的駁斥且早有定論，也不必贅述，不過看了這些文卷，卻更提供了許多實際的論證。倘說短間的改卷有何心得，那也可算是一點收獲。

應該指出的，今日中學生國文程度的低落，卻巧相反不是提倡白話文，而是教授「食古不化」的古文底惡果，造成「半文半白」放大腳式的濫調。

若要舉例，手邊就有一位從工部局學堂轉來的學生妙文在。如果林　默大師語堂現今還在繼辦論語的話，倒也頗合人選的資格，今一字不易如式照抄，以廣見聞：

「在星期一上午攷國文，考得還好，下午攷至生物學時，好像被人迷了一樣，令同學派過一小紙，放在桌上臟下，其半，弓長先生爲改考，大概目視我約一分時候，她便看出我的病源，叫我到教務處去，而那弓長先生像得寶一樣的榮耀，以爲非我莫能爲了。

在如此情形下，我已進了教務處，想了半時，方纔覺悟，悔之無及矣，那位不識相的弓長人還在那邊燒火油，使那火燒的房子，更比以前燃了。至於木子已配定我的刑罪。

而我朱眼視顧以上的先生，如何好樣有私情，吾人半生，不喜加另人以順風所以在當時是吃了虧，有以

不爛三寸之舌，上脣下中間覆反，令利口才，說如何如何好，但言則近道，事則遠矣。

我不過記一次大過而已。「知過必改」還可以說是好，而彼等之罪則大矣。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我未見其明也（完）

×××闘。—

中文中有個很好的字句，叫做「啼笑皆非」一，看了這篇寶貝的大作，我想一定更能瞭解這四字形容的確當了。如果一向崇奉古文筆法的人有機會也欣賞到此種不文不白的妙文，恐怕也當爲之「啞然失笑」。

但平素瞧不上語體文，對之卑棄的人，當然也會提出相反的意見，指摘斥此乃不加緊古文教授的結果。說這種倒果爲因的話底人，事實上却正如上面那位高徒結尾所「套」的一些，即——「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我未見其明也」。

文章之道，旨求通暢，能夠做到辭能達意，將自己的意思明白告訴給人，也就達到了目的。無如中國文字都是些方塊的玩意，其變衍繁化實非十年窗下所能瞭然，要通達它實非容易，何況還要再轉一灣，將言語先譯成文言再寫錄下來哩。於是別字滿篇也就無足希奇。諸如上文內之「監考」寫作「改考」，「好像」寫作「好樣」，「伶俐」寫作「令利」，本非某生所特用，而爲一般人的通病。此外如的、底、地不分，他、她、它、牠混用，標點的亂淆，除了學生的不加細心辨別，課外閱讀的幾無等等原因，而「食古不化」的濫調實爲其最大的絕症。因爲文字本是人類文化的產物，今日的「正字」有許多也未膾不是早前的「別字」蛻變而成，自故間或錯寫數字，而文句鵠達者也就不失其爲佳作。但是若使滿篇都是「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有以了爛三寸之舌，上脣下中間覆反，令利口才……但言則近道，事則遠矣」……其不能令人想像他會寫成怎樣高妙的大作，自也意中事耳。

照我閱讀了數百本的文卷　獲的印象而言，除開「半文半白」爲今日半身不遂瘋癱的重病，其次嚴重的病症乃是思想的消沉，意志的頹傷，與乎無病呻吟的哀愁。

這里是出自無數女孩子手筆的幾篇典型代表作。原文除略改幾個字眼，並加標點，餘外適存其眞。先看一首小詩：

春雨連連，
激起了無限的愁憶。
徘徊窗前，
蒼中燈火欲眠。
並無行人，更無聲息，
唯有如絲一般的淬雨，
緊扣着心扉，
使我受盡回憶的滋味。
現在，過去
何處不使人揮淚。
昔日的歡聚，
如今的離異，
未知何年何月再相聚。
憶狂了，
雨水打得滿面，
猶不知是雨還淚？
終脫不了憶！

這首小詩，祇因原作充滿舊詞氣太濃，不得意將「寃窈狂思的吾」一句刪去，爲求比較接近新詩的句法起見，字句雖略有改動，不過那種多愁善愁的女孩子語氣却尚存在，似乎也隱約可以想像出作者的情懷。

和上首詩的文詞、筆跡、稿紙完全一模一樣的尚有一篇散文，即使不是敏感的人也會發覺，二者之一必有一篇是託人代撰的。起首四句詞藻濃艷，十足表露她不是一個書香之家的閨女，至少也該是一位爲舊詩詞薰陶出來的姑娘。其辭如左：

「春寒料峭，春愁鎖眉梢。春景雖艷妖，愁意終難消！」

音節婉曼是其特色，全篇文詞叫人懷疑這應該是十八世紀的作品。

有位年輕的男孩子，寫得一手綺麗的抒情文，字行間流漾着少年維特式憂鬱的情調，有着早熟的頹傷和中年人的心境。

在一篇題作「憶」的文卷里，他像一個飽經星霜的漂泊者，開始了他的敍述：

「憶在我是一個知心的安慰，也是一個陰險的寃家。在春晨、在秋晚，面對着一杯淡咖啡，一根殘煙捲，漸漸就入那夢一般的回憶裏。」

於是展開年青人初戀的場面：

——「你我迎着微微的春風，在那銀色的街躑躅……」

「有什麼好憶呢？在命運作弄之下」，年青人在結尾傾吐着憂悒的喟嘆。簡直像是垂暮的老年人：

——「妳走了，所留給我的是些黯淡的回憶。」

——「呀，失去了的春花春月的好日子呀！」

在燈火下，我像猛淋寒冷的雨水，羞一些抖顫起來，我揉了揉握着硃筆的手，默然了。

——全是些傷感的話，難道沒有快慰的故事可以敍述的麼？我想。

富貴之家每成埋葬英才的坟場，暖室中的花卉多乏堅韌的軀幹。這許多年青的孩子們竟會蘊藏着少年人所不該有的衰老意識，想來也不是偶然感染成形，實也和生活的溫柔不無關係。我在驚異於弟妹一代虛無、愁傷，畢竟也在他們的身上獲得些另外的暗示。

更有不少的女孩子，大概都是哀情小說的信徒，在文卷上也頗有「林妹妹」作風，愛寫些「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開」的悼念或追憶的東西。有許多類似市上流行的戀愛小說，「哥哥妹妹」，惡劣不堪。下邊擇取的片斷比較還好，然多少也未免肉麻之感

「芳！你爲什麼不顧情感的遠去了呢？在某一個清朗的春天，你和我攜手共遊百花境，你依着我，我靠着你，坐在河岸邊，好像一對活潑的天使，……但是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你竟被可惡的病魔纏繞着，終於不能脫離他的惡勢之下終於離開我們跋涉遠去，不能再和你相見了。

今天我又重遊舊地，那地的情景好像也變得非常悲衰了，我仍舊坐在那地方，但我旁邊的人却是另一個人，而不是一個你可愛的芳了。……我淚不自禁的掉

在衣襟再落在手上，不幸得很，被依靠在我旁邊的人看見了，他把我甜蜜的回想打斷了。」

論結構，這篇文章並不能算壞，字句也還熟練流暢。但若探討內容，終究缺乏眞摯的情感。

豔麗的花瓣間凋蔽，天才的萌芽每爲聰明所自毁。早熟的少年最易喪失「赤子之心」，而溫柔家宅的高牆隔給遼闊的前程。即使些微領略到人生滋味的孩子，也就較遠離生活波濤的富家子女，多幾分眞情。能夠感人心弦的作品，並非沒有，但不是那些技術嫻熟，辭藻華麗的文卷。淳朴自然，眞情流露，而又富於雋味的還得另找別例。

有一段記母親鼓勵女兒扶助窮困人的話，頗爲可愛「好孩子，你眞好，你做了我最得意的事，希望你以後多多這樣地做，人類是應該互相扶助的。」

另一位文卷寫慈母深夜爲女兒縫裳的，很含深義：「母親，她是何等愛我。她一針針密密地把慈母的深情縫入了衣內。」

但是私心最致贊賞的，還是下邊的一首悼念亡母的小詩：

「壁角掛着一幅肖相
晶瑩的淚珠透濕了它
是我母親的遺像！
五年了，祇落得你無邊的淒涼，
風雨的黃昏，
叫我何能不追想！
一雙未長成的翅翼，
憶昔不該向生疏的異地飛翔。
拋離了你和甜蜜的家鄉，
原想來日聚歡無恙。
至今哀禱願受你的訓誨，
但怎能見你的嘴再張！」

這首詩不僅說明作者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年青人，同時也安慰那些替中學生國文低落担憂的好意者，告訴他們今日一般國文程度的減降乃是「學校大門開，有錢請進來」的教育商業化必然趨勢和結果，而不是眞正求學的學生們的墮落！

婦女運動之我觀

瞿中倫

我於民國二十八年以後參加婦女運動工作，所以歷史與資格都非常短淺，當時負責領導我的是婦女界先進金光楣先生，凡參加過婦女運動工作的人，或者對於婦女界情形稍加留意的人，我想是沒有一個不知道金光楣先生的。戰前的金先生已是婦女界領袖人物，爲婦女界作了不少的工作，奠定了上海市婦女會的基礎，和平運動發軔後，金先生毅然參加，繼續領導婦女界的同志從事婦女運動和平運動而努力，可以說也是和平運動的開國元勳。當時環境的困苦，工作的艱難，不是設身處地的人可以想像的，而金先生以不屈不撓的精神謀婦女工作的開展，在婦女運動史上是有其可磨滅的一頁。到三十一年她遷居蘇州，不能再繼續領導我們。婦女會的責任，不知不覺間落到我的肩上，忽忽至今，已有三年。

我的學識謭陋，能力薄弱，經驗缺乏，要我肩負起這麽一個有歷史而責任重大的婦女會，曾經使我好幾日精神上感受不安，爲的是不知如何作，並且怕作不好，因我是一責任心很强的人，由我負責的事，如果作的不妥善，辜負了人家一片期望，影響到婦女運動工作的前途，則精神上的不安是難以言說的。當初能夠肩起這份很鉅的事業，可以說；完全是冒險的行動，一點把握是沒有的，至今回思，仍覺當時的勇氣是要勝過現在百倍。如果現在要將這會交付與我，我是絕不敢接受下來的。

責任既然落在我的肩上而無法推諉；祇能兢兢業業，埋頭努力，幸得新舊同志以及同事們能齊心一致，合作不懈爲婦女工作努力，加以社會福利部丁部長之指導，以及各界先進之時時刻刻鼓勵，幾年來雖無多大成績表現，幸未有什麽差失。但我絕不以沒有什麽差失，就算對於我的工作上，責任上已經滿意，自晝不前，，不過我的能力有限，精神與時間也有限，能不能作出一點成績與事業呢？我時時問自己。我自己眞不敢有一個很有把握的回答，一樁事業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是需要很多條件的配合，在應具備的條件中，我缺乏而不具備的實在太多了。

提到本會的情形，上海特別市婦女會，是承襲戰前的上海市婦女會下來的，在行政系統上，上海市改爲特別市，所以本會也改成今日的名稱。其工作情形可分二項來說明。

甲　運動方面

本會的份子，是由中小學校女教師，機關，商店，公司中的女職員，大中學學生，工廠中的女工，以及自由職業者爲醫師，護士，家庭教師等構成的。以階級來說，可說大部份是中下階級。除了學生是不能生

產者外，又可說，大部份是社會上的生產者，她們每個人的工作，直接或間接都於社會有所貢獻，是社會上的中堅份子。本市的各類重要大會，均有本會會員參加，藉以提高婦女於社會活動的認識，每年的三八婦女節，均由本會主持盛大的紀念儀式，藉以促醒婦女同胞明瞭本身所處地位重要以外，并使其對於現實能有一個瞭解，不要將婦女的地位估計太低，不要將婦女對於國家社會的責任，諉棄不理。本會對於會員的訓練，着重於精神，以精神去感動，去吸收，一個團體，如果缺乏了精神的維繫，這個團體的生命即如曇花一現，必會利盡人散的。本會對於會員不收一文會費，每月亦無津貼給與，其能夠維持至今者，全賴精神訓練，這種訓練不是形式的，也不是有一定的期限的，而是在不知不覺間，以及隨時隨地日積月累的。會員間如果有何意見，本會須得調解，曲直者均心悅誠服，即非會員，如家庭發生糾紛而求助於本會者，本會亦均盡力爲之調處，其有非本會之力所能解決者，則誠懇地介紹她們用法律手續去解決。

乙　事業方面

本會於三十一年六月舉辦一所婦女補習學校，完全收納一般有志而無力及無機會的失學婦女，因爲她們有滿腔的求知慾，可是社會將她們屛棄在校外，她們有求知的心，可是家務的束縛，不能使她們有時間去獲得一點智識，這所補習學校即爲她們而設，上課時間在每日下午三時以後，主要的課程爲國文，常識，算術，珠算，日文，簿記，英文等。另設識字班若干，分佈於各區，使一班不識字之婦女，有機會能認識幾個字。補習學校與識字班，除收雜費十元至二十元外，其餘概係免費。其家貧仍不能負擔十元或二十元者，或減收或全免。爲了經費困難的原故，這類學校，雖然是迫切的需要，可是本會不能普及的設立，我希望市政當局能夠設法多設幾所類似這種性質的學校，使一班失學者，及不識字者，能有一讀書的機會。

因爲不識字的婦女太多，處今日的社會，不識字的不便，不識字的痛苦是無以形容的，本會因遂於市郊設立社會服務所數處，專爲人代寫文書，代填戶口證，備人諮詢及解答各項雜事，担任職務者，概係本會會員，或就她們的住所，或就其原有工作處，簡便設立，概係免費服務，不收任何酬報，完全以服務社會的精神來爲一班不識字之婦女謀點便利。

三十二年的三八婦女節，本會發動賣花，所得捐款，除捐助慈善團體外，并提出一部創設助產金，因爲數目太小，所以不能普及於各界婦女同胞，僅以會員爲限，今年的三八婦女節大會後，我們再度倡擬舉辦廣泛的助產金，希望藉各界的援助，能使無力負担產育費用的婦女，減除經濟上的壓迫，挽救一班苦難同胞，但玆事體大，初步的籌備手續，着已完善，但推動的工作，尚未開始，一方面是因人力不及的關係，一方面也是我們不得不謹愼將事，思慮稍不周密，即會使辦事人束手無策的。希望能得各方的協助，使生產金能夠設立起來，如果辦理成績好，那末不知有多少產婦嬰兒得救呢。

我國女子，幾千年來，在封建勢力的高壓下，關在如樊籠般的家庭中，一生與外界隔絕，過着如奴隸般的生活，不使她們受平等的教育，閉塞了她們的智慧，湮沒了她們的才能，馴致使她們喪失了能夠生存的條件，經濟上，女子不能承襲家長的財產，法律上，沒有她們一席地位，「三從四德」便是她們終生的最高理想，時刻不忘的座右銘，自嬰孩至老死，依賴着男子，過着悲慘，悽涼，抑鬱的非人生活，她們一生最大的任務，便是作男子的玩具，爲男子綿續後嗣，更加以重男輕女及溺嬰的殘酷行爲與思想，女子已經完全喪失了作人的地位。幾千年來，無數孱弱可憐的婦女就是這樣如草木般的犧牲了她們一生，縱有一二特殊女子能在文學上或其他方面留下她們的地位，這也不過是如滄海一粟，然也不全是記載她們的功績，僅僅是憐惜她們的「紅顏薄命」不能久留人世作男子的玩具而已，一部二十四史上，何曾有婦女們光輝的一頁呢！

物極必反，婦女經過幾千年的壓迫，自然欲要求能夠作一個人，隨着時代的進展，隨着世界的思潮，由少數婦女先烈的醒覺，奔走，呼號，激成整個的怒潮，留給後起的婦女以無限的教訓與勇氣，經過三十餘年的努力與奮鬥，掙脫了千鈞的鐵鍊，逃去了層層的樊籠，在理論上，原則上，婦女總算已經取得各類平等的地位，自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婦女在各方面，較之初期均有長足進步，以今日比昔日，那末今日的婦女眞可昂視而驕傲前輩了。但是事實上，婦女的一切問題，離開理想的境界仍然很遠，因此至今我們時常在報章刊物上看到關於婦女問題的討論文字，其所以叨嘮不休，意見紛陳者，無非婦女問題仍然一很太的問題而已。

爲什麼婦女問題至今仍然是一很大的問題呢？玆不揣譾陋，略陳鄙見於此。

婦女受壓迫的時期有幾千年，而奮鬥努力的歷史祇有三十多年，一向以男子爲中心的社會，欲求一變而以男女二性爲中心的社會，事實上是難辦到，男子的勢力根深蒂固，婦女的努力還覺不夠，因此所獲得的平等還是理論上的，原則上的，受教育的機會，仍以男子爲多，政治上的活動，處處仍受男子支配，歲

撤職員；任何機關與公司商店，不論服務成績之優劣，仍以女子爲先。一般待遇，普遍的以婦女爲少，家長的財產女子仍難普及的承襲，家庭中可以無女孩，而不可無兒子的觀念——即無後爲大的觀念依然存在，女子插足社會，男子時時投以奇異的眼光，揶揄，輕視，侮辱，令女子以種種難堪，所以女子欲作一完全的人，仍得加緊努力，手銬脚鐐雖已解除，可是頸項上輕輕地仍繫有一條繩索，不將這條繩索解除，休想獲得眞正的平等。

因爲社會仍以男性爲中心，婦女所獲的平等還是原則上的，所以婦女能夠工作範圍很狹，所能得到的經驗也是很稀少，所以普遍的說，婦女在學力上，技能上還未能與男子並駕齊驅，有了這些因素，如是男子輕視女子能力的觀念以起。另以一般女子一旦從樊籠中解放出來，歡天喜地，得意忘形，忽視了本身所負的責任，遺忘了前期的痛苦，以爲與男子能夠同在馬路上行走，能夠出人於歌台舞榭，酒樓茶館，交際場中，在家庭中能夠整日夜的賭博，任性揮霍男子所搜括來的金錢，能夠置備高貴的化粧品，能夠過很安閑享受的生活，就算是解放成功，與男子平等過生活了，這般婦女在物質上的享受雖然滿足，可是她們在精神上作了奴隸，仍舊盲然無知，意志薄弱，慕尙虛榮的新女性，滲雜在社會的各階層，她們經不起外界的誘惑，經不住狂風暴雨的打擊，逃避不了魔鬼的招引，她們作了男子的奴隸，思想落伍，行爲腐化，她們在家庭中不願也不屑負起主持家務的責任，事事驅使僕人代勞，兒女的教育，她們委之於用人，放棄了教育國民的職，在社會上，是一完全的消費者，她們或作了鉅商富賈的俘虜，或作了權貴委人的玩具而不知等，且以爲榮，少數人行爲思想落伍，影響到有志氣，有希望，潔身自愛的全體婦女，使她於裹足不敢前途，使婦女運動受到很大的障礙，停滯半途。健全人格，堅强意志，自肅自檢，乃是婦女解放運動中必不可不深切注意者。

綜而論之，家庭是由男女二性構成，而家庭又是構成國家民族的單位，男女除在生理上有差別外，其餘一切，應該是天賦的平等，數千年來在封建勢力之下，男子高度的壓迫女性，視女性爲附庸，這是違背人類的規律，婦女雖然犧牲了不少，可是人類文化也爲之阻滯不少。時至今日，封建的勢力，依然存在，婦女解放，尙未成功，可是由於事實之證明，農婦之肩挑百斤，日行百里，其體力並不弱於男子，戰爭期中，前後方婦女服務的勇敢與勤勞並不弱於男子，工廠中的女工，公司商店，交通公用機關的女職員，中小學的女教員，大學中之女教授，以及在醫師，律師，護士，新聞記者，文化界工作的女子，其成績亦不低弱於男子，女子受教育之機會少，服務社會的歷史短，其成績已有可觀，女子所要求者，在她們可以走入社會時，希望社會不要屛棄，不要揶揄，她們可以不離開家庭時，希望不是家庭中的附屬品，她們的目的，僅在能否與男子駢肩作人，能與男子分工合作，共同製造人類的歷史而已。

最後我再提供幾點意見，希望爲婦女界謀福利的同志們，不要唱高調也不要唱低調，過激與消極都不是我們今後爲婦女運動而工作同志所應取的態度，如何提高我們的工作能力，增進我們的學力，健全我們的人格，瞭解我們的責任，持之以勇氣與毅力去與男子共同爲國家民族努力，才是我們婦女所應具有的最高理想，作到這幾點，無論在家庭，在社會，婦女解放才算成功，婦女問題便不再成問題了。

缺11-12页

餐桌邊會見李香蘭

方媚

一位聞名藝人的行踪是和大政治家的行踪同樣被社會所注目的。差多一個月以前看見報紙登載關於李香蘭小姐將要來上海的一段消息，那時候關心影劇界的人士曾一度鼓舞，現在果眞的實現了。

李香蘭小姐是怎樣一個人物？當我們留心一個生活方式和我們不同的人的時候，常會想到這個問題。李小姐是怎樣一個人物？從她的裝束與談吐兩點觀察，她是樸素而有涵養的，她穿着一件極普通的中國旗袍，頭髮聽其自然的披在肩上，沒有加以特殊修飾，從外表上看來，使我們想像到她是一位大家閨秀；同時她又謙遜禮貌，談風很健輕鬆時給人以愉快之感，雅靜時又不落於沉悶。一雙眼睛很亮，既有光彩而又撫媚。

經友人介紹，她似乎很樂於和我們接見，那是在一個午餐宴會上，所以賓客到齊以後，就開始圍桌聚餐了。

「李小姐這次來上海預備開拍新片嗎？」我們提出這樣問題。

「不，這次不過玩玩的，不是拍影片，可是假定可能，也許舉行一次音樂會。」她的聲音淸晰而嘹亮，好像是按鋼琴的鍵盤一樣。

「聽說準備拍火燒圓明園？」

「是，這次是來先期和中華電影公司商討，正式的開拍還要待以後。就爲了這個題目，所以當我在北京的時候，特地到西郊圓明園舊址去參觀，不但被燒得精光，而且爲了增產現在已改爲農場了。」她好像有些不勝今昔之慨。

和李香蘭小姐會見，從開端到終了始終空氣溫暖活潑，有似春天的薔薇，使你感到有種說不出的舒適和親近。我們天南地北談了許多，她都感覺興趣。

我們又問她學歌唱的歷史，她說從前請私人教授，後來到日本東京受學於三浦環女士，提到三浦女士，是位名聞世界音樂的巨子呢。她以演唱「蝴蝶失人」一曲最負盛譽，不過那是一段有英美色彩的故事，現在她不再唱了。

以她從事影界五六年的歷史來說，我們也很想知道她自己所愛的是那一張。但是她笑着一連搖了兩次頭——謙虛，活潑。

「是萬世流芳吧！」在席的三個賓客異口同聲取而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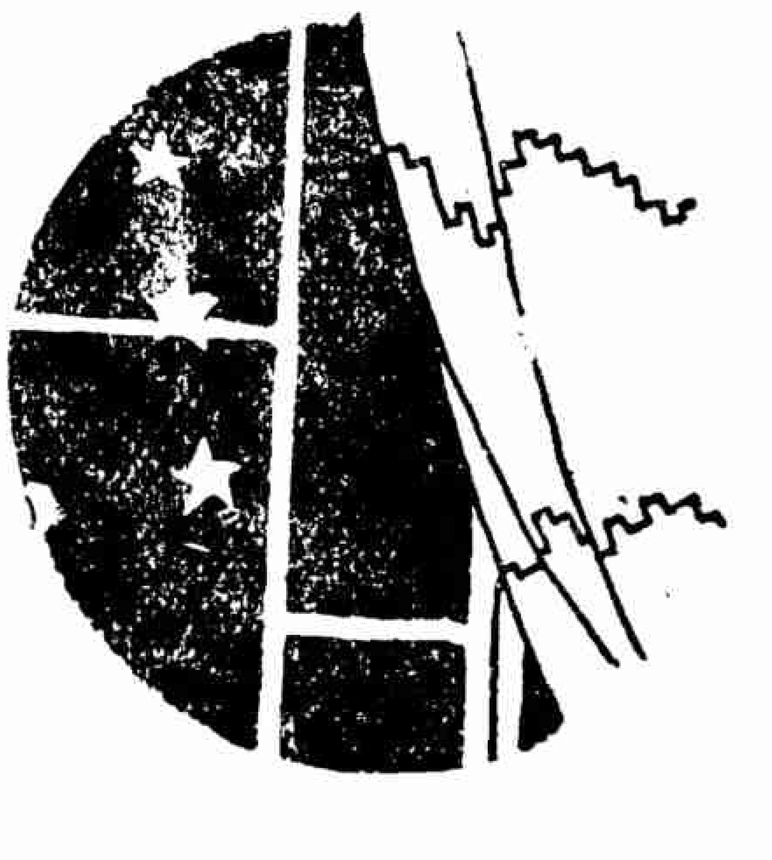
「我眞奇怪，弄堂裏一些初會走路的兒童也已經學會了賣糖歌。可是萬世流芳的影片，到今天還沒有看到呢。」原來她的任務很多，不能久住一地，因之拍攝時，她的一部份首先拍就，等到全部工程完結，他早已久離上海飛到北京，片到北京，她又到滿洲，及至她到了日本的時候，報紙上載「萬世流芳」即將運日而還沒有到。

在她未來上海以前，滿映一張新的作品「我的夜鶯」，是李小姐和俄人合作的，全部歌曲用俄文，不久就可以運滬了，預計當時一定有一番空前盛況。

她和我們說話是採用國語，由幾張影片裏得知她的日語和中國話同樣的嫺熟，俄國話也運用自如，洗練得和中國話一般。最低限度已經精通三國語言了，最近她又在學廣東話，據稱準備將來到南洋去。各處都歡迎着她。

大凡是眞正的「藝術」都可以永久受世人歡迎的。使我們聯想到京劇界的譚鑫培和梅蘭芳，譚先生別離人世已經有年了，可是他在藝生界裏奠定了極鞏固的基礎，現在的藝生界還崇拜他爲正宗。梅先生的青衣也是一樣，他脫離戲劇界已近十年，然而他的唱片直到今日無線電中仍舊天天播送。同樣的，李香蘭小姐的歌曲，既會受過專門的訓練，又賦有超越的天才，爲藝術界開了一朵燦爛的鮮花，她的歌聲也永遠不會消滅。

那末，我們敬祝李香蘭小姐身體健康，永爲藝術努力。



瑞安的婦女

惠蓀

瑞安在浙江的南部，屬從前的甌海道，地多山岳，民風樸質。現在把她們的生活寫出來，以供關心婦女問題者的參考。

幾乎是很普遍的，凡是封建閉塞的地方，童養媳的習慣是牢牢的盛行着。瑞安自然不能例外，女孩子小小的就抱了來，名義上說是買來做了頭，實際上，做父母的心裏打透了算盤，大了就把她和兒子配起來傳代啦！

本來，既然一心一意的抱來了，長大了又是傳宗接祖的，道理上就應該有常人的待遇。然而，童養媳在家庭裏成了一種卑賤的東西。她們沒有天地，灶角裏，柴堆上就是安身的地方。她們或許記不清人間有她們這一羣存在；在痛苦裏，她們不知道笑，甚至連哭也不道是怎麼一回事。鞭子，柴槓，成了她們一生特有的享受。

當柴拾得少一點，草割得遲一點，回家來最先是看見凶惡的面孔，再是一陣明明的咀咒，繼來的就是一根又大又粗的柴槓狠狠落在她們身上。哭麼？再來一根！結果，躲在角落裏忍着痛，餓着肚皮，挨着寒冷；吞着泣度過一夜。（這是在她們算是最輕的責罰，還有更嚴重更厲害的責罰，要是她們稍稍的反抗一下。）

天亮了，還得咬着蒼白的嘴唇，拚着命去幹！幹到末了，因爲營養不足，又加上重重的傷痕，凄慘痛苦的構成下，她們病了，然而不管病得怎樣，咒罵聲一起了，她們爲了皮鞭柴槓和凶惡的面色比痛還來得使她們驚慄，於是抱着病，用盡力量支持着沉重奄奄一息的身體來承受煩重的工作。

要是掙扎到死了，便用一付薄棺材盛着埋掉就算了，反正可以再買過一個來代替，同時也沒有誰來注意到這些被人拏遺忘的可憐蟲，若是她們有能力能夠忍受到長成了，於是硬硬的把她們的身體交付給兒子！在這沒有感情的結合下，她們過着後半段的痛苦日子。

因爲封建的思想深深的嵌進他們簡單的腦海中，所以瑞安的婦女，對於她們切身問題也不敢過問一聲，不是說她們不要，實在在封建制度的牙尖裏，她們祇有戰抖驚慄地屈服着，反抗，在她們倒認爲差不多一件多餘不必要的麻煩。

於是，憑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還咬緊牙關來說：「嫁鷄隨鷄，嫁狗隨狗，這都是命中註定的。」

可憐，委曲地在封建制度家庭裏飽受妯娌不睦的閒氣，惡姑的摧凌，有時還得受丈夫的失歡，種種說不出痛苦下的她們，對本身沒有相當的理解，除了躲在戶間裏把兩眼哭腫外，田間山裏成了她們的苦訴場所，然而，她們却沒有勇氣來擺脫這沉重的枷鎖，最多，再十分忍不了時，祇有用斷腸草，繩子，或跳河來了結痛苦的一生！更可憐的，她們到死還被禮教蒙蔽着，永久不知道火坑裏燒着的正是她們，依然一味的付諸於命運！

說到婦女的生活，我們只要拿忍耐刻苦四個字來代表瑞安的婦女。瑞安不單是荒僻，又是一個枯瘠，山多田少的地方，一舉眼，面前就是一重重的禿山，全縣的耕地極少。因此男人差不多十五六歲就籌了一筆川資出外去掙扎，每年寄些款回來。有些男人呢，日子久了，忘了家，忘了妻子，忘了兒女，在異地另組起一個家庭來了，回家的款子漸漸的少了，甚至一文錢也沒有。

於是留下的婦女，爲了生活，爲了家庭，便掙扎着到田裏去耕種，辛勤，刻苦，這是瑞安婦女的特性！她們一年到頭埋在田野裏，夏天太陽灼着她們，冬天北風裂了她們的手，然而她們在風雨裏，從沒有說出一聲：「苦呀」的嘆息。她們與大地奮鬥，與生活掙扎，把她們的血汗勞力與大地交織着收成！

瑞安的婦女，不知道都市婦女粉脂的生活，她們也不知道人間有着其他的女人過着安逸的生活還說着無聊的說話。她們從不知道安逸的女人打扮得妖怪一般，就是打扮，也不過年節到了穿一身整潔的藍布衫。她們永遠保持着她們的美德！

瑞安的婦女，她們能在丈夫走後音訊

渺然而守節，服持父母，支撐家庭，更能以自己的勞力全部注意於耕種，作苦工來獲得生活費的維持，有些是丈夫在家吸煙賭博，不事生產的屑屑刺激中，她還能負担家庭經濟維持的責任，及送繳子女進學校念書的毅力，此實難能可貴，有些寡婦，在丈夫棄世遺孤一子的時候，她寧願犧牲自己一生的幸福，極度壓仰自己性慾的滿足，在艱苦環境中奮鬥，冀望丈夫的一滴血——遺孤能夠成人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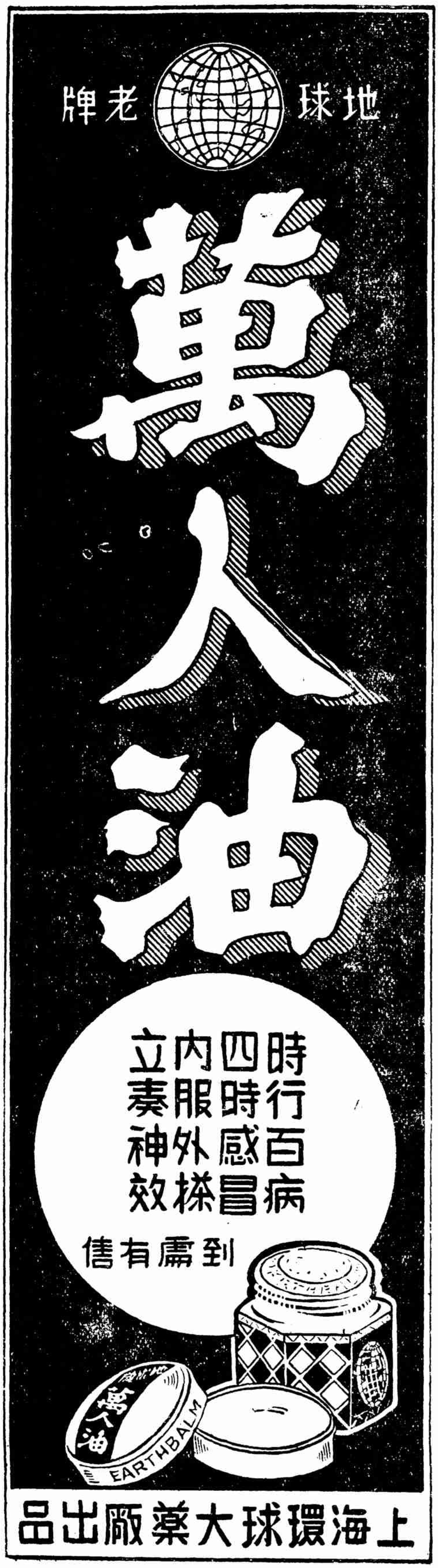
婦女的工作，一年中除了新年端節休息數天外，她們整日整月在田間，工廠工作或做女紅，在春夏耕耘秋冬收獲後，又去作苦工了，如挑擔，砍柴……她們都是天足，具有忍耐刻苦的精神，強健的體魄，所有的勞動家務都是由她們担任，也有因營養不良（除正常的米飯外，不敷的都用雜糧，麥，蕃薯，粟，荳代替）工作過勞而患虛弱病的，不過這裏的婦女可說是有勞動的天性，老至六七十歲的婆婆，小至七八歲的女孩，很少是不做事坐着吃飯的，她們都是幫助家務，或看耕牛，紡織等工作。

回過頭來，看看她們裏面的天之嬌女—瑞安的知識婦女。封建的烘爐下鍊成了她們羔羊般的性格。雖然為了她們家庭的特殊，使她們有幸福來領受新潮流的洗禮，在閨女時代，除了讀書以外，還要幫助家務耕作，做父母的送女兒到學校裏，也不過想女兒得到一個女學生的頭銜，可以嫁得一個乘龍快婿來娛娛他們的餘年。

在女兒本身方面，也是一般的把讀書認為資格，文憑，這金字招牌，作為嫁時一件輝煌的嫁裝，新娘子表面的裝飾，在羨慕虛榮下的她們，小學生想嫁一個中學生，中學生非大學生不可了。因之，在她們定出的標準下，中學校的女生須一個個的落在大學生的手裏！她們讀書的目的，說過了，是追求着金文憑和資格，功課麼，反正是來博頭銜的，懂不懂不是她們的事。

因此她們也談愛情，可是她們壓根兒就不知道婚姻的結合是以愛情作基礎的，她們盛行着拜金主義，所以她們流行着一句又時代又切實的論調，「沒有麵包談甚麼愛情，」這就是她們的警句，「賢妻良母」她們要做，祇要有錢，她們雖為知識婦女，然而思想的沉滯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她們祇一心在「文憑」「資格」的圈套裏打着滾，她們不要走出，也不想走出她們理想的象牙塔！她們藐視着一般沒有知識的婦女，輕卑着田上的男人，她們忘却了自己的生長地是怎樣的一個樸素忠厚的農村！

女子求學的目的雖然不能一口抹殺地說是完全為了嫁丈夫，但她的成分最少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讀書越多，自己的資格越好，身價也越高，嫁的丈夫也



越有權勢，在前面已說過、童養媳的遺毒仍流行於瑞安，爲人父母者多爲了賤視女孩，在女孩出生以後，一般都認爲是賠錢貨，甚至有在十一二歲的時候就嫁給人家，女孩跟對方的男孩完全不知道，不過父母已代他倆定了名份，這樣一方可以節省將來一筆結婚的費用，一方可以幫助家務，熟悉家中情形。

一般頭腦腐朽的家長，以爲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過去聰明的家長曾受了讀了書的子弟竭力的反對，實行家庭革命，拒絕與童養媳結婚的風向吹遍了全縣後，童養媳之風，漸漸的減少了。因爲近年來教育水準的提高，男女雙方對於全無愛情的婚姻，也漸漸不滿，而離婚的事件，也很多發生，尤其是童養媳，本了奮鬥的精神，掙脫了鹵莽粗蠢丈夫的家庭，而自找覓尋她自己的樂園，自己的前途，這一點精神很值得我們去提的。

至於瑞安婚姻的始末情形，不妨約略報告一下：

（一）擇偶：男子每長至十五六歲時，即託媒四出選擇相當的女子，如有適合者，則由媒人遞過生年時日（俗名婚頭），交與男子的父母；由男子的父母，請卜算者合婚，如相合而無沖犯，近日家道亦無變故，則算爲請氣適合。然後由媒人帶領男子方面的父母等，至女家物色其女，察其有無疾病殘廢，如無此種缺點，人才又屬相當，即用黑白線結定，作爲定婚的記識。同時女子的父母，亦暗中派人到男家方面，視察家風。雙方由父母作主，其本身好壞，全不過問。

（二）送定：當結定時，須先言明聘金，聘金如無問題，即行結定，然後男子方面，請日課師擇吉，憑媒送聘金，約須先過一半，當送定時，須備各色茶點二三十斤，與豬肉，雞、麵包等物，送至家，手續頗繁。

（三）送日子：男宅方面，在迎娶之前，須先請日課師擇吉，關於女家的女子出門，梳粧，至男宅時的入門拜廳等，都須註明某某時日。男宅方面，須提前數十日，憑媒連聘金所少之款，送交女家，又須備辦送定時的各種禮物，直至手續完全，方可預備迎娶。

（四）迎娶：迎娶之時，男宅方面又須備辦各種禮物，雇工連同娶嫁人，挑燈人，放炮人，轎夫等挑至女家，女家之人，見娶親者來，便至大[illegible]吞禮物，如禮物多，則心中歡喜，慇懃招待；如禮物少，則變臉糟蹋侮辱娶嫁者，有時至挑來的禮物也不要，把牠滾到坪裏去，使娶嫁的人，丟臉不堪，然後由媒人再出調停，設法增加聘金去補折他，始能了事，孩子們又會到娶嫁人的面前鬧索紙炮，如無紙炮給他們，連什麼帽子，鞋子，燈籠，轎等，都可以挪去店鋪抵押，押了後，由娶嫁人備款去贖，始無事行。

慈母手中線（木刻）　嚴藝英作

第二天新娘上粧，有一定的時間，出門也有一定的時間，當新娘要上轎出門時，大聲哀哭，不肯上轎；父母方面也含淚淋淋，表示不忍離別，但當新娘出門之後，即行開啓大門，以爲女子家嫁了後，不願再有歸來。到了男子出時，如時間到了，即出轎拜廳堂，如時間未到，新娘坐在轎上等候拜廳堂時，新娘，新郎均坐在廳中，由娶嫁人唱班行禮，並拜家長及賓客等然後由老媽帶領新娘進戶，始行排席喝酒，喝酒時新郎與新娘老媽等在房內，合坐一掉；新郎吃到出雞時，即離席去到大廳，勸客喝酒。酒喝完了後，晚上又須在新房內花燭下喝交杯酒，並請床神，行夫妻交拜禮。此時無論何人，都可到房內打鬧，作圍棋，喝酒，唱戲等等玩鬧，有時把新郎闖在房內硬要叫他去叫新娘或牽新娘等，總不外是表示快樂的意思。至次早又須在新娘房外，放炮催他們醒起，起床之後，即到灶房拜灶神，然後具茶請客及家族裏的人，喝她及他的茶的人須具紅包回禮，俗稱茶儀，一場婚事，始算完結！

哺乳兒的保健法（續）

葉庭芝 丁詠絮 合譯

婦女大怒後，全身內分泌液即變爲毒質，故乳汁亦變爲大毒，是時以乳喂兒，兒可死於非命，故授乳婦應該精神愉快，避免大怒大恐，若已生氣，則應停止哺乳半日，候氣平後，才可喂之。將欲飲時，預先將乳汁擠去半茶盅，棄去，然後喂之，可免毒性，此半日內，當用牛乳哺兒，或用藕粉或嚼飯及饅頭喂兒，惟生氣之人，切不可嚼飯喂兒，因口津唾液眼淚亦含惡質，若流淚須避免流入兒眼，恐害其目，不可不知，凡女人氣性大者，其兒女必難成，雖成仍是多病，凡性情柔和者，其兒女必多成，且少病，凡此皆不可暴怒之明證也。

（八）哺乳期過長之害

授乳固然在小兒的養育上是必要的，對於母體亦沒有什麼損害，但是到了相當的時期，亦應禁斷之，（詳斷乳篇）大概在十個月到一年爲最宜，可是有些人家爲愛兒女的緣故常授乳到三四年之久，以爲有益於兒女，殊不知反而害了他們，所以那些孩子，大都是皮膚蒼白，毫無血色，這就是哺乳的時間太長而沒有攝取別種營養料的緣故，而且對於母體亦會引起種種障碍，如貧血衰弱，眼病（眼瞼及下眼瞼浮腫，眼底網膜出血，視神經炎等）之類，若斷乳於適當的時期，則能早日生齒，和早日開步，反之（授乳期過長）則生齒和步行都遲。

（九）乳媼的選擇

乳汁在育嬰上講，以母乳爲最佳，乳媼之乳次之，獸乳更次之，所以最好是吃自己母親的乳，但是有時產婦因特殊（無乳汁），或因疾病的原因而不能授乳，那時就不得不僱傭乳媼了，可是僱傭乳母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偶不留神，則影響於嬰兒的發育很大，所以必須愼密選擇，選擇乳媼，應該先知道她自己的生產時期，最好在一月到四五個月之間，且須經產婦，對於看護小兒有經驗的，年齡和母親相若，二十到三十歲之間最佳，外貌要樸實端正，體格須肥瘦適中，並須檢查身體，有無脚氣病、癩病、肺結核、皮膚病、梅毒、淋病、沙眼等傳染病，其血液中有無結核，神經病的遺傳，父母兄弟的健康，子女的發育狀態，進一步還要問她有沒有流產的經過，所生兒的強壯和衰弱，或早死，其他像乳汁的分泌，乳汁的營養成分，乳房的是否適合於授乳，然而一般乳媼，對於她的產期和疾病，多數隱避不肯明言，要確知她是否有病，乳汁的是否良好，可請專家檢查，在實際上要知道乳媼的乳汁是否適當於小兒時，可從哺育小兒的體重逐日的增減爲斷，若乳兒生後若干時間要製擇乳媼，則乳媼的分娩亦適在若干時間爲最佳，因生理自然於分娩後乳汁的分泌，恰合乳兒所需的緣故。

（十）乳媼的品性

乳媼的性質，直接和間接的於乳兒很有關係，所以應該注意，年輕的少婦，雖較活潑，但因缺少育嬰的經驗，往往不知注意，舉止輕浮，易致疏忽，年齡過大，則性情頑固不受指揮，容易引人煩厭，所以都是要不得的，一般乳媼大都不負職任，因爲她們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自然不知道自己所担負的職任是何等重大，在暗地裏每每很粗魯的處置，如遇乳兒啼哭時，不問時間和啼哭的原因，就很隨便的把乳頭往兒口中一塞，這樣對於小兒的身體是很有害的，乳媼的性情，以溫柔淳厚勤勉者爲最佳，切忌那般肝火旺盛的婦女，一旦遇事大怒，乳汁就會變惡，以致貽害嬰兒不淺。

（十一）乳媼的待遇

主婦的對待乳媼，不能以奴婢看待，應該敬之以禮，待之以情，不使她憂悶，不使她感到生活的不舒適，因爲憂鬱往往會影響到乳汁的分泌，還有一般鄉村農婦，因爲生性粗俗，不知禮儀，如果不加安慰，那麼她恐怕引起罪咎的心理，戰戰不安，而乳汁的分泌量就此大減，主婦應當善遇安之，懶惰和貪安逸的人，亦能使乳汁分泌減少，故在哺育多餘的時間，主婦應指揮她操作些輕便工作，如洗濯等，又須教導她常行適宜的運動，如戶外散步等，足以促使乳汁的分泌量增多，關於飲食方面，亦宜選擇滋養豐富的食品。

兒童欄

銀笛和金毛皮（中）

豐島與志雄作
綠　妮譯並畫

（三）

愛琪摩斯經過了好幾天優遊自在的旅行，好容易到達城市了。

那裏有許多壯麗的高大房子排列着。店鋪中擺滿好些美麗玲瓏的東西。而且，人衆又比什麼都來得多，愛琪摩斯看見很覺驚奇，好像觸動螞蟻的巢窠一般，無千無萬的人們匆匆忙忙地來來往往。

到了黃昏時，市中遍是燈光，街道更覺美麗，衣飾漂亮的人也更多了。

此時，愛琪摩斯也覺得肚子餓了，他走進一家很華麗的旅館裏去。在光輝閃閃的玻璃門裏面，有一個穿着白衣服的人站着。同時，他的眼光不停地向着愛琪摩斯的身上打量而對他說道：

「這兒，不是你這種人進來的地方啊，你要吃飯還是請到別的一家去問問吧！」

愛琪摩斯就走了出來，他走了好一會，又看到一家，有好些衣裝漂亮的人們進出的富麗旅館。他走進裏面時，那些在玻璃門後面的人，瞧見愛琪摩斯樣子他說道：

「喂，這兒，不是像你這種人來的地方。你要吃飯，還是請到別一家去問問吧。」

愛琪摩斯垂着頭跑出來。

他無精打彩地在路上走着時，仍舊看到有好幾家華麗的館子，可是，他簡直沒有心想再進去問了。

「眞不知道爲什麼他們不讓我進去吃的呢？」這樣心想着愈覺肚子餓了，心里也更爲悲傷。

不知不覺地走到一個大河的旁邊來了。河水上映着那對面的燈光，燈影搖動着很覺美麗，可是這河邊連走的地方也很少，而且很暗黑，很是寂寞的。

他走了一會兒，到了一個稍寬廣的地方，那裏有四五株大樹，當中還有一個小小的噴泉。他看見一個穿着汚舊衣服，不穿鞋子不戴帽子的老年男子，正在喝着噴泉的水。

愛琪摩斯也因爲肚子正餓着，而且也口渴得很，於是他向那個人問道：

「這裏的水是誰個都可以喝的嗎？」

那老年的男子就回頭答道：

「當然可以的，不過，這水是不好吃的。」

但是愛琪摩斯喝起來，也好像很有滋味似的。見此情形，那老年的男子便說：

「看你這樣子，你一定也是肚子很餓了。」

「是的。」

愛琪摩斯這樣回答他。

「什麼地方都不讓我進去吃呢。」

「什麼地方都是嗎？」

愛琪摩斯就把那從富麗的旅館裏被趕出來的情形一一說給他聽了。那老年的男子就笑着說。

「那也無怪他們的。如你這樣衣衫襤褸的孩子，怎會給你在那一種地方吃飯呢。」

「但是，我身邊帶着錢呀。」

愛琪摩斯就從皮袋裏掏出了一塊金錢給他看了。

「啊！」

那男子很覺奇怪地瞧瞧金元又瞧瞧愛琪摩斯的臉兒，這樣比較着看。

愛琪摩斯就說：

「伯伯，這裏可有什麼地方可以拿這金元去吃飯的嗎？要是老伯伯肚子也餓了，那末咱們一塊兒去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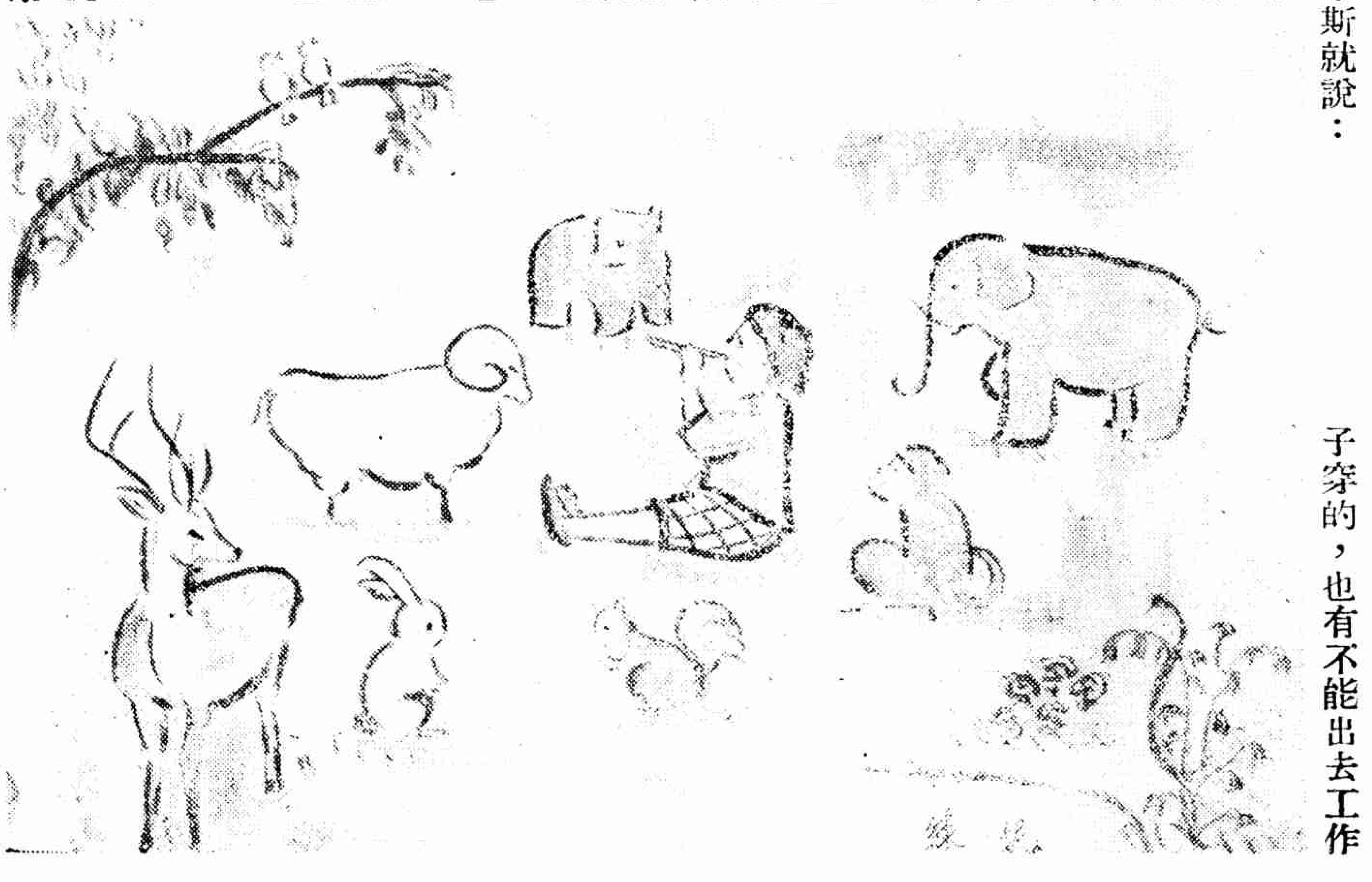
「不錯，這也很好呢！」

那個人邊想着就又邊這樣說道：

「單單兩個人去吃，這未免有點可惜吧。」

「那麼還有別的餓着肚子的人們嗎？」

「當然有啊！有很多很多啊。有身體病弱的，也有沒鞋子穿的，也有不能出去工作



的，這些人眞不知多少啊。」

「那末就和這樣的人們一塊兒去吃吧。」

那年老的男子，顯出很歡喜的神情，突然振起了精神飛跑了去。

不一會，他帶了十四五個人回來。這些人中有沒穿鞋子的，有瘦削的，一個個都是無精打彩的。那年老的男子，就指着愛琪摩斯大聲的說：

「這一位就是要請我們吃飯的一個神的小天使啊。」

那些人們都圍着愛琪摩斯，很快樂地走起來了。在通到後街的狹小的陋巷中，一會兒轉右，一會兒灣左的，好容易就走進了一間小小的飯館子裏去了。

那是一間天花板很低，很汚髒的房間，有木製的檯子和凳子排列着，那火油燈閃着很微弱的光。不過，那裏滿滿坐着的人們的臉兒却比任何美麗的燈光還更輝映得明朗。

愛琪摩斯跑到站在屋子裏面的老闆那裏，從皮袋裏掏出了五塊金元，放在帳台上面。

「用這點錢請做一頓豐美的大菜請大家吃吧。」

那老闆顯出了很驚奇的樣子。而且拿了五塊金元當衆人面前搖弄着。

「喂！諸位客官，你們看有這許多的大菜吃了！」

「好極了！」

他們都歡呼起來了。有些人竟含着淚，聲音也發不出來。愛琪摩斯也不勝歡快，流出眼淚。

酒拿出來了。菜也陸續搬出來了。他們吃着，吃得很高興。大家都精神飽滿。那瘦削的有病的人也說：

「從明天起我要出去工作了。」

大家都談起工作的事情來了。愛琪摩斯又拿出了金元給那些沒有鞋穿的買鞋子。他們都有一番心想預備明天起他們幾個都要到城市裏去做工了。大家又吃又喝，吃得肚子很飽了。

最後，他們捧着神的小天使愛琪摩斯高舉起來，踴躍歡呼。

夜裏很晚了。愛琪摩斯也不知不覺面露睡意，那飯館主人便領他進去，雖則那房子很簡陋，但也替他揀了一間最好的房間，讓他去安睡了。

（四）

第二天，愛琪摩斯很愉快地醒了。他想起昨天晚上的光景，使他高興得了不得。他覺得許多人相聚一起，那麽興高彩烈地一同吃飯，在以前是從來未曾有過的啊。

愛琪摩斯還留下了許多金元交給那館子老闆，吩咐他，如果昨晚的那些人們再來的時候，可請他們吃飯，他交代了之後，又到城市中遊覽去了。

那里，有許多的店鋪，有各式各樣的來來往往的人。也有公園和博物館等地方。

當黃昏時候，愛琪摩斯又回到旅館里，等候着昨晚的那些人們。

可是，到了晚上，只見二三個人一班的同來向他說了道謝的話馬上又回去了。

愛琪摩斯就向那旅館的主人問道：

「那些人爲什麼又立刻就回去了啊。」

那主人答道：

「那也不能怪的。因爲做了一天的工，他們都很疲倦了。而且，全是靠你福氣，他們才會有起精神，能夠做起工作來呢，他們以爲再要麻煩你請客，他們是過意不去的啊，那批人現在都不要緊了。可是，要知道還有着貧窮的，有成羣孩子的，害着病的，赤貧無告的人們，還有很多很多啊。我想，要救助那無數的人，縱使你就是神的天使，也恐怕不容易辦到的啊。」

那主人把頭搖搖，面上露出很憂愁的樣子來。

「我並不是什麼神的天使啊。」

愛琪摩斯這樣說。

「可是貧窮的人們有這麽許多，那總得想個辦法去使他快樂一下才好呢。」

愛琪摩斯左思右想地考慮了一番。於是，他用金元買了些東西，找回來的都是銀錢和銅錢，他便把這些錢放入了金色的鹿的皮袋內，結果都變成了金元了。

這時候，他又有了許多金元了。愛琪摩斯拿了這些金元，每晚很遲的時候向着那些窮困的人家那裏去。

於是，窮人的家裏，便出現了一種不可思議的事情來了。

爲了害病不能做工的，沒有錢，也沒有東西吃，一無辦法的人，茫然地站在門外，此時，忽有一個衣服不整的少年說：

「拿這金錢去買些好吃的東西吃吃吧。」

說着就給了他一塊金元。當那男子十分驚訝莫明其妙的當兒，轉眼間那少年已不知到了那兒去了。

沒鞋子穿的孩子，赤着脚去買東西的當兒，那衣服不整的少年又對他說：

「拿這金錢去買些好吃的東西吃吃吧。」說着又給了他一塊金元了。

窗的玻璃破碎了，沒有錢裝修，只是用紙糊着窗口的人家，在深夜時外面擲進一包沉重的東西。一看，那紙破了，只見一個個的金元紛紛掉到房間裏來了。

後來，有一天早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有人急急的敲着門。一家一家地敲過去。每一家都被敲醒了。

人們以爲不知出了什麼事情了，大家跑到門外一看，原來那裏有許許多多金元撒放在有裏。大家都飛跑過去把金元拾回來。

這樣，每一家都積起了好些金元，大家都變了很有精神的樣子。他們可以吃起好吃的東西，也能夠買帽子和鞋子了。那些男子們於是很踴躍地做起工作來，女子也能把家中佈置得很齊整淸潔。他們那些無精打彩的眼睛，又活潑地發出光輝來。這樣，街巷當中都充滿了一片生氣。

原來這些，都是愛琪摩斯所幹出來的。他們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因爲，他們都當他是神的天使，所以連接近他當面道謝亦好像有些可怕了，只是在暗地裏感謝着，偷偷地談着這件事吧了。

可是仍舊有許多人不絕地送糕餅菓子到愛琪摩斯的旅店來。他無論怎樣謝絕人家，他們仍舊會偷偷的送來留放在那裏。

這樣一來，那旅店的主人眞

弄得沒辦法了。全屋子都堆滿了糕餅和果子。他沒有辦法，只好拿些分送給各處熟悉的人家，後來甚至不管那個人家都去分送了。因此，無論那一家都有起糕餅和果子來了。

貧苦的孩子們，大家很歡喜了。他們一向都是臉兒蒼白地天天躲在家裏的，他們吃了那許多點心和果子後都變成很活潑，常常到公園裏去遊玩了。

愛琪摩斯跟那些小孩兒一塊玩耍是覺得比任何事更爲快樂的。在公園的樹木上有許多麻雀兒。當愛琪摩斯和那些孩子玩累時，便在樹蔭下面休息着，一面吹起了那銀色蘆笛。於是，麻雀們聽了笛的聲音，都飛到愛琪摩斯的跟前。他的周圍都盡是麻雀兒。孩子們把它們捉來玩，它們也並不驚慌逃走。並且孩子們還把雀兒放在頭頂上或肩膊上，或乘放在手掌上面，它們却也很歡喜。

「好了，今天就這樣算了。」

愛琪摩斯說着立起身來，把笛子收好，那些麻雀兒也飛回到樹上去了。

他們每天這樣玩着。有一天，愛琪摩斯正和那些小孩子在公園裏遊玩時，有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靜悄悄地走近他旁邊，他是個身軀高大很强壯的人，雙眼閃着刺人的光。那個人注視着愛琪摩斯不停地轉着眼睛，然後用很低的聲音說道：

「今天我有一件事很想跟你商量商量，好不好請你跟我到那邊去一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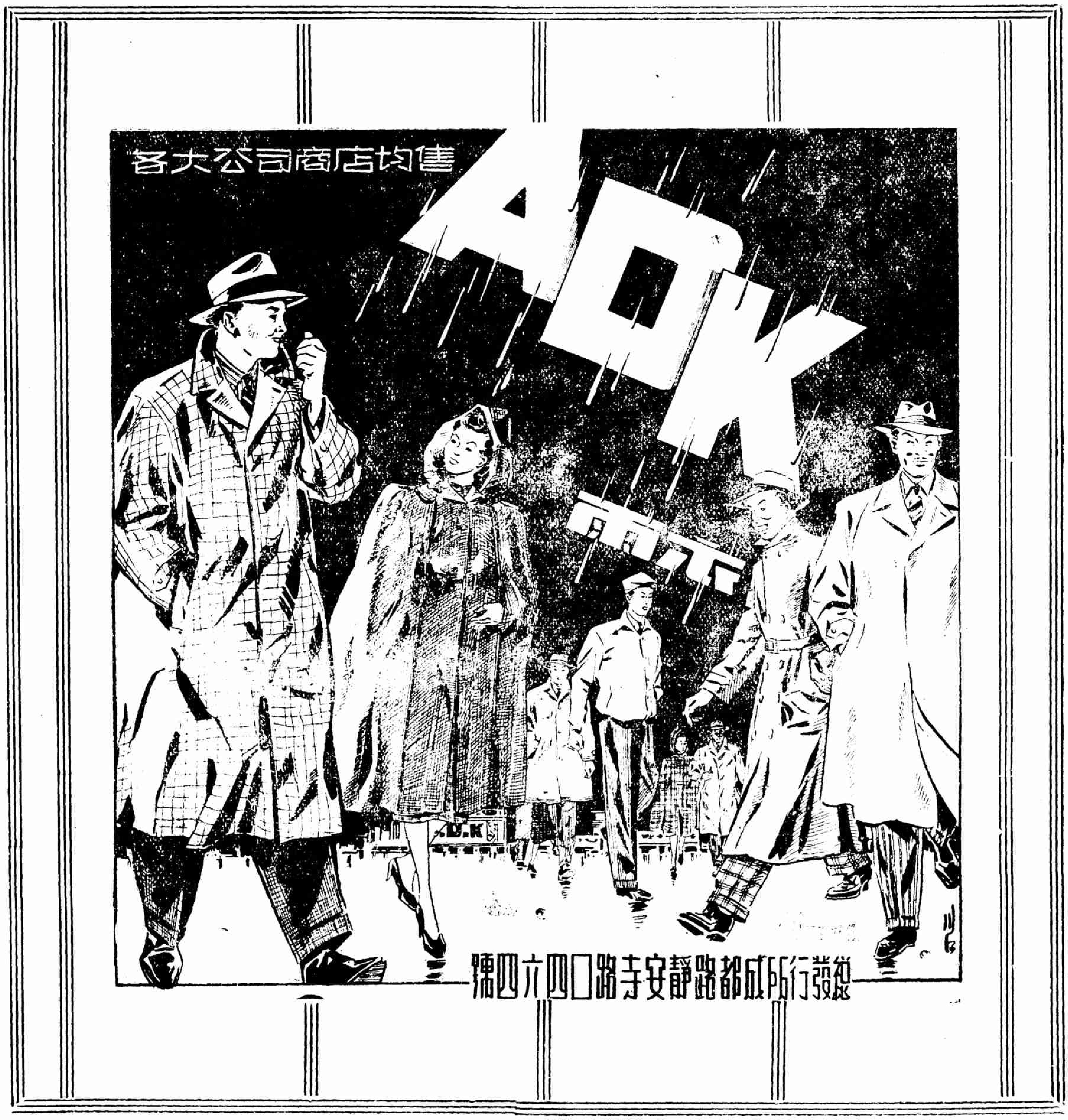
愛琪摩斯就微笑着說：

「在這裏講不成嗎。」

「是的，因爲這事情是有點祕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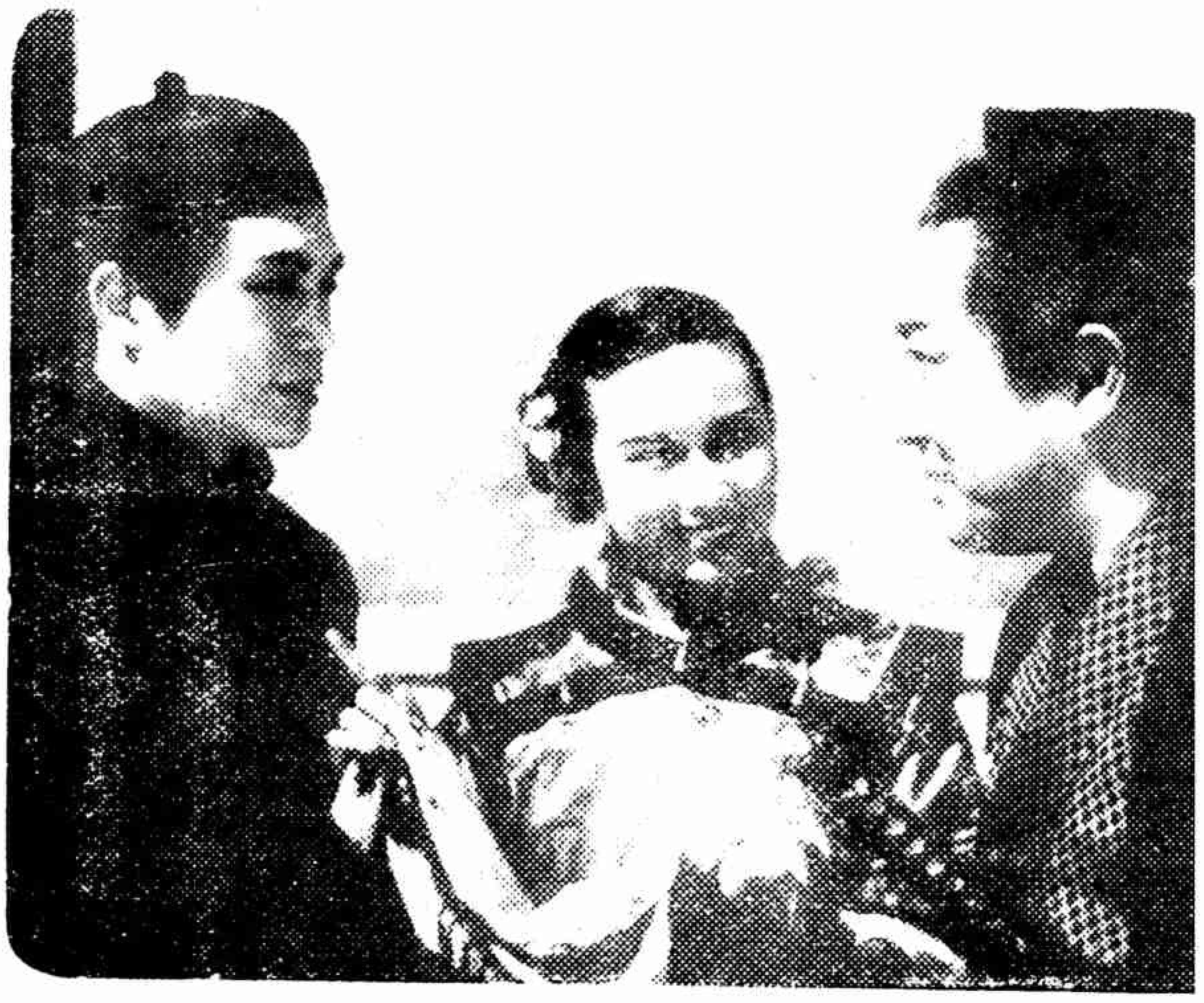
於是愛琪摩斯便跟着那個人走去了。在公園外面，正有一輛馬車在等候着，馬車上有四個穿黑衣服的身體强大的漢子坐着。愛琪摩斯就聽他們擺佈上了馬車。那馬車便飛也似的奔馳去了。

（待續）



「春江遺恨」本事

岳楓 稻垣浩 會同導演。



文久二年，在日本是們留利來日本後十年、中國是鴉片戰爭後二十年。這時英人的魔手開始向東亞伸展過來，而日本國內這時正在漸漸高揭尊皇攘夷的氣運。當時有薩摩有馬新七與長州高杉晉作等人被目爲時代的急先鋒。高杉要想剷除同藩的公武合體論者永井雅樂。藩主毛利敬親對此事深爲憂慮，遂派高杉充幕府派遣上海使節團隨員，搭幕府派遣的第一次國外交易船來滬。高杉於船中結識了薩摩五代才助，肥前中牟田倉之助。他們來滬的目的在於刺探外國情形而兼收買輪船機械等事宜。

五月六日船到上海，登陸後高杉等三人首先感到驚奇的是迫近城外三十里的太平軍、和碼頭上麕集着的一羣鴉片癮君子。他們所投宿的宏記號客店裏有位生長在長崎的女子長琰。她有時替他們充當翻譯，每日帶他們觀光上海地方情形。他們三人所親眼看到的乃是中國領土內自由主權所不能行施的外人居留地，他們覺得這種居留地的存在有點不可思議。同時又看[illegible]道合，不過其中有一件事，兩人意見稍[illegible]，這時沈翼周要借外國勢力來打倒清朝的腐敗，高杉則謂中國國內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清廷雖腐敗，但更可怕的是美英的侵略野心。可是沈翼周迷信着英美，他去會見英國領事美德派斯登，要求援助太平軍。太平軍進入上海時，即下令禁示鴉片等事，要求英國諒解、假意人道主義的美德派斯登原是、個基督教徒、[illegible]

[illegible]

這時沈[illegible]要備外國製大[illegible]國清朝的腐敗，高[illegible]

，清廷雖腐敗，但更可怕的是美英的侵略野心。

美德派斯登，要求援助太平軍。太平軍進人上海

假意人道主義的美德派斯登原是一個基督教徒，

[illegible]

出禁吸鴉片的告示。此事不但是英國對清廷貿易、也就要影響到英國殖民地政策。由於這種原因中中的援助宏態，頗時改變，美德派斯登對英國國的國亲、做預中的是應為國效勞、不可軍願甚興主帝婢蠢一一諸來友慰他。此事英國砲火，已

[illegible]

向天空決戰

空前豪華航空戲劇鉅片！

是一部日本少年飛行兵「豫科練習生」的生活日記本……

年少！英俊！

敢鬥！非凡！

高田稔

黑川彌太郎

原節子

英百合子

小高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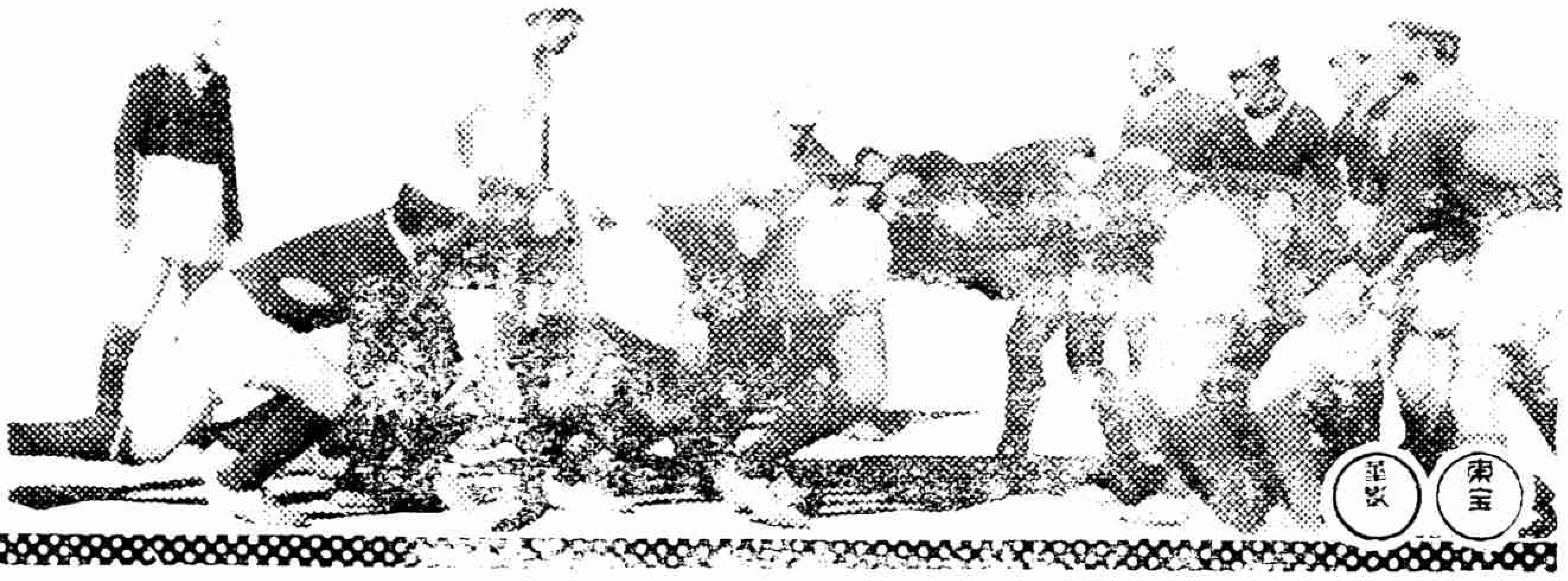
（會銜主演）

導演
渡邊邦男

足以給我們做發的日本少國民奮起猛烈訓練的精神……

請注意映期及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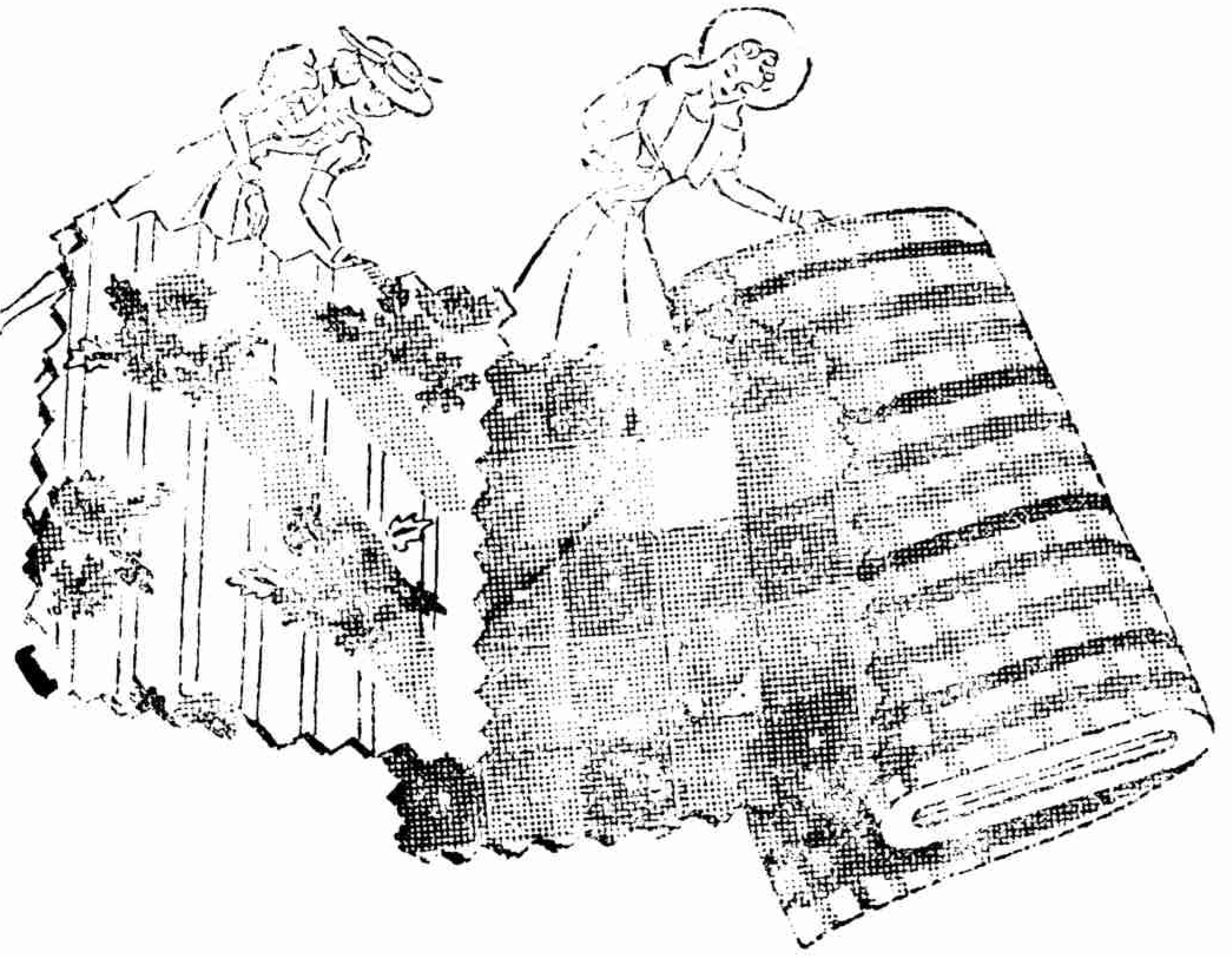
原名：決戰の大空へ



夏季艷麗時新衣料

花樣新穎　色彩雅緻　質優價廉　獨步滬上

本公司衣料部有大批
夏令最新衣料棉蔴絲
織品等齊全均係名廠
出品種類繁多陳列舖
面發售荷請
各界仕女惠臨選購歡
迎參觀



惠羅公司

◀南京路四川路轉角▶

二週年徵文再啓

承蒙讀者諸君盛意，對於本刊之徵文源源賜稿，不勝感謝！現截止日期已到，但來稿中無能適合本刊之原旨者，故本期不能如約披載，敬祈原諒是幸！同時本社同人想到或係前次徵文之指定內容較難，故不能如願得稿。茲將題目改換，另定一徵稿條例如下：

內容：關於從前的故事（反映舊社會的特徵）

一、結婚奇見

二、風俗奇談

三、壓迫婚姻及戀愛故事

四、神怪及迷信之故事

性質：短篇小說

字數：六千字以內

獎金：

一等：二千元，並贈送本刊一年

二等：一千五百元，贈送本刊半年

截止日期：八月十五日

揭載日期：九月十五日

談經驗

云

經驗不但是寫作上需要，恐怕在一切事上都是需要的。

對於某一種事業，某人做的極好，我們常稱之爲專家。專家這個名詞，幾乎是「經驗豐富」的代名詞。我們請專家辦某一件事，實在是看重他的經驗豐富，並不是看重他的學問高深。

就寫作方面看，我們讀到好的作品，心裏時常會發生一種意見說：「這是由於他的經驗豐富，方才能寫出來的。」因爲我們提筆寫到了他的那種情境，我們便有寫不出之苦，爲什麼寫不出，我們說我們的經驗太少了。

這種意見對不對？我以爲不大對。男作家寫女人的事，但是他對女人事的經驗，決不如女人來得豐富。作家描寫的人物是不限於一種的。寫水滸的作者，那裏有那許多男人的經驗？寫紅樓夢的作者，又那裏有那許多女人的經驗？但是這兩位的作者寫的作品，男人女人都喜歡看，而且說他們描寫的眞是刻畫入微？

也許我們會疑心，寫水滸的實在是那許多男人中之一，因爲他的觀察精微，所以就能寫出來了。寫紅樓夢的，自己就是賈寶玉，也因爲他的觀察精微，所以也就能寫出來了。倘使我們如此疑心，我們就要問，我們看京戲的時候，怎麼會說：「某人眞像孔明，某人不像孔明。某人像曹操，某人不像曹操。」觀客和演戲的人，誰都沒有看見過孔明和曹操，誰都沒做孔明曹操的經驗，又怎能說像不像呢？

作家可以寫古人的情境，他並沒有做古人的經驗。也可以寫「五年後之世界」，他不是神仙，怎能預測未來。然而看着他們的作品，我們也喜歡。如此，寫作不是寫經驗，是毫無疑義了。

我把這話向朋友說，他當時無法反對我，只說：

「我知道了，你寫的是你的想像，不是經驗。但是某篇寫的一定是你自己。」[illegible]他始終不肯放棄，我寫的是經驗這層意見。

又有一位女讀者寫信給我，把她戀愛的苦痛全部寫出。叫我把它全部寫出作爲我的小說。她也沒有忘記「寫作就是寫經驗」的一層意兒。

當時我讀完了她那一篇東西。我心裏就想，如果一字不改，實在是一則「新聞」，如果按年補充事實，就成爲「年譜」。按月按日就是「日記」。如果再請她加上感想和回憶，就是「自傳」。這些都是經驗的記載。但並不一定成爲好小說。

但什麼是好小說？我想出一句名人的話：「好小說是好的故事用好的方法寫出來的」。當時看見這句話，不覺有點好笑。如今想想，却很有道理在裏面的。至於是什麼道理，我却也說不出來了。

經驗是好東西，却絕不是引人入勝的東西。一個好廚司，會做出可口的菜。但他也會有時做出很不可口的菜，我們絕不會說他沒有經驗，只說他不肯用心。

「用心」的作品是可以令人滿意。怎樣叫做「用心」？却又不是不會做菜的人所能答得出了。

我們有一句古話：「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但只是「鑒」而已。決不是「前車一覆，就引起後車之極大注意，結果後車就不覆了，或者就感激前車了。」後車的趕車的人，或者正看見道旁的少女或者正傾聽着遠地的山歌，或者正思念久別的妻兒，或者因爲春光大好，閉目垂頭睡了一覺呢？再退一步說，即使他對前車發生注意，他反笑着說他是「拙劣的趕車者」呢？

他人的經驗表示出來，是不能引人入勝的。自己的經驗的表示，又恐怕不在時候，又恐怕方法不好。即使用心做菜，如上述經驗豐富的廚司，也許吃菜的人，早已是「腦滿腸肥」的呢？那他也就不會說「好吃」了。專家辦事，也正和廚司做菜一樣，經驗是不足的，還要他用心。用心還不足，還得要有人賞識。寫文章的人是需要經驗的，但僅有經驗是不足的，還要用心。用心還不足，還要有人賞識。古人說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句話是值得我們玩味的。

黎明（長篇小說）

（九）

關露

初戀

這是一封很簡單，但是並不潦草的信。信一開頭就這麼寫着：

「姐姐，我告訴你一件事：上星期六晚上我到××飯店去，參加了一個同學底結婚典禮。在餐桌上我遇見了一個大頭的、，他不認識我，但是別人把他底名字告訴了我，我發覺他是凌君底堂兄。

吃飯的時候，好些人談到留學的問題，也談到凌君。大頭的先生就說他有一個未婚妻，她底父親很闊綽，要送他到法國去，……」

杜菱拿着這封信，沒有看完，覺着頭有一點發暈，身體有些飄蕩，就像走在一片黑夜的曠野裏，讓一陣冰冷而重大的雨點打在身上。她彷彿想要從這個地方逃走，逃到一個輕鬆的世界裏去；但是她終于坐在原來的地方，什麼動作也沒有，仍然安靜地、細心地讀完了曉鳳妹妹底信。

窗子外面顯得異常沉寂；原來抹在天邊的一縷金紫色的霞光已經隨風而去，換來了幾盞隔着菜地的疏遠的燈光；整個房間陷落在一種困倦的黃昏裏。

這時吳沼已經從醫院裏回來。她底臉似乎很蒼白，深陷而憂鬱的眼睛顯得更加深陷。進來之後，沒有說話，就坐到自己底桌子面前。

月藍站在窗子面前，身體靠着一張堆滿着幾何圖表，三角架和儀器的書桌，看着自己手裏的一本傑克倫敦底「鐵錘」。看見吳沼進來，她才突然感到天色傍晚，窗子外面的光已經不能使她辨明書上的字跡；就把書放在桌上，走到房間門口去把電燈扭開。

吳沼這時方才發現杜菱躺在床上，覺得有一些驚奇，但是她又不想立刻去驚擾她，就向月藍施了一個發問的眼光。

「怎麼樣」？

「病了！」月藍說。

吳沼輕輕地走到杜菱底床面前，站了一會，然後輕輕地問她：

「杜菱，你不舒服嗎？」

「沒有什麼。我想是傷了風。」

「小心一點！」吳沼說。她底聲音很柔和，但是似乎顯出一種疲乏的蒼老。

「叔叔怎麼樣？」杜菱問。

「醫生說難好。」杜菱看着吳沼，覺得她那原來就非常纖瘦的臉上，現在輪廓更顯得清楚了。她那細長的頸項，尖銳的下頦，瘦凹的兩頰，嚴緊的眉毛，以及時時都閃亮着熱情的眼淚的深陷的眼睛，這些都頑强地敘述着她時時刻刻都在忍受着的，不能解卸的生活底痛苦。

杜菱還想說些什麼，但是她不知道應該說一句什麼話；就是說，她沒有方法可以找出一句能夠傳達她現在的感情的東西。她現在好像有一個希望，希望對方立刻能向她說出自己心裏的一大堆話，也讓她說出她所要說的。或者，對方就什麼也不說，只抱住她痛哭一場，她也就把自己一向所鬱積在心裏的事痛哭出來。但是對方沒有像她所想的那樣去做，相反地，她只用一種溫柔而親切地微笑向她說：

「杜菱，好好地躺着，不要多想。」說過之後，她就走開了。

吳沼雖然沒有向她說什麼，也沒有如她所望的痛哭起來，只給她來了一個相反的表現，但是在她底心裏卻起了一種更强烈的作用。她感到在她那種微笑當中隱藏了無限的東西，在這個瞬間，在她身上，用微笑會比用痛哭能夠表現出更多，更深遠，更無窮無盡的感情！她想她雖然不曾向她談過自己底事，但是她能夠了解她。也只有她才能夠了解她，是她最好的最親密的朋友。她是她生命中，是在全世界中她底最好的朋友。她還感到在她身上有和自己一切的共同之點，她是她同命運，甚至於能夠共生死的人。吳沼雖然不知道她底事，她所經驗到，想到和感到的；但是因爲她了解對方，也就覺得她是懂得她的。於是，她因爲同情她，又替她同情自己，就把堆集了好幾天，好幾個星期，甚至於是好幾個月的，被她在用矜和倔强所抑制住的無底的悲哀表現在她痛哭的眼淚裏。

當晚杜菱底身體就發了高度的寒熱。第二天早上體溫降低了，但是她感到心和腦子都沉鬱而煩重。月藍和吳沼似乎感到她底情形，就不和她商量而自動地替她告了三天病假。

晚上她底寒熱又昇起來。第二天早上退去，下午又是一樣。同樣的情形持續了三天；女生指導員知道了，第四天早上就把校醫請來。

校醫是一個蒼白而細長的年輕的人，看樣子像是從醫學院裏剛畢業出來的學生。他替杜菱看過脈膊，聽過心臟，用他謹愼而細心的手給她輕輕地敲擊過肺部，帶着微微的紅色的臉向着指導員說：

「看樣子或許是傷寒，不過現在還不能肯定，如果到了一星期狀況如舊的話，那就……，那就要驗一次血再看。」

「醫生，我不會害傷寒！傷寒是從吃的東西裏帶進去的，我沒有那種危險。」杜菱說：

她想否定她底病，無論如何，在她底心理上她不願意承認她會有染上傷寒症的可能；她以爲她有最强的能力，她能反抗和剋服一切侵害她的東西，卽使最有壓力的病菌碰見她，它們也不發生効力。她不但自己這麼想，而且要用她底自信去征服别人，要别人想得跟她一樣，然後再用别人對於自己意見的肯定來堅定自己底想法，因爲，爲着一切，她不願意染上一種需要在病室裏住上一個月甚至於兩個月的長久而可怕的病。她對於病理沒有一點常識，也沒有病底經驗，現在一定要否定醫生底猜測，沒有别的原因，只是因爲她不想害這種病。其次，在她底心理上，她明白自己身體底情形，就是說，在近來這許多日子中，被她底思想和心情所影響的她底身體底狀況。然而，終於她又加了一句：

「醫生，我希望我不是傷寒！」

「也許不是；也許會是副傷寒；副傷寒最近發現得很多。總之要驗過血才知道，現在不能肯定。」說過之後，他就走到書桌面前，開下一個方子，仍然向着指導員說：

「這是安定神經的。聽她底心臟，似乎神經很衰弱，也許睡不太好。先好好地睡兩天再說。」說完之後就出去了。

一星期之後，按着醫生底囑咐，杜菱進入了醫院。一個靠近她底學堂的基督教的教會醫院。

她住的是一間兩個人住的病房。房底中間立了一座屏風，屏風那面睡了一個與她染着同樣病症——副傷寒——的女人。那個女人因爲是躺着，而且生着病的關係，杜菱對於她底姿態和狀貌辨不大清楚，只有的時候聽她底說話，看見她底眼睛底動作，以及偶然間看見她那抹弄着頭髮的，纖美的手底姿式，知道她是一個正被她底丈夫所寵愛着的，動人的少婦。

這間病房外面有一片很好看的風景。從窗子裏看過去，有一片很大的草地，草地底中間栽種着各種各色的花朶。從像彩緞一樣的花朶旁上，在碧綠的草地上，時常可以看見一些，穿着雪白的衣裳，在烏黑的頭髮上戴着雪白的帽子的，年輕的女護士；她們那樣忙碌，那樣緊張，像是要用她們無窮盡的溫柔和同情去爲那無窮盡的苦難的人們而奔走的。

在這房間底窗子附近，是一叢稠密而高大的竹子，竹子這邊是一株支撐着像雨傘一樣葉子的，古老的梧桐樹。

這些竹子和梧桐樹，在過去的一個月，或者再多一些的日子以前，在天空中缺少雨量，暑熱侵襲在這間病室外面的牆壁的時候，它們曾給一些體溫過高的人們作過抗禦陽光的鬥爭；病人們曾經在它們底保護之下輕鬆過自己底痛苦，作過悠然的睡眠，甚至於有過許多孤單，悽婉而又舒適的夢。但是現在，人們對於它們那種特殊効用的需要已經過去，它們對於人們的作用只是用靜寂的手腕去撩撥人們一些煩悶和悲傷。尤其是現在，經過幾番接近重陽的風雨，原來是青綠而繁密的竹葉子已經變成了枯黃而稀疏的；梧桐雖然還是枝葉繁盛，但正因爲這株帶着秋天意味的樹木底繁盛，在早上和黃昏的時候就更增添人們一種蒼涼的感覺。

杜菱在病院裏住了兩個星期。除開月蘆和吳沼之外，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幾個同學來看她。有的時候，她們給她講故事，把自己從學校裏面，乃至於學校外邊所聽來的各種各樣的故事，和特别的新聞告訴給她。好像她們都很懂得她一樣，她們曾經向她說過各色各樣的事情，各色各樣的人物，但是唯獨不提到與她心裏的苦悶有關係的事情跟人物。她們也好像很懂得她；她現在的病雖是一種普遍的，一般人都很容易染上的流行的副傷寒，但是除開這種受着病菌侵襲的流行傳染病之外，在她身上似乎還有一種不愉快的東西：一種沒有流行性，沒有病菌作用，沒有通常的循環律和危險期，但是在她底身心中時時起着循環作用，時時可以發生危險性的一種不可言喻的暗力。因爲她們好像懂得這些，當她們到病室來探訪她的時候，她們在說話的時候就常常會帶上這些字眼：

「杜菱，不要多想。」

「杜菱，你該快活，你底朋友這麼多！你底朋友都愛你！」

卻有的時候，她又感到好像她們探出了她心裏的祕密，就表示一種對她的憫惜和同情。比方她們有時會向她說這樣一類的話：

「你該保重身體。生了病是多麼苦痛啊！」

「下次要小心，不要再生病了！你看這麼多人關心着你！」

這些話，不管是屬於那一類的，是誰說的，杜菱聽起來都有一種不能入耳的感覺；她總覺到無論如何這些話裏邊有一種諷刺的意義。於是她就感到一種受了侮辱和譏諷的痛苦。

有的時候，她又想，她們並沒有知道她底事。她底事，尤其是最近在她心裏發生的，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曾去向任何一個人談過。那麼她們又怎樣會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去加給對方一種諷刺呢？況且，即使她們知道，她們不是自己底情敵、相反地，都是自己底朋友；大凡每天來看她的人，至少都是一些對於她超過一種普通同學以上的關係的—朋友是不會對自己存着諷刺的惡意的。如果不是諷刺，那就是同情；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中，同情對於她似乎包括着這樣兩種意義：一種是了解，另一種就是憐憫；憐憫這件事在任何時候對於她總是一種侮辱。於是同情的本身又不免生出一種諷刺的意義來。總之，對於她們跟她說的那些話，以及那些同情和安慰的表現，她總不能以一個普通而單純的病者的資格的去承受、反之，她會在別人所不見的情形中露出一些自傲和反抗來。

隨着一陣陣通過樹木的風聲，和天色底高遠，秋天的日子漸漸地深了。秋天的季節是充滿着凋謝的感傷的季候，杜菱現在應該是像秋天的天氣一樣，孤寂而傷感的，但是由於她底反抗和自傲的心理，她底感情反而變得毅然而剛硬起來。同時，因爲地方是新的，每天看見的事物也是新的，於是跟着漸漸明朗而清麗起來的天氣，她底心裏到起了一種新的，能夠激發她底生命能力的活熱的感覺。有的時候，她會想到許多過去的影子，不是過去，是現在的，簡直就是浮現在自己底眼前，而且正在發展，向着無窮無盡的路途上去奔走的事實，這時候她會感到悲傷，會爲着同情自己而流出一些苦痛的眼淚。但當自己再想到這些事實已經成爲過去了的，即使還沒有完全過去，但是在她底心上已經是成爲過去的；過去的悲傷該是像昨日的風雨一樣，除開在一些柔弱的樹枝上留下一些斷殘的痕跡以外，健全的樹木仍然繼續在生長，甚至於正因爲經過昨天的風雨今天就會變得更堅硬的時候，她就感到自己有一種不可征服的勇往和生命的強力。她感到自己年輕，智慧，有理想，有被自己不斷地去追趕的光亮的東西；自己底未來很長，生命底色彩會把自己引領到很高遠的地方去。還有，眼前的這些朋友究竟是可愛的。

正像湧上來而又退去的潮水一樣，她底痛苦，快活，淒豁和明朗的思索不斷地湧上來而又退去。也就在這樣的思索裏，她把煩悶，寂寞，興奮，像藥粉和沙布一樣的苦澀而漫長的日子一天一天地渡了過去。由於她底體質健壯，而她所染上的也並不是一種很嚴重的病痛，終於在離她進院以來只不過一個月的光景，醫生就告訴她說，她可以出院了。

無論一種怎麼樣的病人，對於出院總是感到興奮的。於是在出院的前一天，杜菱就一夜沒有睡着，把自己入院以來的狀況和感覺清理一番。

因爲孤獨的原因，她底生活在她底性格上染上了一些憂鬱的顏色；但是她天生的性格是開拓的，而且往年曾經從她底母親那裏得到許多處理生活的理性，憂鬱就只成爲她底情緒上的一種點綴，很少侵犯過她底心和身體，因此她一直都保存着她精神和身體上的康健。除開幼年時期遺留給她的失眠底困苦和偶然間的一點些微疾病而外，她從來沒有遭受過肉體底苦痛，她沒有經驗過一連幾個星期躺在床上的感覺。這次竟然病了這麼長久，而且住到醫院裏去，在她底生命中算是第一次的侵蝕。

但是她感到她這一次受到最大犧牲的並不是她底身體，而是靈魂。她親眼看過跟她同房的那個女病人遭受到的危險，她聽見她痛苦的夢囈，看見她由於四十二度高熱的窒息和呼喊。還看見，在她以爲是人類最苦痛最殘酷的瞬間，就是當那個少婦體溫最高的時候發生流產。她看見醫生從那個重病婦人底身體裏把一個死去嬰兒拿出來。因爲那個少婦身體衰弱，不能使用麻醉劑，在施用手術的時候像一個怪物一樣的呼喊。把一種酷刑加在一個毫無抗性，毫無鬥心的重病婦人身上，這是世界上最殘酷的事情，但是她竟然忍受了，酷刑過後她仍然活轉來。拿這些情形和她底過程相比，她所有過的病只不過比流行感冒少微重一點。

但是，在她底肉體以外，她底精神上所遭到的卻不是那個少婦所能理解的。那個少婦雖然在肉體上受着無比的痛苦，但是她每天都看見她那熱烈地關心着她，爲她喜悅，爲她憂慮的丈夫。她看見他底微笑，聽見他誠摯的言語，感到他那爲着她底安危而願意爲她效命的火一樣的熱情。這些，不但能使一個病人減輕她肉體底痛苦，甚至於，在她想起來，苦痛之外還有一種幸福；在她想起來，她在感情上所獲得的會超過在肉體上所付出去的東西。她甚至於感到過，爲着她那一份感覺上的幸福，她竟羨慕她，不只羨慕她底幸福，也羨慕她那些，呈在自己眼前的，換取幸福的痛苦。在她自己，情形卻是相反，她孤寂地躺着，沒有理解，沒有同情，沉在自己心理的沒有快活的光彩，盡是些被人付與的冷酷和欺騙。

這些東西，有時候會使她沒有勇氣去想，甚至於使她變得異常軟弱，軟弱到不能活下去的程度。她想如果不是她，不是像她自己那種天賦的頑強，和追逐着一個理想的人，那是一定會瘋狂，頹廢，甚至於自殺的。她被一個男人欺騙了，一個被自己熱烈地愛着，信任着，而且希望着的男人用一種侮的方法欺騙了。

他輕祇她，輕視她貧窮；因爲她貧窮，他就預備用金錢去玩弄她，也像玩弄一般能夠用物質去鈎引的女人一樣。

她完全明白，淩青對她沒有誠意，只是爲着從自己身上得到暫時的滿足，他需要她。她不知道他對於他底未婚妻的關係，自從他跟她認識以來就不曾向她提過他底未婚妻的事。他從來不曾表示過他有一個未婚妻。他不同她表示他那一筆留學費用的來源，但是要糊裏糊塗地把她帶到外國去，並且叫她立刻爲他犧牲，不結束這個學校的關係；這簡直就是一種欺騙，一種引誘和侮辱！

這些都是任何肉體痛苦更甚的精神的壓迫。

想着這些，她底腦子裏就像浮起了煙霧一樣。

秋天底夜是寂寞而寒冷的；尤其是這天晚上，從人夜以來樹枝和竹葉上都響着綿延的風雨，把一個寒冷的秋夜拖到一種像古墓一樣的世界裏去。

像這一片綿延的風雨一樣，杜菱把她底過去，她底眼前，她底貧窮和孤獨，以及這許多難忘的侮辱和欺騙織成一個網子，在空中飄蕩起來。

最後，她甚至於感到她沒有勇氣走出這個病院，她沒有勇氣在那個她曾經受過侮辱，她曾戰敗過的領域裏去行動和呼息。她感到走出病院的事是一件對她威脅而可怕的了。

終於在興奮，畏怯和恐怖中過了她這病室裏的最後的，爭鬥的一夜！

因爲生病，杜菱踏了五個星期的功課。但是因爲工作底緊張，不到兩個月她也就追趕上了。

從這半年起，在她底生活中來了一個新的苦悶。她總覺得她底生活空洞，有時她感到好像走入了一個沒有人跡的山窪裏。每天隨着黎明降來的新的生活，以及用她最大的努力去獲得的東西，從圖書館，用她底筆記本從有着豐富才識的哲學教授嘴裏記下來的東西，都不能使她滿足，她總覺得她需要獲得更高，更充實的東西。她迎有一個慾，爲着這個慾望她每天生活，每天追求；但是她底慾望是什麼，她所要追求的是什麼東西她自己不能夠知道。

除了她有着這種感想以外，她還覺得自己變了。她不喜歡跟人說話，不喜歡到外面去，不喜歡跟從前喜歡的朋友們在一起玩。不喜歡這些事情的原因，不是因爲她變得孤僻，冷靜和厭惡許多人。相反地，在她底內部，她更感到對於人們底愛戀，對於事物更加善感，更容易同情。她雖然不愛跟朋友在一起，但是對於別人底事她彷彿更加敏感和留心。她感到她與人們之間有了更深的關係，更深的感情，她更覺得她底同類可愛。而她所以喜歡孤獨的原因，是因爲她覺得沒有人能夠懂得她，她所想的別人不理解，就是說出來的，別人也不理解。因爲別人不理解，她就不想說話，因此她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她就覺着自己與別人不同，也覺到別人也想着她與他們不同；因爲自己與別人不同，她就感到自己奇怪，自己孤僻了。

在她感到這種情緒的時候，吳沼更成爲她唯一親近的人了。她下課的時候總愛跟她在一起。也只有她能夠懂得自己。而在吳沼那邊，好像也跟她一樣，她底痛苦只有杜菱知道。

這天，一個寒假將要開始的日子，一件可怕的事件發生了。吳沼底兄弟從南昌出來，預備轉到這裏的預科。同時，吳沼在南昌的母親聽見了吳沼跟她叔叔的事件，她就特別給他一個任務，叫他監視他底姐姐。

她底兄弟是一個年輕但是富於世故時孩子。來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從成之那方面探出了他跟吳沼的關係。知道這個關係以後，他就立刻來看吳沼。他來到她底宿舍裏，告訴她說：

「姐姐，你應該多考慮一下自己底終身大事。現在姓吳的全族都聽見關於你底謠言，你該用事實補救才好」！

「什麼叫補救？我不懂！」聽了兄弟的話，吳沼就問他。

「人家都說你跟一位有肺病的叔叔在戀愛，你該設法去消滅這種謠言」！

「假若不是謠言那該怎麼樣？」吳沼說。

「我想姐姐是懂人情大義的；無論如何要使它不成爲事實，不讓人說才好！」兄弟說，他有一點憤慨的樣子。

「我想，我底事不要人管！」吳沼底臉色表現得很興奮。

「但是你不能違反母親底意思！你知道母親在怎麼樣希望你！」

「母親希望我努力用功，有一點成就給她看！」

「不只這個。」

「那我不知道！」

「對於你底婚姻……」

「她說過讓我自由的！」

「但是你不能夠過份？」

這一場小小的談話剛開始，兩個人就陷入在爭執裏去。

「我不懂什麼是過份？」

「你愛的是你底叔叔！」

「他是承繼來的，沒有血統關係！」

「別人總說你們亂倫！」

「你爲什麼把話說得這樣難聽。你是我底兄弟，該同情我！」

「我固然同情你，但是我更該同情母親，還有輿論！」

「我不想你再干預我底事情，我要自己決定！」吳沼說話的態度很堅強，說完之後，她就離開了他們談話的那間會客室。

第二天下午她按時候到病院裏去。剛走到成之底病房門口，就看見她底兄弟從裏面走出來，臉上露着像喝過酒一樣的顏色。他看見她，情狀特別興奮，好像有一大堆異常決裂的話要向她說，但是沒有開口；她也想跟他說一些什麼，但是立刻感到自己此刻的情緒和對方差不多，如果開了口，是不好的，不但她和兄弟之間會發生一件不體面的事，而且會影響到第三個人；於是也跟對方一樣，把自己需要向對方作決裂表示的言語忍耐了下去。

女販子

如果人是一個獸，他比獸還壞。

——太戈爾——

葉甦

一

拼湊了五千塊錢，阿英也跑起火車來啦！

杏弟，菊仙，阿林嫂，她們是老跑啦！她們每一個碼頭都有熟人，每一處的警察，鐵路警，連同紅帽子呀，黑帽子呀，一股腦兒都相識，甚至跟小客棧裏的茶房，或飯店裏的堂倌，都打交道，她們和跑火車的每一個同道混得異常廝熟，她們時常大夥兒行路，大夥兒吃飯，大夥兒住宿。有時，她們在來往參差的當兒，在火車交車的時候，便互相嘻弄着，謾罵着，把嚼剩的甘蔗渣滓拋向對方的車窗裏去，放肆放縱的大笑起來。

跑火車是挺容易賺錢的呢！

阿英被杏弟她們的闊綽行逕打動了心啦！杏弟她們在先還不是跟阿英一樣嗎？可是跑了不到二個月，手上帶起黃澄澄的金戒子來啦！身上穿的是什麼織錦緞的旗袍啦，而且，還燙了頭髮，還穿着半高跟的皮鞋哩！

阿林嫂早就這麼着對阿英媽說過：

『像阿英這麼能幹伶俐，什麼事不好做？你老人家老是撅着嘴巴乾着急，你打算把阿英就這麼一輩子嗎？』

「在現在這種時世，不動點腦筋生化生化，是不成的囉！阿英媽，如今女孩兒什麼事不好幹？只要賺錢得啦！」

不錯，只要賺錢得啦！阿英已經養到二十歲啦！還找不到婆家，可是四千元一石的米，卻叫窮老婆子寒心起來，阿英沒有兄弟，爸爸早就去了世，幾年下來，坐吃山空，自然內裏鬆啦！眼見得幾個鄰居的姊妹淘都跑火車做單幫發了財，不由得眼紅起來，同時也實在想使阿英從這裏掏摸幾個錢做件把衣裳，待一時有了婆家便不致於慌忙啦！於是阿英媽硬着心腸把那隻帶了三十多年的亮晶晶的金響兒兌了錢，拼拼湊湊的拼了五千元，交給阿英去啦！

在江湖上阿英自然是雛兒；在販婦隊裏，阿英是資格最嫩的；可是在那些姊妹淘裏，論起面貌來，卻是最標緻的哩！橢圓形的臉龐，深深的酒渦，齊齊整整的牙齒，烏溜溜的大眼睛，纖巧的鼻子，苗條的身段，說起話來，老是畏畏縮縮的，帶着羞態，那一副柔軟的聲音，使發怒的人聽了也會平下氣來的，——所以沒有一個不喜歡她，沒有一個不和她親近的。

一個女人的臉蛋是資本，要是能討人歡喜，便什麼都有辦法啦！所以阿英在販婦淘裏便很受歡迎。自然，有着阿英這塊新鮮招牌，做鈎引的工具，這一淘裏來往帶貨時便可以順利多啦！

，阿林嫂向阿英咬着耳朵說：

『妹妹，你得放老練些，在那些檢查面前，要裝得挺和氣纔好吶！』

杏弟也攜着她的手，親切地說：

「英妹，你別害羞，碰着那批『好人』，你得先裝笑臉上前才行哩！他們對於姑娘們是挺高興幫忙的，像你這樣，一準能討他們歡喜的，那麼，你就有好處啦！」

自然，能討『好人』們歡喜就能賺錢，阿英默默地領會着這販婦們的第一步巧訣，她覺得自然是應該這麼做的，因為要賺錢，就得跑火車，要跑火車，就得巴結這批好人，要巴結他們，就得裝笑臉吶！

可是訣巧卻多啦！

像把鈔票怎樣摺成小三角形，怎樣在檢查時偷偷地塞在『好人』們的巨掌裏，怎樣排隊和易位，怎樣把統制品混入月台上，怎樣從軋票手裏溜出去，怎樣遞進車窗，怎樣藏在車中的坐位底下，怎樣跟黑帽子講斤頭，……

可是聰明的阿英姑娘，一下子全領會啦！她像一個小孩子聽老乳母講故事那樣，聽得憨笑起來，這一些人間的陌生的喜劇大綱，把一個純眞的姑娘的心，逗得驚奇起來。

第二天就去辦貨啦！

二

跑H縣最好自然是帶布，像陰丹士林，條子府綢，線呢，和假毛葛，其次是化粧品，像香肥皂，香水，雪花膏，和絲襪毛巾，可是這些東西成本很貴，而且危險性也大，要不是仗着站上人頭熟和自己機警活絡，萬一碰着憲兵，那就遭啦！阿英盤算了好久，才決

定先帶香烟，香烟現在不統制啦！帶到H縣再買些坑邊紙或帶些竹筍來。這東西那兒便宜多吧！再不然，回來時，便在G縣下車，帶它三斗米來，那就得啦！

阿林嫂說過，那兒米賣二千二一担，三斗米便可以賺那麼六七百元啦！除去開銷，開銷大概不會多的，三斗米多不到一百元吧！阿英想着想着嘴裏便喃喃起來：

「兩天工夫，至少，至少可以賺那麼千把塊，一個月就說跑它十趟吧！十趟就是一萬啦！一萬啦！」

於是，織錦緞，皮鞋，戒指，在她的腦海裏翻騰起來，翻騰起來，她想跑火車却是挺容易發財的勾當，要是跑那麼半年，不就可以挺舒服的和媽過日子嗎！在上海，批香烟是並不困難的，她拉了菊仙一同到五馬路大新街的角子上，那叫什麼「泰」的一家，批了五條可開牌，五條算綠牌。回來路上，在菊仙的慫慂下，把所剩的十來元錢買了一打相鶴男襪。

「要當天回來，就得趁早車！」

杏弟說時，帶着老資格的腔調，把她那隻吊眼皮一翻，顯得非常自得的神氣。

「早車省多啦！雖然在H縣不能多耽擱，可是買坑邊什麼的却是來得及的，來得及的。」

阿林嫂一本正經地說，她因爲從南市趕來的緣故，那張胖臉漲得血紅。說話時，腦後那個夯大髮結，一顫一顫地不住幌動。

這麼着，自然是趁早車啦！

這一夜，阿英到很晚才睡着。朦朧中幻現着的是香烟，鈔票，火車，金戒，皮鞋，杏弟的吊眼皮，和阿林嫂的髮結。

第二天，天才朦朦亮，杏弟，阿林嫂，菊仙阿英，這四個婦女組成的販婦集團，便會齊着向C站奔去。杏弟她們是跟C站的警察們廝熟的，檢查老王却和菊仙有着交情。——有一次菊仙帶着一疋陰丹士林，吃警察們充了公，却幸虧老王做好做歹的給取了回來。至於阿林嫂，她的面孔既不討人歡喜，打扮得又非常鄉曲，但是，他却全仗着她的口甜齒利，她會做張做智的拍馬，她會低聲下氣地奉承，她會覷機會替警察們劃洋火，她更會在檢查的衣服上撣去灰塵，——她會這麼說：你先生衣服上是什麼污跡呀？於是她小心地替那所謂先生的撣去灰跡。——她的兩個小眼睛和她那張胖臉顯得那麼地不相稱，她却時常扯着嘴角合着眼睛向你諂笑。

阿英對於這三個同伴是很感激，很服從的，她對於阿林嫂尤其感到興趣，她從她口裏聽到一個少女所不會聽到過的大胆的話語，她覺得阿林嫂挺熱心，阿林嫂會給她指點這指點那，阿林嫂會給她代拿行李，她的力氣挺大哩！

C站的站頭並不大，趁早車的人很擠，隊排得長長地，賣零食的鑽來鑽去在那沒有睡醒些的旅客們的身伴叫喊引逗：

「蛋糕要哦！麻餅强嘞！……」

風吹刮着，捲起柏油路上的塵沙來，有些冷，女客們縮着頸項，翻起大衣的領子來，小孩哭着。

人聲喧囂着，在清晨的冷空裏激起一片震耳的騷音，警察們綳着臉瞧着每一個旅客的行李，檢查們手裏的竹鞭子抽打着地面，發出噗噗的聲音來。

在排着長蛇陣的旅客中間，正式的旅客是很少很少的，有兒機的，把兩張十元中儲券在警察手裏一塞，便可以揚長着先上去了，剩下的便是幾個捨不得化錢的老實漢，於是只好擠在那些肩揹手提的販夫販婦們中間，抬着腦袋等候着檢查開放的時間。

還沒到開放時間，可是人却已經擠得滿滿地，菊仙她們晚到一步，落在後面，杏弟翻着那隻吊眼皮不住地抱怨，阿林嫂一看情形不對，便向阿英溜了一眼，扯着菊仙悄悄的咬了一下耳朵，菊仙便把手裏拿着的那支大網袋交給阿林嫂，一下子從人堆裏擠了進去。

阿英惶亂起來，她到上海才二年，趁過輪船，却沒有坐過火車，她瞧着那些臉孔漲得通紅的姑娘們有些胆怯，她覺得那些人的眼睛全盯着她，她手裏捏着的幾條香烟覺得非常吃力，她煩燥着，撩亂着，她覺得被人踏了二腳，她發覺那雙方格線呢的鞋子有了污跡，她臉紅着，着了汗，她不安地瞧着阿林嫂和杏弟，阿林嫂正盯着她的俏臉兒微微笑着。

菊仙喘着氣鑽了過來，背後跟着檢查老王。老王是一個削骨臉的瘦傢伙，說起話來時常䀹着眼睛，那兩個眼球絡滿了紅絲，兩片厚嘴唇老是嘻開着，使人一望而知是一個好色的荒唐鬼，他跟在菊仙後面，兩隻手用力在人叢裏推搡着，嘴裏吆喝着：「排好，排好，」姑娘們向他擠擠眼笑着，老婆子們被推得跌跌撞撞地亂挨亂喊，一個穿着灰布背心的中年婆子，正把一個大包袱掮起想避開，却已不及，被老王連人帶包一推，便被推倒在人堆裏，那婆子一骨落爬了起來，嘴裏喃喃地咕噥着：

「跌死要償命囉！狠什麼吶！狠什麼吶……」

老王想已聽到，一轉身啪的就是一巴掌打去，惡狠狠地說：

「你媽的，你找死嗎！」

那婆子用手捺摩着面頰，老臉漲得通紅，幾個姑娘們吃吃地笑了起來。

老王走了過來，盯着阿英笑着，阿英羞得避過臉去，阿林嫂趕忙擠上去笑着說：

「王先生你忙喲！你……」

老王揚着臉瞧一下阿林嫂，似理非理的說：

「嗯……今兒帶些什麼啦？」

菊仙向老王瞅一下說：

『別囉嗦啦！我們先擠上去吧！』

阿林嫂拉一下阿英，笑向老王說：

『這是檢查王先生，英妹，他人挺和氣的呢！我們跟王先生擠過去吧！』

老王向阿英深深打量了一下，兩隻紅眼球射着貪婪的光，隨口說道：

『跟我來吧！你們一共幾個？』

阿林妹趕緊搶着說：

『我們四個，連這阿英妹一共四個，王先生。』

王先生格格地笑着。

一開始檢查，人們便大大地騷動起來，擁擠着，推搡着，喊叫着，咒罵着，那些網袋和包袱便在人叢裏使勁地起落搖幌。

販夫販婦們便開始偷偷地把預備好的，摺成三角形的十元票，從袋裏取了出來，捏在手裏，杏弟向阿英一呶嘴，阿英早已理會，也跟着準備妥當。

人們連推帶擁地挨次檢查過去，摺成小三角形的鈔票便絡繹地絡繹地向警察和檢查們的手裏塞了過去，人們踮踉着，綳紅着臉，但又裝得很虛心很謙卑的模樣。

菊仙，杏弟，都過去了，挨到阿英時，阿英的心在腔子裏蹦跳着，她趦趄地走過去，把那用包袱包着的十條香烟放在長板蹬上，檢查的不看香烟，却把阿英的那個網袋拉開一看，裏面那一打用紙包着的襪子便露了出來，檢查瞧着阿英的臉蛋佯笑道：

『這是統制品，懂嗎？……充公！』

阿英把臉漲得通紅，羞澀地把手裏的鈔票遞給檢查，檢查把眼睛偷偷地向憲兵站的那兒一溜，便吆喝着說：

『什麽！這算什麽，充公，統制品！嘿！』

老王微笑着站過來向那個檢查䀹一䀹眼，低低地說

『好啦！好啦！看我的面子，下次不成，算啦！』

那檢查敏捷地接了鈔票，便放阿英過去。阿林嫂在後面故意提高着喉嚨說：

『英妹，你得謝謝王先生，王先生眞好哇！』

阿英不理會這些，急急地提着香烟跑了進去，模糊中老王的啞嗓音彷彿在身後飄盪：

『這雛兒不錯哇！』

三

在軋票的口子上，那個年青的黑帽子，攔住了一夥販婦在嚷：

『打行李票去，去，去，去，……』

阿林嫂和菊仙她們急忙掏出摺小的鈔票來，放在車票下面，陪着笑臉一併遞了過去。阿英也這麽着學了樣，於是亂哄哄地擠攘着，擠攘着，擁到月台上去。

月台上全是人和行李。包袱，網袋，網籃，竹簍子，堆了一地。檢查和巡警瞪眼在人叢裏逡巡着。有時，把手裏那根勞什子的傢伙——竹鞭——在行李堆裏挑剔着。於是，販子們便恭敬地自動把行李攤開，以示無他。

一會兒火車尖叫着竄進站來，喘着沉重的氣停了下來，杏弟她們忙亂着搶上車去，阿英扒上了車，已經沒了坐位，阿林嫂幫着她把香烟塞在坐位下面，於是親熱地說：

『英妹，來，你就坐在這裏吧！』

阿林嫂說着用手拍拍她的肥膝。阿英這時被趕上車來的販夫們一擁，恰巧跌在阿林嫂的懷裏，阿林嫂笑攙着說：

『嘖嘖，英妹洒着什子香油啦！香得甜咪咪的，怪惹人愛的呷！』

阿英紅着臉笑得格格地響，瞧着車廂中的動亂現象，不禁有些胆怯起來。菊仙在抽香烟，那一股辣滋直刺進阿英的鼻管裏來。

車子長嘶着蠕動起來，販子們稍稍安靜下來。

隔坐一個戴瓜皮帽的小商人嘴裏喃喃着，彷彿在駡那個和他同坐的女販子，那個女販子是一個約摸四十來歲的矮胖婆子，一件黑色的布大襖，已經穿得亮晶晶的發着閃光，因爲坐得太擠的緣故，她時時擻動着屁股，時而摸摸放在坐下的大包袱，時而用衣袖揩揩從那張闊臉上流下來的臭汗。那小商人搖搖他那一顆瘦腦袋叽咕着：

『嘿！全是這批傢伙，這批傢伙，哼！正式的旅客却吃夠了苦頭啦！眞是……』

那矮婆子狠狠地瞧瞧他，他側過臉去，又說起來：

『眞是他媽媽的，討厭！媽媽的！』

那矮婆子陡地眼睛一翻，接口說：

『你別駡人，你是長袍短掛的像個生意人啦！嘴裏媽媽的媽媽的，你打算駡誰？我們做小販的可是不得已的勾當，要是家裏有飯吃，誰還奔東奔西的闖活？看灰孫子們的狗臉！哼！要不是老娘咬着肩頭跑火車做小販，一家子人怕連西北風都沒得喝囉！』

那小商人聽着聽着，氣得顫抖起來，於是冷笑着，掏出烟來，顧自默默地吸着，綳緊着臉朝向窗外，大有不屑置答的神氣。

車窗外，大地在旋轉着，倒退着。

菊仙她們沉默着，只有阿林嫂挺活躍，她的胖臉充滿着興奮的神彩，說着說着，便跟鄰座一個後生販子扳談起來：

『今天你帶些什子呀？看樣子滿發財哇？』

還不是那麽着混來混去，今兒本想帶線呢，可是湊不起本兒，又沒人搭股，只帶些洋火香烟。』

『洋火却難『過龍』吧？開消多少啦？』

『六十門檢查，軋票那兒二十門，媽的，誰都睜着眼要錢，這麽着還不是爲他們在跑？』

那後生販子邊說邊把眼睛溜向阿英。阿英別轉頭瞧向窗外，心裏想着：到H縣，香烟脫手，買坑邊紙，買……

『這幾天帶米大概不錯吧？』杏弟說。

『說起帶米，昨兒那個江北婆子却闖了禍啦！』後生販子說：『昨兒快車到G站，已經脫了班，那婆子帶了二斗米趕到，車子已在開動，車門口塞滿了人，那婆子却忘命的想擠上來，僅立得住一隻脚，手一鬆，人便跌了下去，連喊沒喊得一聲，就了賬啦！』

『嘖嘖……怪可憐的。』背後一排上有聲音這麽說着。

阿英的心蹦跳着，她在心裏說：賺錢却不是容易的事吶！天顧給我順順利利的跑幾關才好哇！

火車在春天的原野上奔馳着。把每一個懷着不同願望的人，帶向他們的目的地去。

四

H縣烟市很疲，帶烟的小販便都吃了大虧。

可是跑火車的却大部份帶着香烟，因爲近來風頭緊，別的難帶，帶布雖有厚利，却更困難，檢查雖然要鈔票，有時却執意留難，連鈔票也行不通。

阿英跑了兩次，沒賺着什麽大錢，非常納悶，於是跟她們商量着想帶布，阿林嫂首先這麽說：

『最好是綫呢，線呢有「匣子錢」好賺呢！』

『況且那面挺歡迎布，一到站就有人攔着買，攔着買！』

杏弟和菊仙也同聲說。於是她們商量着合股做一趟試試，阿英雖想這麽做，却還有些胆小，菊仙却想着有檢查老王可以做靠山，一力慫恿。阿林嫂更加熱心，她嘻着那張闊嘴唇說：

『英妹，你不用畏頭畏脚，憑你這一副模樣兒，保管出不了亂子，要是我做了檢查，單瞧着你這一對滴溜的眼珠兒，怕不魂靈兒飛上天去？』

阿英和她媽熟計了一陣，便決定和阿林嫂她們合了股，阿林嫂名下一萬，菊仙名下一萬，杏弟名下八千，阿英却仍舊是五千，她們買了二疋格子線呢，一疋條子府綢，一疋陰丹士林，還買了一些花標，她們把這些布摺成小段，分成四包，每人各帶一包，裝在網袋和包裹裏。

因爲布類不能自由移運的緣故，離開上海地區較遠的場合，價格便飛漲起來，這麽着販布便成爲小販們冒險的唯一目標，於是由於職務上的便利的那些人們，便可以在行使他們職權的時候，分潤販子們的利益，甚至幹出不能令人相信的勾當來。

販子們的目的是錢，他們忍受着種種辛勞和折辱。爲了錢，他們把人類的自尊心消滅淨盡，爲了錢，他們可以犧牲任何東西，這在女販子們爲尤甚。

這一天，菊仙她們依舊到C站去趁車，因爲那兒熟人多，又有老王。她們去得很早，可是老王不在，只找到那個和老王時常在一起的大塊頭，她們暗地裏把鈔票預備妥當，便放着心排入隊裏。

檢查得似乎並不嚴緊，阿英心兒忐忑着擠了過去，把鈔票塞在大塊頭的手裏，大塊頭且不接鈔票，把眼一瞟，邊解網袋邊說：

『這是什麽？』

阿英低低地說：『這……請幫幫忙，先生！』

大塊頭一看是布，便把那隻網袋噗地丟在一邊。背後是阿林嫂，正躊躇時便吃大塊頭拉開包裹一瞧，又給丟在一處。杏弟想溜，已經不及，也給撕過一邊丟下，菊仙機警，在後面一瞧不妙，便一反身溜出隊外。

『先生，求求你，做做好事，做做好事哇！』

阿林嫂哭喪着臉說。阿英已經臉色慘白，呆在一邊

『先生，謝謝你，修修好心吧！我……我們認識王先生的，幫幫忙吧！』

阿林嫂瞧見大塊頭不理她，便惶急地去扯他的衣袖，結結巴巴的說。

『什麽？誰認識你，去！』

大塊頭吆喝着，顧自去查別的東西，菊仙偷偷一招呼她們，才紅漲着臉一同退出外面來，阿英已急得幾乎想哭出來。

這天，查出的布很多，不知爲着什麽，塞鈔票也不能奏效，有些人吃吃地議論着，有些人抓頭摸耳的來來往往鑽擠着，有些人則在低低的駡着，站內外的空氣顯得異常緊張。

一個老婆子預備帶給媳婦去穿的一身新的洋布衫褲給充了公，坐在地上擦眼睛，不敢哭出聲來。阿英覺得頭腦轟鳴着，覺得身子癱瘓起來，她想坐下來哭，她惶亂着在心裏說：完啦！完啦！這……這五千元錢！

菊仙悄悄地向阿林嫂說：

『不用急，我們得趕緊想法子！……』

阿林嫂瞧瞧杏弟，杏弟嘟着嘴在翻那隻吊眼皮，她用沉重的乾嗓音說：『想法子？可是你那老王又不在，……這……這有什麽法子想呢！你沒瞧見剛才那大塊頭的狠相？』

『眞倒霉，這遭瘟的死大塊頭，死大塊頭！』

杏弟駡着朝阿英說，阿英似乎想苦笑，却只動了動那張小嘴巴。瞧了那種絕望的痛苦的少女臉相，使人想到人世間不應該有罪惡存在。

『發還？別做夢，他們靠什麼吃的？』這是一個中年漢子說的。

本來這班車是C站開出的最末一班。不一會人便放完，剩下的是地上堆着的滿高一堆充了公的包袱等物。車一到便開，於是空氣靜謐下來。初春的黃昏便姍姍地來了。

菊仙她們跨着懶散的步子向老王住處走去，阿林嫂不住的盤算着，她担心着這一萬元錢！她担心着老王會不肯出力，她越想越心亂如麻起來，她的那張闊臉變成陰沉的了，末後她忽然若有所悟起來，她在心裏暗暗地說：

『老王這傢伙是色鬼，色鬼，看昨天的樣子，保管瞧中了英妹，那麼只要阿英肯還就些，怕不原物歸來，怕不原物歸來？』

阿林嫂想着想着便跟菊仙悄悄的咬起耳朵來，菊仙頷着首，向阿英瞧了一眼，阿英正失神似地默默的走着。

五

這一天晚上，菊仙她們很順利的找着了老王，並在老王開的長房間裏喝了酒，阿林嫂她們獲得了老王的滿口應承後，便放着心回去了。但阿英因爲不會喝酒，醉了，便在那裏過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阿英獨個子提着那一網袋被充過公的陰丹士林布，拖着疲憊的身子走回家去。

她媽一瞧見就問：

『怎麼啦？這……布，你……沒有帶去嗎？……你……』

阿英紅着眼，朝她媽瞧了瞧，倏地向桌子上一伏，便嗚嗚咽咽地哭起來。

活埋

陳聯

桂貞今年十六歲……

年輕的姑娘老是容易被人注意着的！

『桂貞長得越發漂亮了』二十歲上就死了丈夫的初五嫂，拉住了桂貞的手羨慕地稱讚着，一面又在回憶着三十多年前的自己，也是這樣年輕與吸引人！

『要請妳初五嫂做媒人呀！桂貞今年已經十六歲了，還找不到夫家，再下去年紀大了！肯一擱過怕沒人要哩！』桂貞的後母以母親的資格托初五嫂女兒做媒人。

桂貞立刻漲紅了臉，掙脫了初五嫂的枯瘦底手，怕羞地溜了出去！

小妹妹見到姐姐跑出來，一手拉住了她不放。

『姐姐！我拍皮球，妳來替我數好嗎？』小妹妹央求着桂貞，於是桂貞立刻被纏牢了走不開去，她很願意永遠和小妹妹一樣無憂無慮，她希望再回到可愛的童年，然而那是不可能的事，現在只有讓她暫時回復到童年去吧，所以她學着小孩的口吻忘形地數着。

『一，二，三……十，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她突然停住了數不下去，她暗暗的想着：『「十六」這個數目算大嗎？』

『姐姐！妳怎麼不數下去呢？』

『夠了！十六已很多了！』

『不！不夠多！二只手加上了一隻大姆指不就是十六了嗎？』小妹妹裝着做算術的手勢，扳動那小小的指頭來證明自己的理由。

『十六怎麼還不多？』桂貞想起剛才的媽不是說她已大了嗎？

『不夠！十六有啥希奇？阿咪咪黃霉天！還有十七，十八十九……呢！』小妹妹得意地駁斥她的姐姐。

『喔——』桂貞只應了一聲，又默默無言的沈思着離開她的小妹妹。

小妹妹張大了眼呆了好一回，接着又翻眼皮自顧自在拍球了，不久又開始帶唱地數着玩起來。

桂貞從背後隱隱地聽到她妹妹的聲音：『一，二，……十五十六……』只有「十六」特別響亮的鑽入了桂貞的耳朵。

十六年了……

桂貞親生的媽死了也有十六年了。

媽，十六歲上就嫁給了爸，據說媽自己的媽也早就死了，所以桂貞沒有親外婆，媽在她後母的殘酷手段下被送出了「家」，十六歲小小的年紀就開始預備做母親了，不幸得很，桂貞的出世害得媽被收生婆的亂

動手術難產而死，當時桂貞就成了個無母的苦命討債鬼。

十六年來，桂貞在後母手中長成了！

少時，桂貞陪了後母的子女——桂貞的弟妹，一同讀書去，實際上是叫她去作保護的，早上，替弟妹代拿書包，中午，替弟妹送午飯……簡直是個小丫頭！

直到弟妹開始念ABC外國字母了，那可用不着桂貞的照顧時，她便被留在家中相幫料理家務，所以桂貞不識外國字，只知有限的幾個普通中國字，但是稍爲看看倒也來得明白，賬也略爲記得上，信也似通非通寫得來，與後母一同剪衣料去，碼子字倒還看得懂，家務方面也件件內行，據說那是因爲「嚴師出高徒」的緣故，後母如果不嚴格的訓練女兒，那有這樣好的成績呢？

有人說過假使桂貞有個親生的媽，她準可像弟妹一樣到學校裏去讀書，爸又不是窮，幹嗎把桂貞當作「小大姐」看待？

但是後母卻說「長女代母」，是應當把桂貞留在家裏操作的，而且女孩子會得記賬寫信已很夠了，念了太多的書反而害她，只要自己的命生得好，嫁出去後全由着她，這麼說來後母的良心可算好呢！她不偏護自己的女兒，反而處處在爲桂貞「着想」？

「我家的貞桂寫寫又會，做做又會，燒燒又會，什麼都會得哈！哈……」後母在吃午飯時，又特意地講起了桂貞，這使坐在下首的桂貞有些莫明其妙，她偷偷的瞧了一眼。

「有妳這麼聰明的媽帶領着桂貞怕不會像你一般能幹嗎？」初五嫂討好地恭維着對方。

「所以我說我們桂貞嫁出去總不至於塌我的臺吧！」說到了這兒後母瞧見初五嫂的飯碗將空了，於是她以目光告訴桂貞叫她去添飯。

「不用，不用，我已很飽了！」初五嫂攜着嘴客氣着。

「初五嫂！這算什麼話，吃飯也好「做客」嗎？桂貞妳替她滿滿的添一碗。」

「真的，桂貞少添一點！」

桂貞在如此的客氣過程中搶到了初五嫂的飯碗。

當初五嫂把桂貞雙手捧着的飯碗接到自己的手裏時，她高興地說：「到底你們大戶人家的孩子有規矩，給客人添飯知道用雙手捧碗給客人，哈！哈！桂貞出去，一定不會吃虧的，公婆，丈夫，十拿九穩喜歡她，嘻……」

「那麼要請妳替她找個好倌人了！」

「自然囉！等着給我吃謝媒酒吧！」初五嫂掩住了口，幾乎把飯從口中噴出來。

晚上，後母對爸說初五嫂已來過了，初五嫂是後母娘家的親戚，爸也弄不清楚那到底是一個怎麼的親戚關係，總之遠得很，不過只知道初五嫂手裏很有一些錢，那是千眞萬確的，大概也是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初五嫂到桂貞家裏來很受歡迎，因此初五嫂便不時來玩。

一星期後，初五嫂忸着身子又到桂貞家裏來了！

「討厭的老太婆，來了又纏不清，人家爲她忙茶忙飯忙不了！」桂貞一見初五嫂進門，心中就立刻恨起來，但是在表面上又不得不客氣地招待着她。

初五嫂的凳子還未坐熱，媽的心倒熱得可到沸點了，假使這天氣壓低而沸點隨之低的話，後母的心房將爲沸血蒸發得快而爆炸了吧！

「告訴妳，妳家桂貞的造化可不小，男家有財有勢，他們只有一個兒子，討了媳婦怎不寶貝呢？小倌人今年二十二歲，哈！哈！只要妳做娘的答應，今年下半年就可以辦喜事了，怎麼樣？」

「這件事我可不敢做主的，假使桂貞是我自己養的，我早就答應了，而且遲早總是男家的人，今年娶明年娶，又有什麼兩樣？不過我已養她到這麼大，這些事想來是非由我做主不可的吧，初五嫂，他們男家是做什麼生意的？」

「開錢莊的！」

「喔喲！那更好了，近年來錢莊發達得很！」

「當然囉！這是桂貞的福量大，別的不要去說，聘金起碼論萬，還有手飾怕不是金的銀的寶的鑽的……」

「初五嫂一心想做成這頭媒，所以信口開河去打動聽的人。

「眞的嗎？我的意思那麼就算數吧！不過等她爸回來再與他商量一下就得了，一切我在這兒，大概不會有什麼變卦的。」

「要是她爸答應的話，那最好由你領桂貞去拍一個照，現在文明時代，男女兩方調換照片那是不可少的事。」

「可以！可以！一切煩妳費心。」後母覺得自己立刻變做錢莊小開的丈母娘了，將來不時到女婿家去走動走動，怕不會不客氣嗎？不過現在唯一不放心的倒是桂貞，總得問過了她自己才好。

初五嫂走後，後母小心地挨到桂貞身旁來，輕聲柔氣地帶着欣喜的語調，敍述了桂貞的喜訊，同時爲了加强桂貞的好感起見，更把媒人稱贊了一下。

「初五嫂是妳媽媽的親戚，她會騙人嗎？我知道她一生不愛管閑賬，這次爲了看得起我們，才肯做媒人的。」

「……」

「桂貞！不要怕羞不說話呀！只要你回答一聲，媽就可決定辦或不辦了！」

「……」依舊沒有反響。

「怎麼樣？」她見桂貞不去睬她，心中氣得很，但是口中仍溫和地問着，然而在這溫和聲中，却又隔雜了威脅的語氣。

「我……我……不……知道」。桂貞終於迸出了四個字，她知道她不能拒絕又不能答應，所以只有推說不知道。

「好！好！媽知道了，你怎麼不早些說呢！我明白妳這句話的意思，那麼就聽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來決定吧！」說着她就無情地走了開去，本來麼，她所希望的結果就是這樣。

桂貞像錯失了一件最重要的東西似的呆立好久，想把她拉回來吧！又怎麼回絕她呢？不說嗎，又不放心，但是覺得老住在家裏吧！又有什麼幸福呢！難道永遠受着後母的限制嗎？那麼只有離開這兒，往那兒去

呢？出嫁……嫁給誰……自然初五嫂提的一家，但是以後呢？可幸福嗎……不知道……然而桂貞竭力的想在好的一方面，她的一顆幼嫩的心被初五嫂的過分誇耀和後母的慫恿所蒙住了！

這一次初五嫂又來了！帶來的是一張清秀的男子照片，媽瞧了瞧遞給了桂貞，桂貞羞澀地瞧了瞧不響。

「如何？合意嗎？」初五嫂笑着打趣桂貞。

給爸瞧了瞧也說很好，而且爸又十分贊成初五嫂的介紹手段，因爲這樣既大方又新式，男女的雙方相互交換相片，不但雙方可以相悉，而且一些也不傷兩家門面。

「很相配嗎？本來是門當戶對兩相情願就可完婚了，一個人命中註定的，桂貞生得福命好，將來夫家還要發哩！」後面半句話，初五嫂不再說下去了，其實後面的話當然是指着假使桂貞福命生得薄，她做媒人是不能担保的，因爲媒人的責任只是介紹而已，而且十個媒人人九個騙，要想做一頭媒，又不得在兩方添尾多說一些的。

這以後初五嫂不時來，來一次不是討桂貞的生肖八字，便是論聘金嫁粧。

訂婚的日子漸漸近了……

桂貞心裏覺得很高興，爲什麼高興呢？她自己也不說不出原因在那裏，每天她總要偷偷的瞧幾次那張清秀男子的照片，這就是她未來的丈夫，她要與他生活在一起，不久這個照片上的人將和她訂婚了。他們將在訂婚的那一天互相見一面，新奇而又美滿的感覺充滿了桂貞少女的芳心。

但是初五嫂多嘴的老太婆又來饒舌了，她提議訂婚落得儉省些，借地方行儀式大可不必，不過手續倒不可馬虎，所以她肯犧牲多跑兩次，把訂婚證書從男家拿到女家，雙方各自蓋了章就完了，後母和爸覺得十分上算，於是一口答應此舉甚好！

然而桂貞却大大的失望，她盼望着有一次見面的機會，這樣一來希望不是變成泡影了嗎？所以她有些不高興的表示。

「心急嗎？遲早你們是夫妻，怪我初五嫂討厭嗎？哈……」初五嫂到底是老資格，很能把握心理。

「那兒的話，正要謝媒人哩！」後母代替着桂貞回答。

「不要說我老太婆舊式，我倒很贊成新派，桂貞做新娘時不妨採用新式文明結婚，不過現在一般姑娘太新派了，所以往往有敗壞門風的事做出來，其實新也好舊也好，只要命生得好，什麼都好！」

桂貞被初五嫂挖苦一頓後，反而覺得很難堪，所以此後當別人談及其未婚夫時，反而裝做若無其事，好像這個人對她毫無關係，其實這種克制自己是十分痛苦的。

訂婚後的幻想更多了，桂貞靜靜的預備着做新娘，但是他的心只有自己覺察到有些不安。

從此訂婚到結婚是一個苦悶的時期，桂貞更加覺到明顯，這樣又不好，那樣又不好，老是不知道怎樣才好！

初五嫂也不常來了，她好像一個掮客已把買方和賣方弄妥當後，就不再上門了。貨色好壞她不負責她賺的是金錢。

幸而結婚的日子離得很近，苦悶的時期也減少了許多，這就是說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將做妻子了！

當然桂貞做娘時，穿的是新式雪白的禮服，坐的是高貴的汽車。

年輕的姑娘注視着這位人幸福又美麗的新娘，這使得桂貞胸片珠花也都驕傲地閃爍着，新娘手上的鑽戒和金錢向每雙羨慕的眼光反射着。

但是……

婚禮進行曲緩得很。

桂貞在女儐相的後面低了頭進行着，太慢了，太晚了……

新娘總於和新郎並立着，桂貞偷偷的瞧了他一眼。

「咦！怎麼照片上的人不是這樣的？」她暗暗的驚奇，立刻有許多雙目光都落在她身上，於是她又低下了頭，羞澀地站着聽那證婚人的祝辭，猛一抬頭禮堂中間的「囍」字霓紅燈照耀了她的眼。

匆匆的由喜娘撮弄下見過了禮，一直沒有和新郎交談過半句話，結婚呀！等於是在做一幕戲。

晚上，沒有人鬧新房，也沒有人吵新娘新郎，那個新郎像是個不解事的人，他沒有喜悅也沒有說話，好像在代替別人做新郎一般，桂貞有些不解。

夜深了，應該安睡了！

可是那個新郎却跑了出去！

接着由新郎的母親扶進來一個清秀的男子，那就是照片上的人，怎麼一忽兒又是他進來呢？

「我們的新媳呀！今天就委屈了你吧！新郎就是他，不過因爲他有些病，所以剛在請他表兄代替行儀，好歹請你原諒一下。」那是婆太太的致歉。

「病！他有的是什麼病？」桂貞有些害怕。他瞧見那清秀的男子兇兇地注視她，接着大聲的喊了起來，推過了他母親，趕到桂貞的身旁來，他死用力抱住了桂貞，又放了她去打喜娘。

桂貞由驚懼而哭了，但是她的丈夫又把桌子上的東西摔了，那不是一個正常的人，一定是個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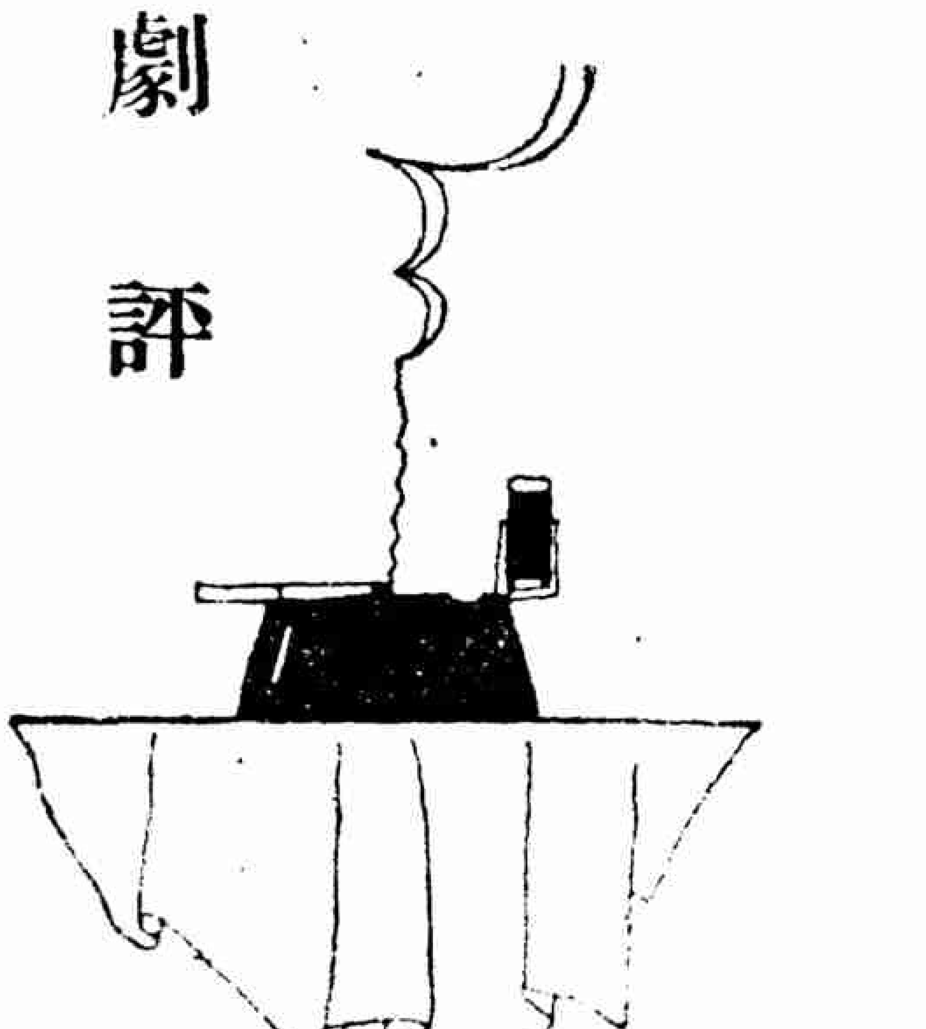
啊喲！桂貞嫁的是一個瘋子。

「瘋子！哼！誰說我瘋！周小姐！你不該說我無良心，那是我爸爸把我關住了……」瘋子又向桂貞跪了下來，他把桂貞當做他的愛人，可憐的人呀！他被失戀弄瘋了，做了個瘋子却還要希望他能留下個後代，他的雙親爲何這樣自私呢？起先迫着他離開一個心愛的女學，等到他的愛已絕了却又捉住了他去和一個十六歲的少女結婚。

錢莊……照片……初五嫂……訂婚……都是一個個的陷阱。

新房像是一個深淵一個地窟，桂貞的青春就被終於生埋在其中，活活的少女被一步步在埋死了！

劇評



林冲
武則天
白燕刼

蘭

一　林冲

如果說，諷刺和暴露舊俄黑暗政權的最好作品是果戈理底作品的話，暴露和諷刺中國黑暗政治的最好作品可以說是「水滸傳」了。

讀過「水滸傳」的人都知道，在我們古老的中國有這麼多的英雄。「水滸傳」不是報告文學也不是歷史，「水滸傳」中的人物和事故自然不全是真實的，但是每一個人物每一段故事底情節都有它底現實性。「水滸傳」是一部偉大的富于文學性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因為「水滸傳」是現實的，「水滸傳」的人物也是現實的。

在表面上看去，林冲是一個草莽英雄，憑着匹夫之勇，使人畏怕的人物。但他底內心卻是溫文和善，有良心，有理解，有正義感。他底勇武的才力並非是為了報私仇和保護私人底利益，而是要保護正義，為許多不公平的事件去報仇雪冤。對于他底妻子受了侮辱的事就證明他不是為着私仇起初他始終相信他底朋友陸謙，即使知道他和官廳子弟串通，向他施行狡計，可是總是原諒而寬赦他，不願意為了自己夫婦之間的私事就犧牲了一個朋友。對于那個陰險奸詐的污官高求他也是幸着自己底忠信去信任他，而終于被他哄騙到白虎節堂，橫遭陷害。直到從來，他底經歷太深，看穿了許多陰險，見了太多的不平的事，而且當時政治卑鄙，以他一個草野的英雄重法為力，他才痛恨而立志，投奔到梁山上去。

吳組先底林冲就是根據了這樣一部英雄底故事底來寫的。

這個戲裏除開林冲而外，另有一位仗義勇為的人物，就是花和尚魯智深外貌粗莽，但是內心慈善，足智多謀，深沉冷靜，隨機應便這也是中國民間的另一種典型。這些人物雖然外形粗魯，不如那些士大夫和紳官者們底風流秀雅，然而他們也沒有他們那些虛偽的道德，會裝虛偽的仁義，作虛偽的文章，所謂是「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事。這些人物都是代表我們古樸的民族精神的老百姓。

也像寫文天祥一樣，吳老祖用他嚴肅的作風創出了一個充滿着正義之氣的英雄林冲。

正如潛夫君所說的：

『因為「林冲」不是根據着平話家的演說寫的，更不是拿舊劇的「林冲夜奔」做鑑本的；而是忠實于「水滸傳」原著的一個新作。在評話的舊劇中，林冲是被典型化了，和武松石秀一樣，他已變成了一個公式化的英雄好漢；他雖是有一般英雄好漢所共有的特性，但卻失掉了「水滸傳」作者施耐菴氏所給他的獨特的性格。試將舊劇中的「獅子樓」，「夜奔」，和「探莊」做個比較，假使主角上場時不稱「武松」，「林冲」或「石秀」，那就很難判別他所代表的究竟是誰。換言之，評話和舊劇所顯示的決不是我們從「水滸傳」中認識的林冲，而是代表林冲，武松，石秀等的一個傳統「武生」型。這傳統武生型流傳既久，已成為一種牢不可破的形式，同時也成為一般人心目中的偶像。這個偶像被剝了林冲的性格，埋葬了林冲的骨肉，可又盜襲了林冲的名字，以典型英雄的姿態，眩惑了人們的耳目。假使要對于「水滸傳」忠實，要觀衆們認識真的林冲，那麼必要先從破除這個偶像着手。

所以，話劇中的林冲須是施耐菴所描寫的林冲，絕對不能摹仿舊劇中所雕塑的林冲……，」

我們可以說話劇「林冲」決不是京戲的林冲夜奔中的那個林冲，而是一種新的創作，從「水滸傳中跳出來的一個新的林冲底存在。

全劇結構緊張穿插人微。起解一場尤其使人動魄驚心，只對話太多，近于煩瑣，觀衆感到有好些可以減去。比方林冲娘向林冲說的那些話，如果不用言話，而多用一些沉默的情感來表現的話，也許會動人得多。

石揮對于扮演苦戲自有他底特長，只是在每一個戲裏都很容易使人看出他是「石揮」。他能用各種不同的姿態和動作去表現各種不同的人物，但是他底語氣和聲調總不免限于一種公式，希望他對這方面多加注意，自己多創出一些新的形式來。

居士底陸謙和田振東底魯智深都能用最大的成功使觀衆感到滿足。莫愁底林冲娘過于死板和拘束，在緊張的時候不能充分的發揮，而且缺乏臉部底動作。

二　武則天

看了武則天，不禁引起一種蒼桑之感來。記得第一次看武則天的時候是在六年以前，那時導演人是沈西苓，主演的英茵。當時曾以英茵底天才演技使觀衆傾倒過。「武則天」也就深刻地印在觀衆底記憶裏。

可是現在這兩個人都故去了！

「武則天」是一個很難演的戲。它底難處第一，作者寫的是翻案文章。作者想用他現在的筆，把那位因為受着男性中心權力底壓迫痛苦而翻身的女皇，從歷史底唾罵中救出來。其次，武則天是一個有靈魂，有才氣，懂得人情與民心，但是為着孤身反抗而不得

不趨于殘忍之途的頂天立地的女皇。要演武則天，不但要懂得女性底心理，要懂得一般女性和一個特殊女性底心理；而且要懂得歷史，懂得舊制度，懂得男性中心的舊制度底壓力；還要懂得當時男人對于女人的變態心理以及「婦道」底眞諦，最後就要了解由于當時的罪惡加給那位帶着革命性的武則天的變態的心理。因爲這許多，歷史上才會產生一個武則天，唐朝才會變政，武則天才會成爲一個千載不滅的，特殊的婦人。

演武則天的人除開能用自己底腦子去理解這些政治與社會底情形，理解這樣一個被特殊的情感和毅力，用一種最熱情但是又最冷酷的情感去刻畫那樣一個剛柔並盛的人物。

大家都不否認英茵有這樣的智慧和演技才能，于是，大家都贊賞了英茵底「武則天」。在沒有看過孫景路底武則天之前，大概沒有很多人相信孫景路能夠演得好，然而她在舞台的努力竟然成功了，我們因此也發現了孫景路底一種新的，更進步的演技。

大凡看過文天祥的人，大概都會感佩白沉的驚人藝術的。在白沉底演做下邊，文天祥不但在舞台上活生生地跳起來，就是在裝陳在古書廚裏，用小方字印在厚厚的線裝宋史上的文天祥也顯出聲音和威嚴了。白沉不但叫文天祥在觀衆眼前跳動過，大凡與白沉有過關係的任何一個戲中豪傑都跳動過。白沉能做老生，能做小生，能做正面的與反面的。在每個白沉底戲裏，我們看見一個不同的典型，但是這個人物中有白沉底特點，是白沉底藝術手段創造出來的。

對于「武則天」裏的唐高宗也是一樣。高宗一登台，人們對他就有一種命運之感，就是說，從他動作姿態底平庸和軟弱上人們對他有一種前途的預覺。有人說，「高宗底走路不對，白沉演得過火」。關于這樣的批評我們也曾想過，兩步並一步的走法是有一點不太自然，過火；不過，高宗在「武則天」裏是一個反面的人物，也可以說，爲着强調武則天底优點，或者說，要人多同情武則天，高宗一角就不妨丑角化一點。高宗底失掉政權，並不是因爲他殘酷無道，也不是因爲不任忠良，他失掉政權底原因是由于寵懼武氏，以至于一潰再潰，唐朝底政體在他手裏就不能復興了。可以說，他底政權完全是被他底好色，對于武氏的嬌縱所失去的。一個好色的皇帝自然是一個非常懼內的人物，而懼內的人物會有一種近于滑稽的奇怪表現是不免的。那麼白沉底走路並不算太過火。

韓非的徐有功和白穆底上官儀都充滿着忠義之氣，使人感動。但是一個忠臣表現在「武則天」裏的高宗面前是否合適到是一個疑問，因此我們對于武后臨朝之時，文武百官底不忠義和勉强，以及故作姿態，也不免提了疑問。因爲本劇作者之用意，以我們想來，他是要强調武則天底偉蹟，爲要替過去女性呼籲不平而同情武氏的，這麼一來，觀衆豈非有點捉摸不淸，水準差一些人不是要誤解作者底用意，以爲他是在諷刺所謂「不守婦道」和「猖狂」的武則天了麼？那麼他還是在替封建專制的政體作宣傳；而對于觀衆又有什麼必要呢？不知道本劇底導演人有想到過這一點沒有？

三　白燕刼

關于「白燕刼」一戲我們不想多有批評，因爲關于它的意見已經有人在報上說過了。如果我們一定要說的話，那我們底意見就是：

第一，劇本內容完全是好萊塢的偵探影片化。不但毫無意義，就連一點輕鬆的滿足觀衆都不能得到。至于演技，完全是文明戲化，如果用話劇藝術底尺去衡量的話，簡直會得到一種悲哀的結果。

唐若青底演技雖然十分純熟，但是由于她底不努力不嚴肅，任意放縱，使得自己底成績每况愈下。中旅是一個有着悠長歷史的劇團，曾經在話劇壇上放過啓蒙的光彩的；現在年紀雖好，該老當益壯才好爲什麼弄到這樣晚景蕭條呢；爲着懷念它以往的歷史，期待它未來的成就，希望它把作風改變得嚴肅一點！

書評　介紹予且短篇小說集

梅林

在這册集子裏，包含有「雪茄」、「君子契約」、「傘」、「酒」、「考慮」、「微波」、「照像」、「求婚」等八篇精悍細膩的小說。

該書現已四版，已有上千萬的讀者。但是爲了希冀給更廣泛的讀者一個深刻的認識起見，我們在這裏再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讀每一篇予且先生的小說時，我們總彷彿要坐在恬靜的小室裏，聽一個老人講着一則有聲有色的故事；細細地解釋、分析，端詳地形容和介紹故事的人物。好像在一則中總有一個新鮮、活潑，令人興奮的感覺。

好的文藝寫作裏是該具有「藝術的美」的。這種美是，尤其更明顯地表現在他的描寫裏。這種描寫方法就是，能夠使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都從一種新鮮的氣氛裏蕪脫出來；能夠得到一個讀者的共感，而這些共感都是由作者的筆所創造的。

在寫作技巧上予且有着獨特的好處。如「君子契約」中的第一段：「小學是走讀，中學是走讀，大學還是走讀」這些句子很有魯迅的「秋夜」中「牆外伸過兩株樹，一株是棗樹，另一株也是棗樹」之風。

在三十三頁裏他形容一個女孩子不能與男子接近的苦痛時他寫道：「女子只能被動的，一做主動，就被人誤解，被人懷疑」。在「傘」裏他寫着一位青年的姑娘，正靠在箱子傍邊低頭含笑着。「內衣，內衣却是很短的，淡紅色？白色？有花邊？紅的紐扣還是白的紐扣」？一共也記不淸楚了」這也是作者描寫的巧妙之處。

又如「傘」裏的趙先生和阿巧，「考慮」中的趙先生，「微波」中的妹妹和阿香，「求婚」中的老黃等都寫得很生動，不愧是出於一位善於寫作的作者之手。在「求婚」中寫得最令人痛快的一句是：「老黃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女兒只有這麼一條路，上司只有這麼一個位置」。

我想讀過予且小說的人總會領悟這些感覺的。同時他的寫法會揭發我們，令我們小心細仔地注意每個人身邊的千萬個故事！

信箱

編輯先生：

　我近來負着一件很嚴重的事，想必先生定能幫助，事實是這樣「我是生長在鄉下的一個可不愁衣食的中等家庭中，沒有上下兒弟，更失了父親。在我中學讀完後，母親就替我訂了婚，可是不久便事變了，在二十九年份那年，我們就在這非常時期中，簡單的結了婚，這雖是舊式的婚姻，然而我十分滿意，雖是我理想中的人物，從未有口角等事，可是不幸的就是她的難產，每產均幾乎死，十分可怕，至去年已是產過三次，前二次胎兒均死，去年的是一個胖大的男孩。現在很活潑可愛。

　當在去年產後，她對我說。「你如再要兒女請你另娶」，以後她便拒絕生育，我因此覺得在家不好，就往外埠去與幾個朋友經一些商意，在這裏漸漸的愛上了一位少女，她也是很合我的性情，她也很愛我，我曾向她求婚，也曾將我的情形告訴她，再婚原因也對她說過，惟問題就是她於去年被父母之命，與人已訂了婚，想來事實很不易，現在請先生指示的，一、我現在再婚在法律與人生可能否？二、對於訂婚之解約，須經什麼手續？三、對方的父母，當然有些反對，應用什麼方法對之？等候着在最近答覆，不勝榮幸，神勞之處，感激情萬萬分此所　敬請

文安

　　　　晚智宏拜啓

智宏先生！

　來信知悉。不過在我們看來，你底問題提得不很合理。第一，你和你底夫人既有過很好的感情，而且她確是你「理想中的人物」，你就不必把生育子女看得那樣重要，竟因爲希望子女去另求新的對象。——我們不能肯定你是爲了生兒女去另轉念頭，但是根據你底夫人告訴你「你如再要兒女請你另娶」，我們想你是爲了這個去重新戀愛的——其次，你不應把你底夫人置之不理去向別的女人求婚。這對於雙方都是不忠實而且是不合理的。這件事我們底意見如下。

　（一）如果不得你底夫人協意離婚，那就不管在法律和人情方面，你都不該而且沒有必要另娶。如果另娶，那你就是「朝秦暮楚」，「水性楊花」。因爲你底夫人是你理想中的人物，她一定能了解與安慰你，給你幸福。你向她變節，那就是爲了肉的衝動。這對你是一件不該做的事。你該去自己反省一下。

　其次，你既然會輕而易舉地背叛你底愛妻而謀另娶，那麼，將來你能保住對你第二個對象不再犯前程嗎？因此，我們站在那位少女底立場，也反對她跟你結婚，因爲我們替她担心，如果她嫁了你之後，將來你不免會再向另外一個少女求婚。況且，如果你是爲了生兒育女的話，那就更危險，你能担保她準會生孩子嗎？

　第三，她又已經是別人底未婚妻，我們不能肯定她底未婚夫不如你，她爲什麼要犧牲了自己底未婚夫而嫁你這樣一個毫無情義，朝秦暮楚的人呢？

　最後，關於這件事，就連我們都反對，她底父母當然是要反對的，我們對於她父母底反對深表同情。

　請你不要誤解，我們一向主張自由戀愛，不贊成勉強的婚姻和沒有情愛的夫婦關係，對於你底問題，我們决不會用一種封建的觀念來反對你底自由。然而自由是有限度的，就是說，任何一種自由都該經過理智底審定，要不然，那種自由就是放恣和任性。

　你和你底夫人既不是强迫婚姻，又非沒有情愛，那你底努力就該在保護你們夫婦底感情，爲對方和自己之間的幸福去設想，不該爲着感情底衝動去任性才是。至於怕生育，可以避孕。

　「忠言逆耳」但利於行。我們希望你能用理智來保持你已成的婚姻，不要墮人不必要的煩惱。

　　　　　　編輯室

× × ×

編輯室的先生們：

　當四月號貴刊從遙遠方向投來的時候，我那渴待的心情，遂交付了使者的大布袋中。

　惡劣的社會，產生了惡劣的一羣，他們是專以欺搾的手段來控壓那一般暫時不能反抗而唯唯順受的不幸者，在他們的魔掌內，不知葬送了多少無辜的性命，消弭了多少難過的勇氣，摧殘了多少奔放的熱情，殲滅了多少雄偉的希望。然而他們還不滿足，似乎仍不能博得他們猙獰的一粲。酷狠的一羣啊！對同胞的仇隙，仍不能諒宥嗎？何況：他們又都是無辜者啊！

　從貴刊信箱欄內，我發現了一位陷入深濤待救的青年（青年景陽丘陵）從簡達的信文裏，從充滿着血和淚的字裏行間，我知道那脆弱的呼聲，是出於蹂躪的抗力中的，多無辜啊！被祖國遺棄了的人們！然而，熱情是每個青年人豐富的寶藏（我想。假如是用得適當的話，這寶藏當更可貴吧？）所以敢昧地來勞一勞貴刊編輯先生的大駕，因爲我知道，先生們的時間，是分厘皆金啊！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況。又是見義不辭的先生們呢？、

　對丘陵君的遭遇，在當代的環境裏，也不止他一個，然而當看到了『我感到人生是一幕不堪的悲劇，我幾次想與世辭別，……………白髮曲腰的祖母，似風前之燭，草上之霜……上還有阿哥，下還有二個天眞活潑的幼妹，這樣象徵我只有挽頭痛哭，再也沒有決心了。的悲憤的字句時，一種同情的心緒，遂不禁衝出了胸膛，在可能的範圍內，我要盡一點同胞們的義務。但，在這裏是急需仁慈的先生們幫忙的。現在能不能請先生抽暇將丘陵君的地址告訴我，因爲我想和他直接通信，幷且想知道一點關於他更深一層的情况，在很短的時間內，我要救出他於痛苦的深濤。至少要減少他一部分痛苦才是。雖然我的力量幷不大，但總可以表達我久蓄熱情的萬一吧！

　所以我有求於先生，對祖國遺棄的人們，是要盡全力以援助的。在此我謹代表全國不幸的同胞，向先生致最敬禮。最後，幷希望代通知丘陵君，專託祝穎銳的筆鋒開放出一朵祖國的燦爛之花。

　　　　　　唯丐上

唯丐先生：

　很感謝你底熱情，更感謝你能幫助我們去扶持一位信箱底讀者，這不幸的一羣中的一個！不但我們感謝你，也替一大羣苦難的同胞感謝你！我們立刻在這裏公佈向他要地址，要來之後寄給你！

　祝你

康健！

　　　　　　編輯室

× × ×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鄉鎮十八歲的青年。幼時於

小學讀書後因中日事變爆發，家境漸告窘迫，就失了求學的機會。以致迄今。十五歲的時候，就踏進都市之中的某大商店充當學徒。因初進社會，經驗微妙，又未受到中等的教育。尤其知識之淺薄，一切作事實感困難，以我妄思，或有暇還想進補習學校。熟知苦命之學徒，竟以無時休息補習之念，隨告作罷，亦無自修之機會，於這種犧生活之中，受到種種重大刺激，無由可忍，竟造成了我的一生悲劇啊。

不得不使我另謀發展，惟已又無廣闊之才學，相當的經驗，使我陷入痛苦的途境，一方面又有父母之命制壓着，終究忍耐了二年有餘，年歲亦徒然增加，後得到友人之援助，看我甚憐，經過幾次的介紹，我至外埠某機關服務，我就抱定了自己堅志的勇氣，反了父母之命，脫離商店，待我到外埠之後，初以父母未知，我就寫信回家安慰一切，父母始而知悉終日思子之切，憂鬱憤怒萬分；不願我於機關服務，隨即拍電召我返鄉，推託有事，我不能違命，只得暫去回里，詎知一返後，反增我痛恨一切不再使我至外埠服務，煩悶於家月餘，去年歲尾，又使我至一商店服務，日常的生活，無異於此，我想人生有如此變遷嗎？

現在我最難決的問題：我決不再願商店服務，不過是父母之堅意，不得不遵，我還年青，很想讀書，又無時間支配，如現在仍於這商店服務下去我想決失我一生之生命，如違父母之命，是謂不孝，怎能使父母得到一切之安慰，快樂美滿，以免長者之惱怒，找一個工作而求學之處，以得兩全，使我以後可有一個前途的希望，我終日等候你最速的援助我，務必於下期內回答我吧？則感德非盡矣，是所企盼，專此順祝

近安

讀者蔣俠草上

蔣俠先生：

我們同情而了解你，但是我們底能力有限，不能給你實際的幫助，非常慚愧！

你想找一個工作兼求學之處，這對你自然是一件很理想的事，但是越是理想的事，就越難辦到，非經過長期的艱苦去奮鬪不可。在我們想來，你底最終願望，還是想多讀書，多得知識，將來能夠多所發展。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竟可以用多方面的努力去進取，並不一定要得着一個你所想像出來的工作而求學的地方。當一個商店的學徒自然不如當一個機關中的服務者，因爲學徒底生活困苦，缺少自由，但是你意志堅決，專心向上，也可以抽出一點工夫來自己看書，自己學習。看報紙和書籍都是增進和培養知識的絕好方法。同時，求學不必一定限於書本，活的生活也能貫輸我們很多寶貴的教訓。如果說到生活上的經歷，困苦的生活比輕鬆的生活容易啓發我們，容易給我們指示，容易使我們了解人生。也容易給我們勇氣，堅定我們底志願。我們能夠有好的生活，自然不必去求困苦的生活，如果必需要過着困苦的話，也不要表示厭倦和消沉，該在無論什麼環境中使自己努力，向上，努力充實自己，替自己求尋精神食糧，並且在極端惡力的環境裏替自己創造一個新的天地。

我們不能具體地幫助你，但是願以我們底經驗和想法給你精神上的鼓勵。最後告訴你，如果父母一定要你入商店，反正你總不會永遠在商店裏的。只要你能抽空去學習，你總可以有幸福和快樂的一天。

編輯室

×　×　×

編輯先生：

過去我是在南京×學校初中畢業者，自認爲自己是富於感情的女子，便步人了戀愛的歧途，亦是我自己虛榮心太大，結果和一位有產業姓×的結婚了，我是深知他是真心的愛我，爲了環境的惡劣，而生出我們的苦惱，因爲我們雙方面都是大家庭，亦是最頑固的家庭，對於我們這樣的夫婦是很不滿意的。不滿意的原因，大概是爲了我們結婚的事情，我倆是背了家庭而私走結婚的。家中爲了名譽的關係，則把我們找回去共同過着大家庭生活。

我丈夫亦是富於感情的剛强的青年，爲了家庭的輕視和壓迫，更加上我曾向他自由經濟的要求，他便憤怨而私自離了家庭，去找他的出路了。他走後我是非常的懺悔，在這頑固的大家庭中那有自由呢？在他一個未生產的丈夫那有經濟能力呢！他走後的消息，我便知道了，他已經步入軍界，去到北方軍官學校去求學了，最近據可靠的消息，他在北京愛上了一位小姐，他們還過着戀愛的生活，在他的舉動和信息，對我冷淡了，或者有拋棄我的可能。唉！世界上最同情最愛我的人，已經不同情不愛我了，我是如何的傷心呢？

然而談起我的環境傷心的不能寫下去，只恨我們的國家，爲什麼還允許大家庭的存在，我是在大家庭被屈服者，大家庭怎樣的痛苦，我都吃過了，就因爲我抱有這樣『究竟這苦怎樣算最苦。我要嘗嘗最苦』的觀念。所以在我每日的苦，得到了不少的安慰。

像我這生於罐中的小鳥，而又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現了一種毒蛇，他打算調笑我，而想在我痛苦的身上來找快樂，先生我以爲這件事是最苦的了，我實在不能活在這黑暗的世界上了。自殺的工具我已經預備了，在我未離世界上，希望救星指導我一下吧。祝先生

近安

傷心者錦環敬啓

錦環女士：

你底遭遇的確是不幸得很，你底丈夫是一個無情的男子。遇見那樣的男子你會感到悲哀和痛苦，這是人情所不免的

不過像你丈夫這樣的人，社會上正多得很，像你這樣的遭遇的人也正多得很。因爲現在的社會總是偏利於男人，而不利於女人的。男人有比女人多得多的自由，他們有很多的機會作社會活動，有很多機會接交女人，也有很多機會「見異思遷。」在這種情形下面，女人多半是要担負痛苦，要遭受犧牲的。但是一種痛苦或是犧牲並非註定在我們身上，懦弱的人會感到更痛苦，過着痛苦，犧牲的就更大。強健人可以用自己底毅力和堅强去克服痛苦，於是苦痛與犧牲底結果會付給你一種寶貴的代價，這種代價就是由於經驗而更認識了生活，更堅强勇敢，使自己生活得不平凡起來。

你現在底情緒很紛亂，心裏很痛苦，是不能用幾句同情的話去安慰你的，我們很知道。我們對你唯一的希望就是，第一不要蒙自殺之念，那是一種最懦弱，最錯誤的想法。要知世界上比我們苦痛的人多得很，爲什麼別人能夠活下去，我們不能活下去。你該從現在起立刻堅强起來。把痛苦當作你底敵人，你只

能向它作戰，不能投降。抱定這種決心，自〃會征服它。其次，你可以找一種精神的寄託，假如你有了一種精神寄託，一定能夠忘記舊的痛苦。我們主張你現在立刻離開家庭找一個學校去讀書，學一樣自己感興趣，而能使你將來去獨立謀生的東西。因爲經濟的依靠，你上了當，往後決不要再蹈覆轍，再爲了經濟關係去嫁人或是去戀愛。你底夫丈旣然背棄了你，你當然有重新結婚的自由，但是要給自己樹立一種經濟獨立的基礎，將來才不會遭受別人底忽視，遭受同樣的痛苦。趕快去追趕前程吧！只要你意志堅強，你是會重新找到幸福的！

× × ×

編輯先生：

我今年是廿二歲了，可是在十八歲的那年我就結了婚，並且現在我已是二個孩子的母親了，我和我的丈夫感情十分濃厚，在這四年中簡直連半句口角也不有過，因爲我很了解他的環境（是他母親當家的）他也明白我爲他所受的一切痛苦。他的母親思想是十分的舊的，還有一個妹妹年紀比我較大，並且出嫁。現在某戲院唱戲，地位很好，所以我就在這封建式的家庭中消磨了四年多，每日眼中所看的是婆母等的白眼看待，耳中所聽的是孩子們的吵鬧聲。一切痛苦眞是不堪設想！

在我十六歲的那年正在漢口讀書，我的家中有母親兄嫂。因爲兄長在漢口服務，所以我們全家由申地去到漢口居住了，那時我剛進初中一年級，後來爲了戰事爆發，就全家遷至香港（義父家）住下了，一方面還是在補習着我的功課等，之後由朋友的介紹認識了現在的他們一家，他從前在漢口唱戲，一路表演到了香港，後來經雙方父母的允許，我和他在香港訂了婚約，並言明我要在廿歲的那年才能和他結婚。我十七歲的那年又回到漢口去了，他們一家也去到上海了。可是只分離了一年，他就來漢口定要和我結婚，所以我在十八歲的那年就和他在漢口結了婚，到如今我的丈夫到還是像未婚前一般的愛護我。可是有一件痛苦的事情苦惱着我，使我解決不了，請求先生指點我一下。

就是他和我在未婚前曾經有一個精神上的女友（是他同行唱劇的），感情十分相好。爲了戰事之變，就各自分散了，如不然也有訂婚的可能，以後分別有二年多未通音信。所以他就和我結了婚，前幾天我丈夫由朋友的告訴。知道她現在某地唱戲，因此他瞞着我去了一信給她，偶然間我兒了她的回信，才知道他從前有這麼一回事情。以前我丈夫爲了怕使我難過，一直未曾對我提起過，現在他旣然坦白地告訴了我。並且明中安慰着我，暗中就痛苦着自已，可是我也有我的痛苦我爲了他犧牲一切跟着他受過許多痛苦磨折。只要他明白我是爲他受的痛苦，我一切是甘心情願的，就是不願意他娶小。現在他母親和妹妹也允許他娶小。因爲娶她回來後，也能替他們唱戲賺錢了，可是等娶她回來了，那將來我的日子實在是過不下去的吧，所以爲了此事，我現在幾次的和他商議着要離婚，可是他總要苦苦的哀求着不讓我走，而且我丟不下我的女兒，（現已五歲了）現在我正爲難着呢？我走了之後，又怕他和孩子會傷心到極點，如不離開他，要求我和他們家庭中人們分居，可是他母親一定是不許可的，現在要離開他也不可能，不離開他也受不了，先生我能自殺嗎？請你指點我一下吧？以下有幾個問題請先生誠懇的答覆我。

（一）我應該離開他好，還是不離開他對。

（二）我丈夫苦苦的哀求着我不讓我走是好意還是壞意，並且能想何法子能叫他放我走，而且要不能使他和孩子爲我傷心。

（三）我要現在離開他，應該有什麼手續嗎？而且能將我的女兒帶走嗎？

（四）我如不走，我將如何的生活下去呢？

以後要怎樣的態度來對付他們呢？請先生救救我這個墮落的女子，並望指點我一條光明之路吧！極誠的等待着！

敬祝文安！

讀者蝶影敬上

蝶影女士：

由來信的簡單敘述裏，我們推知你是一位多情溫柔又寬宏大量的女子。爲什麼好好的想要離婚呢？你不應該離婚也不必要離婚。你旣愛你的丈夫，而且他也愛你，在過去的四年裏，你們共同生活一次口角也沒有過，這是很値得羨慕的。只爲了他以前的那個女同事和他曾經一度感情融洽，你便想脫離他們的家庭，這種〃度在你看來，也許是捨己爲人，愛情最高度的表現，的確，這一點是可敬佩的，可是，爲着他那樣的愛你，同時爲着你們的小孩的前途，你怎能硬着心腸讓他放棄你呢？

那位同事女藝人如果是你丈夫精神上的朋友，她就應當了解。他現在已是有婦之夫，就不應當再有要嫁他的念頭了，她可以做你們共同的朋友，事業上的好助手，却不是你的敵對。她應當爲你們高興，爲你們祝福，却不應當從中破壞，假若不是這樣，就是她的不對了。

我們眞不明瞭你的婆婆和小姑轉的是什麼念頭，在二十世紀的今日，對於一個十分美滿的小家庭，偏要把它促成該打倒的一夫多妻的狀態，他們以爲將有一付搖錢樹送上門，於是極力撥合，孰不知果眞那樣做，他們的家就將驅於沒落的路途上了。到那時，不但你痛苦，你的丈夫爲着遺棄了無辜的你也必定痛苦。他的女友若是肯恨心破壞你們的家庭，她絕不會把自己幸苦賺來的報酬交給婆婆和小姑們花費，於是她和她們也不會比此刻快樂，也是痛苦，整個家庭黑暗無比，過着不平靜的生活。所以，你不走才是正路，負起妻子和母親的責任，幫助你丈夫成功。那個女藝人，若能了解你們的處境，能永遠成爲你們精神上的朋友和幫作，最好：否則的話她寧願破壞你們的家庭，或是背來做法律上不允許存在的「妾」，這樣的人，「得」之不如「失」之，你更不應當勸你丈夫和她常接近，還是遠離些爲是。這是我們的意見，專祝幸福。

編輯室

× × ×

編輯先生：

我有一友姓姚（以下稱甲女）亦是舞者，爲一獨養女，父母俱在，家道小康，現年約廿八九歲，面貌中等。在四年之前傳識一男友（以下稱乙男）非鋒者，初識是在一起研究學問，有時還出外同遊，如此逢二年，才結婚。因乙男家屋小不寬，所以婚後居甲女家，婚後四個月內雖有點規矩，但還算過得去。

後來乙男倜儻一些貨件，做做投機生意，漸漸闊起來，竟一變本性，日夜跳舞，和舞女鬼混，差不多每天在外面遊蕩，回家時不是吃飯，即是睡覺，倘若一言不合就動手打人，甲女就是他的目標，因此全身都有傷痕，連眼白亦被打破，正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勿出」。

在去年甲女生了一個女孩，乙男照理應担起父親的責任，安份一點，可是却不，反而一天比一天更甚，整天不務正業，家庭支出部不付，一切是甲女用自己的嫁資來維持，連洗衣者菜等雜事都由她一人做，加了一個女孩後，她更忙得要命了，要不是她的身體還強健，早已過不下去了。

雖曾請律師要求離婚，但因乙男不肯，故此不能成效，更可惡的莫過於在要求離婚時乙男曾用惡毒的手段對待她及其岳父母，並且惡狠狠的說再提離婚，

留心他的手段，因此甲女對這個蠻不講理的丈夫感到萬分無法，其父母因乙男目中無人，性情惡劣，也奈何他不得，甲女覺得精神上很痛苦，終日只有以淚洗面，先生，長此下去眞不是辦法，你想，她應怎樣對這個流氓一的丈夫呢？甲女曾想出外工作，但因苦於無機會，到今仍未實行。

記得以前貴刊信箱上曾答應覆一個同病，想先生必不會嫌厭我吧！敬祝

編安

盟讀者蓉上

蓉女士：

我們對於有殘跡的人和常人的態度是一樣的，假使他肯努力，肯克服自己的缺點，我們更加尊敬。

信上所說的那樣男子，眞是一無所取，對社會不但無益，簡直是遺害人羣的敗類，他無緣無故的辜負了一個弱女子，又去到外面玩弄欺騙別的女性，這樣的人有如存在還不如沒有。

如果甲女精　痛苦萬分，決定想要離婚，應該及早辦理，但是由於一方面提出離婚提議，必定具有法律上明文載定的理由才可成立，確實的證明他和別的女子通姦，或者有被他毆傷的傷痕等。有了確實的證據，當然可以委律師到法院起訴，這是毫無疑意的。但是若沒有得到法律上所明載的理由之前，最好勸她暫時不響待機而動。

編輯室

× × ×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幼時嘗讀書於鄉村師塾，及至旬歲，方入學校，所幸現今能在中校畢業，父母兒當今世局如此，遂不願將我讀書久遠下去，於去歲秋，經友人之介紹，赴申一錢莊爲練習生。今歲年方十七，而父母已早代爲談論婚姻之事，因我鄉有一種風俗，男子結婚的年齡，大多數是不過念歲的，我兩胞兄，均是於十九齡歲結婚的，因此引了我有幾項問題，請教先生。（一）男子當居何等年歲結婚爲適宜？女子當居何等年齡爲適宜？（二）有人云，男子結婚，女子須較男子稍小數歲，爲最適宜，此言確否？（三）男女結婚女年齡較男人大數歲，可有什麼妨礙嗎？（四）倘若男人身體頗稱健康，強壯，可能早點結婚嗎，（五）至於結婚對方，女人須抱幾種條件，方爲一完全無缺點的女子，例如（身體健全抱有普通智識等等），以上五項眞是不知羞恥幼稚極了，但終懇求先生詳細賜告一二，則感謝高恩，永矢勿忘矣。

鄙人理方敬上

理方君：

關於選擇配偶問題，各個人的條件不是一致的，不過一般的說來，第一，結婚的年齡不應該過早，最好男子在二十五歲至三十歲，女子在二十二歲至二十五歲。結婚過早，身體還沒有充分發育，思想和知識也還沒有成熟，不大妥當。第二，女子較男子稍小幾歲是較適宜，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都證明過這句話的正確性。不過這乃是條件之一，並且這個條件是相對性而不是絕對性的，如果其他條件都能滿意的時候，即使女方比男方年歲稍長，也不會有妨礙。第三，最重要的條件，當選擇配偶時，除掉健康和知識以外，性情，人生觀，宗教，幽默感……都是必要的條件，本着這條方向走，你的婚姻一定美滿了。

至於，你所提出的第四問題，問男子倘若身體非常健康，能不能早點結婚，我們認爲是可以的，可以提早到二十歲左右。

編輯室

× × ×

編輯先生：

先生眞是爲人們解決痛苦替社會服務，使人們走上乜明路。今鄙人亦有一問題想求先生答之功德無量感激不盡。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小孩，他是一個零丁孤獨的小孩，他是我遠房親戚中的一個妹妹，因爲他的母親死了，故吾父養育他，而吾母因家事多而家中事務又多因爲年邁的人的思想是固舊的，不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他對於此小孩並不關心，那末這小孩只能由我管他，因爲我缺乏教育兒童的經驗，而且我現在正在求學，當然也沒有充分的時間研究，但是我常抽出我的時間來管他此小孩現在在學校內讀幼稚園，受着學校教育，但是這是無効（偷物，說謊，意志薄弱）因爲這小孩是一個低能的孩子，他的母親亦是這種低能者，遺傳是很重要的，我知道這兒童雖是低能，但是後天能救養，因此我常用故事言語去教訓他，結果無效，而且又用消極辦法去毆打他，（我知小孩毆打是最愚笨的方法）亦無效。

但是我想教育他成人，將來做一個國家的主人翁但是無法，故今問先生這個問題，先生代我想怎樣使他意志加強，革除他之惡習慣，並且又問先生一個低能的孩子後天是否能教養他成一個好的孩子，再請問先生介紹關於養育兒童的書

祝你

愉快

讀者信智上

信智先生：

一個頑童的造成，環境和教育都是主要的因素。有偷竊、說謊、等惡習慣的孩子，不一定全是低能兒，往往是極聰明，智力極高的兒童。不過來信卻說受他的生母低智力的遺傳，他也是個低能的孩子，我們覺得這個孩子眞太可憐不幸了。

欲防止兒童不再有偷竊和說謊行爲，舊式的責備法或是毆打法，在現代新的兒童心理學家們看來，都不實用了。你應該先考察他偷竊的原因和說謊的緣故，兒童初次的偷竊和說謊行爲多由於嫉妒之所致，他看見他的同學同伴們有許多好的玩具或是筆墨文具，而他自己卻沒有，因嫉妒而造成變態心理的發展，於是設法把那件物件偷來。還有一種情形，大凡缺少父母的愛的子女，再家庭裏的人都用嚴肅和冷酷的態度對待，學校裏的先生也只有尊嚴的面孔待，在這樣的環境下，兒童一點溫柔的空氣也呼吸不着，使得他的天眞完全喪失，換來的是怯懦和意志薄弱。

我們想，你所指的兒童也許可能屬於上面所說的原因，那末，你不防暫且更換一種方式，先叫他不要對你「兒而生畏」，和她親近，對她慈愛，講好的故事給她聽，星期日帶她到公園去遊玩，另一方面觀察她所偷來的東西都是些什麼，這些東西是不是她應該有而沒有的，若是如此，你去替她買一隻給她，再叫她把別人的送還給原主人。

不讓她的頭腦裏印下像「偷竊」那一類的名辭，只用比喻法講給她聽哪些事情是「好孩子」「乖孩子」應該做的，哪些事情是「不乖孩子」才做得出來的，因爲上幼稚園的兒童只能辨別「好」與「不好」，「乖」與「不乖」至於高深的名辭還不能了解，而且像「偷」「罵」「謊」等名辭使他深印在心裏毫無益處。

教育是很要緊的，她今年才在幼稚園裏讀書，來日方長，希望你一秉兄長的態度，教育成仁，那樣及至她成年以後，對於你的功績，眞有說不盡的感謝了。

關於兒童教育的書，大凡大書局均有出售，以前西風雜誌上也有許多兒童心理教育的文章發表，你可向圖書館去借閱。

編輯室

餘聲

讀者常常來信和電話，催我們快一點答覆他們自己的信箱。關于這一點，他們就是不說我們也知道；每一個人總希望快一點解決自己的問題，問題擱着就是一個懸案。在我們方面也是如此，我們希望把每一個讀者底信都立刻答覆，如果不答覆，就成爲我們底一件心事，讀者不安我們也不安。

但是事實上却不如此，我們很難按照讀者和我們底希望去辦理，我們每月所收的信很多，但是答覆的却寥寥無幾。這點不但讀者不滿意，就是我們自己也不滿意。因爲不滿意，就想改良。但是信箱的信是由讀者寫我們答，讀者主動，我們被動的。因此在改良這一點也要求從讀者方面做起。

我們很相信我們底讀者，相信讀者的就是知道他們相信我們。因此我們以爲讀者來信不要恭維，不要向我們說客氣話。這一來，在發表的時候就可以省去一點篇幅。其次望讀者盡量把要說的話縮短，用最短最簡略的方式說明自己底問題。並且在述說問題的時候不要描寫，不要抒情；這樣一來，事實仍然明瞭，而所佔的篇幅就要縮短了。假如每一位讀者都能這樣辦到，我們就可以省去一半的篇幅，可以答覆比以前多一倍的信件。

請讀者不要再來信問我們補購以前的刊物，這裏都無存本了。

請寄稿件或是訂購的諸君郵票付足！

女聲

（國民政府宣傳部登記證第二六二號）

第三卷 第二期

民國卅六年六月十五日

總編輯發行者 左俊芝

編輯室 上海虎丘路（舊博物院路）一四二號 光陸大樓內四九室 電話：一九九一四號

發行所 女聲社 上海虎丘路（舊博物院路）一四二號

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每月十五日出版

每月一冊 三十元

半年六冊 一百七十元

全年十二冊 三百五十元

本埠每本加郵資六角外埠一元二角

・以上價目以儲備票計算・

總經銷處 中央書報發行所

總所 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電話 二一八八一號

分所 上海閘北清河路九七〇號 電話（〇二）八二七九四號

外埠分銷處

蘇州 中央書報社
常州 世界文具社
常州 世界教育社
常州 大中書店
常州 中華日報分館
常熟 新新書店
鎮江 開通書店
鎮江 中國書店
南京 新國民書店
嘉興 元大書店
太倉 文明書室
松江 標新書店
硤石 競新書店
蕪湖 勵學商店
蕪湖 福新書店
蚌埠 新新書店
蚌埠 開明書店
徐州 大華書店
徐州 新世界書店
滁縣 大福派報社
盧州 田中洋行
沭陽 東南書店
漢口 漢口文具社
靖江 立青書店
如皋 如皋書報社
南通 新生書店
興化 興亞派報社
揚州 陳恆和書林
泰縣 新泰正店
寶應 津達書店
北京 金剛新書業發行所
天津 金剛新書業登行所

懸有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售拜耳良藥

下列為令人最容易聯想到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首創獨步傷風寒熱特效良藥
- **加當** GARDAN 疼痛與身體不舒適服本品即愈
- **拜耳建身素** TONICUM BAYER 强身補腦惟一標準大補劑
- **克利西佛** CRESIVAL 味甘效著的止咳化痰劑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專治疥瘡濕疹痒癬等皮膚病
- **海而密妥** HELMITOL 泌尿器消毒劑
- **愛兒杜方** ELDOFORM 治療泄瀉之最佳良藥